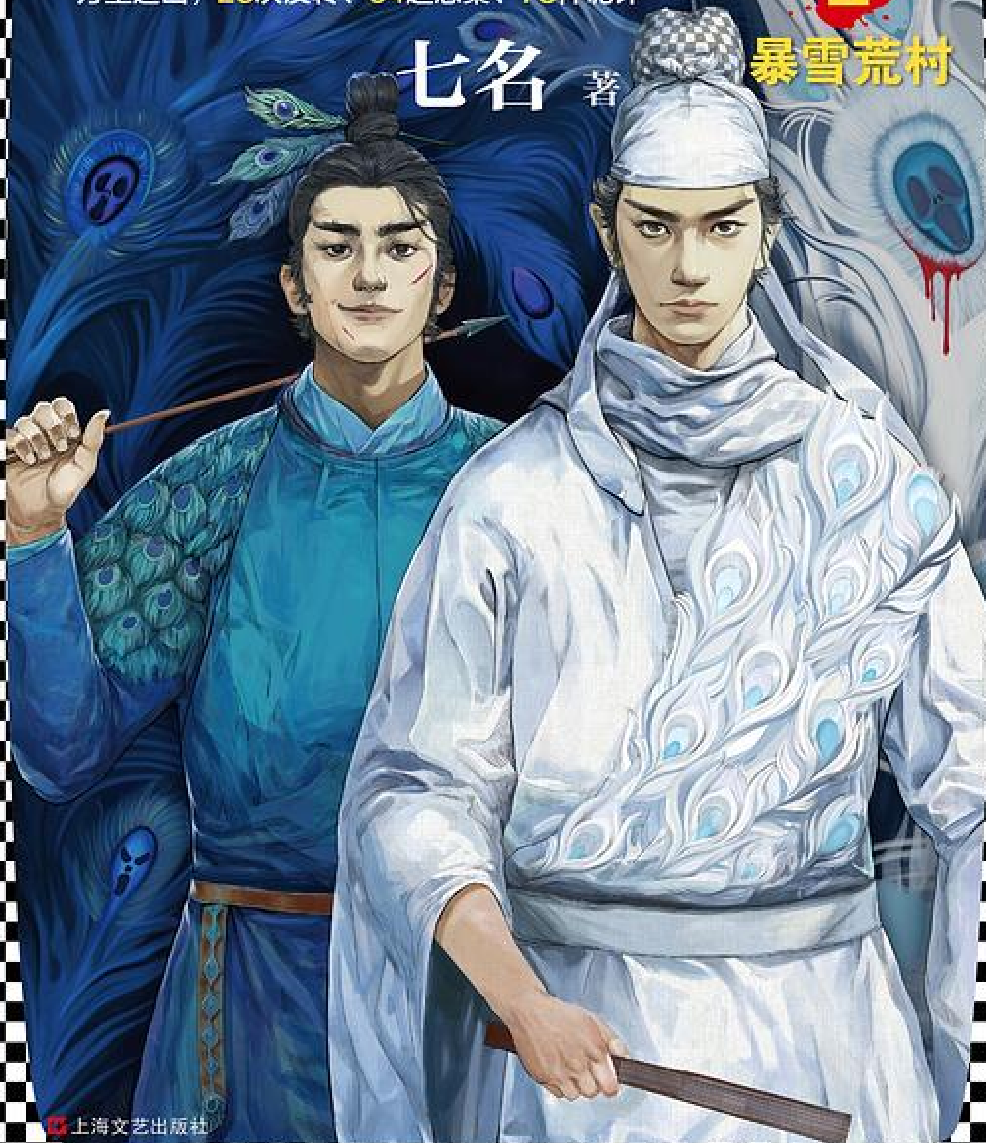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229
读小说，学知识



古风悬疑推理神作

天涯双探

带您破解大宋300年悬案史上从未公开的民间奇案
万里追凶，23次反转、64起悬案、78种诡计……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229
读小说，学知识
古风悬疑推理神作
天涯双探
带您破解大宋300年悬案史上从未公开的民间奇案
万里追凶，23次反转、64起悬案、78种诡计……
2
暴雪荒村
七名 著
读客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录

封面

序章

第一章 夏乾雪夜入吴村

第二章 怪事连发两人亡

第三章 亡人风雪夜归来

第四章 夏乾突遭恶人袭

第五章 白衣人悄然降临

第六章 一人复生一人亡

第七章 纸鸢飞天传信息

第八章 深入洞底欲捉妖

第九章 易厢泉妙解奇案

第十章 幕后真相终大白

尾声

《天涯双探3：古画寻踪》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激发个人成长

认准读客熊猫

《清明上河图密码》全国热卖中！

《暗黑者四部曲》全国热卖中！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封面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229
读小说，学知识

古风悬疑推理神作

天涯双探

带您破解大宋300年悬案史上从未公开的民间奇案
万里追凶，23次反转、64起悬案、78种诡计……

2
暴雪荒村

七名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序章

小和尚裹着黑色的袈裟，趁着月色溜出了寺庙。

师父不让小和尚在半夜出门，说是山间住着一位山神。这山神，实则是一只凶恶的妖。她会在大雪的日子现身，把独自夜行的人抓走吃掉。若是想要避免被山神吃掉，则需要供奉给她九十九根人骨。因为山神见了人骨就不会吃人，反而会用法力实现供奉者的愿望。

小和尚内心一直有一个不能实现的愿望，所以他决定独自进山，冒险试一试。

夜色如墨，风吹得竹林沙沙作响。月亮明晃晃地挂在天际，像个小太阳。小和尚踏月而行，在山间搜寻了许久，终于在一片墓地里挖到了九十九根骨头，他一捧一捧地将人骨带到山神庙里。

山神庙破旧不堪，里面堆积了一些荒草，台前供着山神像。这山神的长相凶煞不似神明，倒像是一只狼妖。小和尚虔诚地跪在山神面前，将骨头放好，又砰砰磕了几个头：

山神山神

若知我心

供奉白骨

听我诉情

山神山神

若知我苦

家父早丧

母也亡故

山神山神

若知我愿

亡母复生

此生无怨

他念完这些，却听见身后砰的一声，一阵狂风吹进了庙里，山神庙的窗户全开了。紧接着，台子上供奉的神像开始摇晃，山神尖长恐怖的脸上慢慢地产生了一道道裂缝。

小和尚脸上挂着泪，有了恐惧的神色。他慌忙跑到山神庙外面，原本有一轮皎月的夜空却霎时间阴云密布，风雪大作。他在狂风中跑了几步，突然有人叫他：

小和尚，小和尚

不要跑，不要逃

回头看看我是谁

这声音很熟悉，小和尚吃惊地回头了。他看到了他的娘亲：皮肤雪白，

面容带着笑意，比去世的时候还要年轻。

小和尚，小和尚

快过来，快过来

明天一早天一亮

娘亲带你回家去

小和尚惊喜地走了过去，他唤了一声娘亲，依偎在她怀中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窗外天昏地暗，风雪声依然不停。小和尚迷迷糊糊中觉得很冷，他往娘亲身边靠了靠，只觉得娘亲的身体比自己的还要冷。

风雪打在山神庙的屋顶上，拼命地敲打着，像是在用力地发出声音来：

小和尚，小和尚

快逃啊，快逃啊

等到天亮就晚啦

睁眼看看她的脸

九十九根白骨头

去哪儿啦，去哪儿啦

小和尚一下子惊醒了，他睁眼看见了抱着他的母亲，可那哪里是他的母亲？那是一堆散发着恶臭的——

“不要再讲了……”几个丫鬟打扮的姑娘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吓得脸色发白。正在听故事的几位白发老翁瞪了她们一眼，却也站起身来了。

这群人坐在一个摊位前面，而摊位在宿州码头的北侧。清晨的码头挤满了吵嚷的人群，在阴沉沉的天空下显得混乱不堪。由于今年冬天来得早，永济渠停运了，零零星星的船只在码头停泊，工人和乘船的人纷纷在宿州码头落脚。

而陈天眼身为一个算卦人，却没有算卦的真本事。他唯一好使的就是嘴皮子，于是在码头边上支了个摊儿，开始讲故事，骗人来算卦。

他伸手指了过去，不远处有一座山浮在云里，亦真亦幻。

陈天眼高声道："水路不通，若走陆路只得从相山穿过。这相山闹鬼，无人敢走。你们若不信就去打探打探，前几日沈大人进山迷路，进入村子小住，夜半三更觉得有人进了屋来，等他睁眼一看，那黑影倏忽一下又不见了！各位想要进山，就来我这儿求个桃木符，保佑你平安过山，也可解解煞气，两文一个——"

他这么一说，人群纷纷散尽，都说他是个骗子，说是桃木符，只是一堆破木片而已，绝对不会有人傻到花钱去买。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一章 夏乾雪夜入吴村

车突然停下，桃木符散落一地。

夏乾的脑袋咚的一声撞到了车厢顶上，一下从睡梦中惊醒。他揉揉眼，掀开车窗帘子，却见白雪覆盖了苍山。还未入冬，竟然下起雪来。都言

六月飞雪必有奇冤，眼下不过十月出头，雪花竟然飘飘洒洒地降临到这个山头。

车夫拉紧驴子的缰绳，下了车，看清四周之后对夏乾说道：“小公子，前方的路实在没法儿走了！”

只见前方土崩一片，上面覆盖着一层薄雪，乍一看只觉得像是一个普通的小山包。

“这是……山体塌陷？”夏乾愣住了。

车夫眉头紧皱，指了指远处的土包：“路被堵住了，路上难保不发生山体崩塌、岩石滚落之类的事。”

车夫欲言又止，夏乾心中已经开始慌了，若要前往汴京城，必须穿过这座山。

“要不我拉你回去？你过几个月再来？”车夫说着说着声音却低了下去，避开了夏乾的目光，垂头问道，“不过得再加一倍工钱。四两，回去不？”

夏乾彻底惊呆了。自己本想乘船直接抵达汴京城，却因为天气骤然变冷，永济渠河道淤塞，他只得从宿州码头下船转走陆路。驴车便宜，坐到京城也不过二两银子，如今他们只乘车行进了半日，这车夫竟然开口要价四两。这是明抢！

车夫站在一边没说话，眯着小眼睛看了看夏乾。这青衫小公子眉清目秀却呆呆傻傻，头戴玉冠，腰坠玉佩和一根孔雀羽毛，通身只带了一个小包袱和一把弓箭，一看就是偷偷溜出门的富家少爷。既无江湖经验，又出手阔绰，不宰他，宰谁？

夏乾被他打量得很不舒服，直接跳下车去打量起四周。

远处的塌陷地竖起一块警示木牌，像是塌陷了许久。而一路过来并未见到任何车辆，兴许是这车夫早已知道此地塌陷，却偏要带自己来兜上一遭，捞些银子。

“这山路什么时候能通？”夏乾垂头丧气道。

“不知道，”车夫有些不耐烦了，语气不善，“要么交钱回去，要么下车。”

二人僵持不动，而此时风雪越发大了起来，似女人在哭诉。远处隐隐可见一黑色的庙宇卧于山野之中，在松林的掩映之下不甚清晰，依稀可见破落的朱漆大门。

“前方是不是有个寺庙？咱们先去歇歇，再想对策。”夏乾眯起眼睛眺望远方。寺庙在岔路的另一端，显得有些怪异。

“是山神庙。去也无妨，但那不是通往京城的路。”车夫阴沉着脸，却将毛驴赶了过去。很快，路开始变得颠簸起来。驴车正穿过一片灰突突的坟地。说是坟地，其实只有几块墓碑而已，余下却是荒凉的旧坟。仔细看去，竟然有些尸骨是暴露在外的。

“这是……乱葬岗？”夏乾从窗户往外望去，只觉得阴森异常。

车夫“嗯”了一声，继续赶路。眼见远方阴云密布，北风渐起。山神庙越来越近，却见门前的朱漆已然剥落，窗户纸破旧泛黄了。整个山神庙就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只剩下一副枯骨，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奄奄一息。

“你下车，随我进门，一会儿我去找柴生火。”车夫阴沉着脸跳下了车，

走上前去，吱呀一声推开了山神庙的大门。

一道光从门外投射进去，直直地劈在山神像上，像是一道斧子砍出的裂痕。这道裂痕割开了山神的头，割裂了它的身。山神通身灰毛，尖嘴獠牙，目光凶恶异常，不似旁物，倒像是狼。

“这附近狼多，吴村人杀了不少狼，怕遭报应这才供奉了这东西。”车夫把夏乾拉进来，关上门，“我们在这里过一夜，看看能不能等到吴村的人。”

夏乾稀里糊涂地问道：“吴村是什么地方？这么晚了，应当去吴村借宿——”

“吴村藏在山间隐蔽处，路人难寻，而且是个不能留宿的地方。”车夫很是不耐烦，所以并没有把话说明白。

他掏出燧石，点燃了油灯。破旧的山神庙顿时亮堂了起来，而窗外的雪花下得密集，光亮却逐渐暗了下去，估摸着已经到了傍晚时分。

车夫铺好了稻草，又嘱咐了几句。此时他的态度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双目低垂，不敢看夏乾的眼睛，说去捡柴火，让夏乾先坐在这里休息。

“野外有狼，不要随便开门。”车夫说完，关上门出去了。

今日路途颠簸，实在劳累，夏乾迷迷糊糊地盯着山神的脸，吃了个凉烧饼。吃完之后关上窗户，倒在稻草上呼呼大睡。

窗外的亮光渐渐隐退，在一阵狂风之后，大雪纷飞。山神庙内的温度骤降，油灯悄然熄灭。整个庙宇安静而诡异，只听得到夏乾的呼吸声。山神站在破旧的台子上，眼睛似乎有光，垂目看向夏乾。

夏乾翻了个身，继续大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神像从台子上走了下来，转眼就变成了真的狼。它用黄色的眼睛看着夏乾，突然开始嚎叫——

夏乾一下子惊醒了。

庙里漆黑一片，他觉得浑身发冷。此时窗外北风呼啸，呼啦一声吹开了破窗。夏乾哆嗦着起身，想要把窗户关得紧一些，却看到窗外天地浑然一色，大雪如刀落下，大地已然白茫茫一片。车夫和他的车都消失无踪了，地上只有一些凌乱的车辙印子隐约可见。

夏乾顿时清醒了几分。他焦急地呼喊了几句，声音也被淹没在了风雪里。这车夫肯定是解开绳子自行驾车回去了。

夏乾的心顿时凉了，他竟被车夫丢弃在这荒山破庙中！

这样的天气是极冷的，久留在此必定会冻伤。夏乾赶紧躲进屋子去，掏出燧石点燃了庙中铺地的稻草。在这丝微暖的火焰照射下，庙内顿时明亮了起来。火光映着山神的长脸，也映着它狭长而没有瞳孔的双眼。

夏乾双手抱膝坐在稻草上，突然想起了小和尚的故事，心中不由得惊慌起来，赶紧对着山神虔诚地拜了一拜，却觉得门外的风雪越来越大。但在这风雪声中，似乎隐约能听到脚步声。

啪嗒啪嗒……

脚步声越来越近，突然传来一阵叩门声。

夏乾的呼吸瞬间停滞了，他僵硬地抬起头，但是屋内有光而屋外却无光，窗户上根本看不到任何人影。在风雪交加的深夜，这座荒山里是不可能有人的，难道是车夫回来了？

咚咚咚，来人敲了三下门。

夏乾鼓足了所有勇气，颤抖着问道：“是谁？”

他的声音在空寂的庙里飘动，像是有一阵阵的回音。而窗外的风雪中却无人应答，等了良久，却又等来敲门声。

咚咚咚。

天气极冷，夏乾却浑身是汗。在鬼神面前，他渐渐丧失了勇气，瞪大眼睛捂住耳朵蹲了下去，浑身发抖。

咚咚咚。

又一阵敲门声，这次急促了一些，还夹杂着一阵奇怪的人声，像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呻吟，又像是呜咽。

敲门声停了。

等了良久，夏乾犹豫着站起身来。他浑身是汗，没有开门，而是走上前去把窗户开了一条小缝隙，偷偷往外看。

窗外一片漆黑，已然是大雪飘零。在寒冷的夜幕中站着一个戴斗笠的女人。女人慢慢抬起头，露出一张苍白绝美的脸。她听见响动，漆黑的双目一下子就看向夏乾。

夏乾瞪大眼睛，唰地关上了窗户，脑袋一片空白。

咚咚咚，又是三声敲打。这次不是在叩门，是敲窗户。在敲打无果之后，窗外的人开始用力将窗户推开。见这扇推不开，又转推了旁边一扇。窗子嘎吱一声开了，女人探进头来。

夏乾的脸失去了血色。

女人张嘴问道：“你是迷路了吗？”

她虽然张了口，却没有声音，只是依靠唇形来表达意思。火光下，她的目光显得真切而焦急。夏乾自小喜欢琢磨这些东西，对唇语也略有研究。

“如果你迷路了，这里住不得，我带你进村。”女人看着他，朝他点了点头。

她的眼中带着善意。夏乾愣了片刻，理智回来了几分。眼前的女人不是妖魔，而是真真切切的人。他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开了大门。女人摘了斗笠，进了屋。

她皮肤雪白，穿了一身狼毛皮制成的黑衣。她快速地看了夏乾一眼，又道：“你睡在这里会冻死的，我带你入村，明天告诉你下山的路。”

夏乾木愣愣地点头。

“跟我来。”

她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戴好斗笠匆匆出发了。他们穿过了一片矮矮的松树林，来到一片陡峭的灰色山石前面，夏乾的心一直在狂跳，他们走的一直是小路，也许他即将到达传说中的吴村。他灵机一动，掏出了陈天眼的桃木符，沿路扔了出去：“那个，什么时候……”

女人闻声回过头来，冲夏乾笑了一下，继续向前走。这些灰色的山石像是高墙一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女人转了个弯，拨开了松树枝，行走几步来到了一个狭窄的洞口前面。女人转头看向夏乾，指了指洞口，先行走了进去。二人复行数十步，前方亮了起来。明明是黑夜，前方却像是

有火光一样明亮。待出了山洞，夏乾震惊于眼前所见——

他们处在一个高点，远处几座巍峨高山，山下一片村庄。村子里有星星点点的火把，在黑夜里分外明亮。村子位于山脚，按理说山脚下建村落，一旦遇到地震、河水泛滥、泥石滑坡，是极易遭到重创的。然而，这个村落却像是安然在此地存在了几百年一般。

眺望远方，群山环绕。一条小河在山间奔流，又分成了几条小溪蜿蜒而去。山和村子就像是一把太师椅，群山像是椅背与扶手，村子就建在地势平坦的椅子座位上。

行进几步，又看到一条将近十丈深的山崖。抬头望去，只见前面有一破烂至极的木吊桥悬挂在山崖之上，摇摇欲坠，而上面的绳索更是破烂不堪。

举目四望，这“太师椅”与山洞之间隔着深深的山崖，仅有一个吊桥相连。

吊桥在风雪中摇摇晃晃，女子率先上了桥。她行进几步，停下了，回过头来对夏乾招了招手。在村中零星火把的照射下，女子的脸显得雪白而美丽。

夏乾看着那吊桥，犹豫了一下，一脚踩上去，吊桥开始剧烈摇晃。他心里带了一丝恐惧，但回去却是不可能的，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踏着木板，速度极快地跑完这段路程。

村落越发近了，却显得更加落魄。夜似乎已经深了，村子寂静无人，只剩下数盏灯火在风雪中摇摆。不远处有一汪温泉水静静流着，泉水旁边有个黑影，像是在洗衣服。一边洗着一边唱着歌：

吴村吴村

一座孤坟

空中有月

月下有声

夏乾想驻足倾听，但歌声停了，那个黑影洗完衣服收拾片刻也离开了。

戴斗笠的女子把他领到一座小屋前面，招手唤来了一个小人。夏乾眯眼一看，顿时一惊：来人瘦瘦小小，背上背着弓箭，脸上竟然戴着一个和山神一模一样的面具。

小人站了片刻，将面具一掀，露出一张少女的面孔。她大概十三四岁，双目机敏，显得颇有精神，像是习武之人。

她警惕问道：“你是谁？”

“路人。我路过山神庙，是这位姐姐好心救济我。”夏乾赶紧作揖，“我叫夏乾，敢问姑娘……”

“下钱？好有趣的名字，你爹是不是很想发财？”小姑娘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

“乾坤的乾。”夏乾有些不好意思。他家是江南首富，名字是他爹取的，他自己也不想叫这个俗气的名字。

“我叫水云，”姑娘也行个礼，“此地是吴村。以前也有过路人住过山神庙，但是天气太冷被冻死了。你在这里将就一晚，否则住在庙里会被冻坏的。”

夏乾什么也没多问，感激地点点头。戴着斗笠的女子和她交代几句，便推开了屋子大门，铺好床，生了火，又端给了他一杯热水。

夏乾神魂未定，接过茶木愣愣地道了谢。女子让他好好休息，便关门走了。

屋子很干净，像是客房，没有什么灰尘。夏乾环顾四周，呼吸平定之后只觉得浑身发冷。他蜷缩在床上，摸着厚被子，这才发觉今日所经历的一切并不是梦。兴许是太累了，他翻个身就睡着了，然而睡得并不安稳，风雪声极大，如同人在哀号，一直持续到天亮。风声渐小，却似乎真的夹杂着一阵痛苦的悲鸣，这悲鸣带着怨恨从山间而来，缥缈而恐怖。

夏乾分不清这声音是自己的梦中所听，还是现实存在。悲鸣像是狼的嚎叫，却不完全一致；像人的哀鸣，却也不是。

他抬起眼睛，却见窗外已经微微泛白。窗户上映出一道奇怪的影子，从左上方贯穿到右下方，像是被人用毛笔在窗户上画了一条斜线。夏乾困倦不堪，并没有理会，翻个身接着睡。不知睡了多久，在临近黎明的时候再一次被吵醒。

有人在唱歌。

这声音苍老可怖，如同口中含沙般含糊而低沉，像是一位老人在漫天雪花中唱着沙哑难听的山歌，一遍一遍，不停地重复：

大雪覆盖东边村子

阎王来到这栋屋子

富翁突然摔断脖子

姑娘吃了木头桩子

老二打翻肉汤锅子

老大泡在林边池子

老四上吊庙边林子

老三悔过重建村子

老五天天熬着日子

是谁呀，是谁呀

是谁杀了他的妻子

这首歌重复数次，次次喑哑难听，夹杂着喘息和笑声。夏乾的心狂跳不止，待他冷静片刻，鼓起勇气抬头看向窗外——

窗户上映着一个人影，像是一位老人。她的背佝偻着，缓慢地从窗前走过，边走边唱。紧接着，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似乎有好几个人在走动。夏乾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走到门前，透过门缝向窗外看。

他看到一个老人的背影，紧接着，却是一双女人的眼睛。

夏乾惊得往后一退，房门被唰的一声打开了。一位妇人站在晨光里，叉着腰，怒道："这屋里果真有人！谁让你进来睡觉的？"

夏乾蒙了，挠挠头没说话。门口的妇人进了门。她穿着一身素衣衫，戴着木镶金的簪子，不过三十出头的样子，脸上白白净净，颇有几分姿色。她身后跟着一个与夏乾年纪相仿的小丫头，相貌寻常，皮肤黝黑，双目却透着机敏。

“敢问夫人……”

还没等夏乾寒暄完，妇人眉头挑了一下，似乎对夫人这个词感觉不快：“说，谁让你进来睡觉的？”

“估计是哑儿姐。”小丫头低声应道。

妇人进屋环视一周，冷笑道：“自己嫁不出去，半夜拉野男人进屋来？”

这话说得实在难听。夏乾也听出来，昨日那个不能说话的姑娘应当就是他们口中的“哑儿”了。多亏那位神仙姐姐，如今自己休息一夜，虽然睡得不好，总也好过在山神庙受冻。于是对这位妇人的言行颇为不满，问道：“你是谁？”

妇人绕着他转了三圈：“凤九娘。至于你，在这里住不是白住的。”

黑面小丫头闻言拉了拉凤九娘的衣袖，却被凤九娘嫌恶地甩开了。但夏乾也听明白了，从钱袋直接倒出钱来：“要多少？”

他这一路胡乱花钱，有一些碎银子藏在袖口的暗袋里，而钱袋里的散碎银子只剩下两块，余下的都是铜板。他全都倒出来想数一数钱，但凤九娘白他一眼，拿了最大的一块银子：“真是穷。”

穷。夏乾抬头一愣，这辈子活了二十年，从没听过有人这么形容自己！鞋底、头冠里还有四千两银票呢！

“你去厅堂和我们一起用早膳，昨天还有个姑娘也在这儿住宿，你们随后一起上路。”语毕，凤九娘转身就走。

夏乾嘟囔了几句。旁边那个小丫头上前，帮他收拾床铺：“你不要介意，她就是那个样子。本不该收你这么多银子的，过会儿我给你多做些好的

吃食。”

“昨日在泉水边是你在唱歌？”夏乾辨认出了她的声音。

她点点头，铺好被褥转身朝夏乾一笑：“我叫吴黑黑，有事就招呼我。如今村中不剩几人，因凤九娘年长，我们只得听她差遣。”

“那我就不客气了……饭堂在何处？”夏乾交了这么多钱，心里不舒服，觉得有些亏，如今饿得头晕眼花，只想吃东西。

吴黑黑带他出门，往外一指，告诉他直走去饭堂，而自己进了别的屋子帮忙。

村里的房子建得七零八落，杂乱异常，有些是新建，有些则是陈年旧屋。夏乾顺着吴黑黑所指方向行进，半天也不见一人。他不明白这村子为什么没人，但走着走着，觉得自己似乎走错了。在一栋古宅前面闻到了一阵肉香，可是这栋屋子不像饭堂。

屋子陈旧，大门紧锁，似是古屋了。从窗缝偷窥，只见里面有一间卧室、一个厨房，还有一间茅厕。这屋子布局有些罕见，待他凑到厨房门前，香气却越来越浓。

是肉香，还有水沸声。

夏乾蹙了蹙眉，是肉汤吗？也可能是炖肉。

他推了厨房的门，没有开，是用门闩闩住的。

屋里有人。

夏乾的心瞬间被疑惑填满，他走到茅厕一端，里面散发着阵阵臭气。茅草破旧，粗木柱子、木梁似乎是良材，却因为年久潮湿的缘故腐朽不

堪。夏乾忍住厌恶推了推茅厕的门，居然异常结实，也推不开。

这里面也有人？夏乾嘀咕了一句，他确定自己走错了地方，转悠一阵，终于找到了饭堂。这里是一个挺大的厅堂，家具精致一些，正对大门的是一幅字。苍劲有力，严正工整，颇具风骨气韵。而论当今字画，苏轼、米芾、蔡襄、黄庭坚之作都在世上流传，然而此字写得真好，却与上述四家不同，反而自成一派。

夏乾欲走近详看落印和落款，刚起身，却听身后一阵响动。

“这是司徒爷爷所作。”

只见一羸弱少年从里屋走出来，十二三岁的样子，穿着白色的布衣与浅绿色的里衫，洗得发白。他皮肤白皙，个头不高，双眼有神却透着浓浓的书卷气，见了夏乾，客气作揖：“吴白。”

夏乾立即就明白了——这是吴黑黑的弟弟。二人肤色不同，一个久居室内，一个久在室外，而眉宇间却有几分相像。见状，夏乾忍不住调侃：“我叫夏乾。你真是人如其名……呆呆白面小书生。”

少年听得“呆呆白面小书生”，脸上一阵红，怒道：“你怎能如此无理！”

细看，吴白这一本正经的样子，竟然颇像年少时的易厢泉。夏乾立刻起了捉弄之心，开始编起瞎话。

“我是今年及第的状元，路过此地略做休息。你这小孩子见了大官还不速速行礼！”夏乾说罢，还嘿嘿一笑。

吴白先是一愣，顿时恼怒，小脸上泛出红色：“你这狂徒休要胡言乱语！你，你——”这几个“你”字蹦出，居然词穷了，只是单手指着夏乾，脸憋得通红。

夏乾说道："你不信？这郑国公还说要将他外孙女许配给我呢！"

他说的倒是真话。这门亲事真的有人提过，不过前提是夏乾中举。

而吴白只是呆呆的，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了疑惑。夏乾一愣："怎么，你连郑国公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从来不曾出村？"

吴白先是摇摇头，转而怒道："不关你的事！"

夏乾跷着腿坐在凳子上，此时门一响，那个名唤水云的小姑娘先进了门，哑儿与黑黑也进门来了。端上一些风味小菜，夏乾已经是饥肠辘辘了，顾不得礼节直接开吃。

"夏公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一个人出门？"水云也自行拿了一块饼，问道。

夏乾满嘴是饼，含糊道："去找一个朋友，但是走散了。你们见没见过一个白衣白帽带白猫的人？"

大家都一脸木然。黑黑道："说不定他早已过去，未经过吴村。但很有可能是还没有到。近来山路崩塌，很多路人难以通过，我们时不时会去山神庙附近看一眼，若有迷路的人就会指路下山。"

夏乾点点头："你们可以画个牌子放在寺庙门口。"

"画过警示牌，放在塌陷处了。村子的人都出去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吴白刚说完，却听见门响。

凤九娘推门进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人。夏乾抬头，立即呆住了——

是曲泽。她穿着一身不算厚的袄，头发凌乱，风尘仆仆的样子。

二人对望，皆是吃了一惊。夏乾喉咙哽住，不知说些什么。在庸城时傅上星出了事，自己也算是没打招呼逃婚出来的，如今却在他乡遇到了最不想见到的人。

水云不解，看了看二人，大声问道：“姐姐，你跟夏公子认识？”

凤九娘看了二人一眼，呦了一声：“看来是认识了。我早起出去采山菜，见这姑娘在村口徘徊。我见她手脚麻利，就让她住着几天帮我洗洗衣——”

“凤九娘，你怎能让客人做事？”黑黑惊讶道。

“她没带银两，住也不能白住。”凤九娘冷哼一声。

没有银两？夏乾吃惊地看了看曲泽，她双手冻得通红，双脚全湿。

“你是走来的？没有雇车？”

曲泽柔和一笑，显得疲惫异常：“夫人给过我钱，但我在码头丢了钱袋。如今还好是追上你了，否则真不知去处。”

夏乾望着曲泽，想问几句，却又不知从何问起。傅上星的事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娶妻的事又无从说起。而曲泽竟然一个人走了这么远的路，也许是母亲派遣她来跟着自己，也许是自愿的。

曲泽双脚皆湿，上面沾着些许泥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真的是一路走来的。黑黑赶紧带她进屋换鞋袜，烤烤火，再回来吃东西。

趁着她离去的时候，夏乾放下筷子，从怀中掏出钱袋倒出最后一块碎银子：“她不是丫鬟，别让她洗衣服。我们不会白吃住的。”

凤九娘接过银子，冷冷一笑：“这也只够住一天的。”

夏乾生气了，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一旁的吴白看不下去，道：“凤九娘——”

“有你这个小孩什么事？吃你的闲饭。”凤九娘瞪他一眼。

所有人都安静了，饭桌上只剩下咀嚼的声音。一会儿曲泽回来，也在夏乾身边落座闷声吃东西，气氛实在尴尬。

夏乾吃着菜，偷偷瞄着饭桌上的几个人。凤九娘、哑儿、黑黑、吴白、水云……加上他和曲泽，一共七人而已。只剩下一些妇孺，也不知这村人都去做什么了。

就在此时，却听得沙哑的声音从屋外传来，暗哑难听，却掺杂着笑声：

大雪覆盖东边村子

阎王来到这栋屋子

富翁突然摔断脖子

姑娘吃了木头桩子

老二打翻肉汤锅子

老大泡在林边池子

老四上吊庙边林子

老三悔过重建村子

老五天天熬着日子

是谁呀，是谁呀

是谁杀了他的妻子

夏乾和曲泽立即抬头，脸色微变。

听闻此声，其他人神色如常，没人说话。只有凤九娘一摔筷子，怒道："天天唱、唱、唱！她还当自己十七八唱着歌嫁人呢？也不照照镜子！"

她说毕，咣当一声推门而出。

几个小辈低下头去，水云对夏乾低声道："是孟婆婆，凤九娘的婆婆。凤九娘的丈夫一个月前刚刚去世，孟婆婆近日神志不清。黑黑姐，你去看看，如果凤九娘又打她……"

黑黑点头，用碗盛了一些饭菜，匆匆出门去了。

夏乾嘀咕道："她蛮不讲理，你们为什么这么听她的话？"

吴白叹了口气："我和黑黑姐的母亲早逝，是凤九娘带我们长大的。这些年她在村中忙里忙外，大到祭祀、小到粮食看管，都是由她负责。"

而此时，远处的歌声停了。

夏乾放下筷子，皱了皱眉头："那位老婆婆方才唱的是山歌吗？为什么这么古怪？"

曲泽咬了咬嘴唇，也道："听起来怪吓人的。"

小辈们一声不吭。夏乾不甘心，问道："我们只是路过此地，日后山水不相逢，你们可以不必忌讳，和我们讲讲这山歌的事。"

黑黑叹口气，算是同意了："这个山歌就是这个村子的来历。我们听着山

歌长大，又缠着老一辈人讲故事，才得知的。”

夏乾听得此言，饶有兴味地托腮道：“说来听听，不管真不真实，只当消遣。”

屋外见黑，似是乌云又来了，遮了日头。哑儿起身点亮油灯，屋内霎时明亮起来。众人用餐完毕，都聚在桌子前。水云从里屋拉出了一个小箱子，里面放着一些皮影小人，她将它们摆到桌子上。

皮影花花绿绿的，五男一女，另外还有一个老头。

水云拿起一只女皮影人：“我来用它们讲，故事还得从这个姑娘讲起。”

黑黑摇头，拿起老头：“应从这个古怪富翁讲起。”

吴白道：“从五个兄弟讲起。”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了一会儿。夏乾此时只是隐约知道，这是关于五个兄弟、一个富翁、一个美丽女子，还有这个村子的故事。

“传说而已，莫要当真。”在故事开始前，水云说了最后一句话。

夏乾小鸡啄米似的点头。

皮影小人们各自就位，故事开始了。

五个兄弟

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宿州北部有个小镇，镇上有个人尽皆知的富翁。富翁做些生意，合法的或违法的都做，只要能挣钱。

富翁的妻子早丧，只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富翁有钱，但是为人贪婪吝啬，当地百姓不愿与其交往，所以他的小女儿也就没什么玩伴。

但是有一个男孩子总来找她，他是她唯一的玩伴。

男孩子不过九岁，他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只留母亲一人维持生计。好在男孩家中还有四个哥哥。男孩老实又懂事，排行第五，大家都叫他老五。

老五虽小，却也能做些手艺活儿。捏糖人，做纸鸢。小女孩很喜欢老五捏的糖人和他做的纸鸢，每逢清明重阳，二人就去放纸鸢玩耍。

不久之后，富翁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举家迁往山中。

这个决定做得很是仓促，富翁卖掉了他的房子，牵着女孩进山了。女孩不愿意与老五分开，却也没办法，只得哭着随富翁住进山里，在那之后父女二人便再也没有从山中出来过。

据当地百姓说，富翁越来越富有了。没人知道他做什么生意，没人知道他过得到底如何。富翁从不出山，他的钱却越发多了起来，多到可以买下几座城池。

有人说，富翁在山间造了屋子，并与山神达成了协定：富翁用刀将无辜的路人杀死，把白骨供奉给山神，以此换得巨额财富。

从此，无人再敢进山。

十五年之后，镇上出了一件怪事。破旧的城墙上忽然贴了一张告示：富翁要请一位郎中为女儿看病，报酬优厚。

恰逢改朝换代，中原各地战火四起，尸骨遍地，又逢三年大旱，百姓叫

苦不迭。面对富翁提出的悬赏，方圆五百里的郎中个个趋之若鹜。然而他们一个个地上了山，却都没有治好富翁女儿的病。

为何这么说？没人知道他女儿得了什么病，因为上了山的郎中们从来没有回来过。

所有去看病的郎中都失踪了。世人议论纷纷，却也没有人去查清楚。当时战况激烈，百姓个个似泥菩萨过江，谁还会去追究一群郎中的下落？天下大乱，江山都不知落入谁手，官府自然不会去插手此事。

几个月之后。富翁不再招郎中，而是招女婿。条件很简单，可以照顾他女儿七日，即可成亲，久居在此。

报酬也变得更加可观：富翁死后，女婿可以继承全部财产。

这个条件古怪而简单，但是好处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全部财产，可以买下几座城池的财产，条件不过是照顾一个病女人七天而已。

年轻男子疯了一样不断地上山去。接着怪事又传来了，这些男子同郎中们一样，一去不复返。

当时城镇一片混乱，瘟疫蔓延，饥荒四起。有钱人几乎都迁居了，穷人则坐在城中等死，甚至在街头卖儿卖女。

五兄弟的娘亲病倒了，而治病药材过于昂贵，他们决定上山去找富翁。他们相信，五个兄弟团结一心，终会有好结果。

老大是个赌徒，最爱钱财；老二是个郎中，奸诈胆小，略通医术；老三是个风水师，聪明却挣不了大钱；老四是个建屋子的工匠；老五只是个普通的手艺人，做些小玩意儿卖钱，勤劳能干，诚实善良。

老五依旧是当年的老五，他也知道富翁的女儿是自己儿时的玩伴。

兄弟们上了山，看到了富翁的房子。富翁女儿的闺房非常大，却是门窗紧闭。

富翁是个神经兮兮、吝啬、城府极深的人。他说，五个兄弟只能派一个人去照顾自己的女儿，只有一个人有做女婿的机会。

谁去呢？兄弟们都在发愁——这显然是有风险的。五个兄弟商议，最终决定让老五去，他年龄适合，且又认识富翁的女儿，如此再好不过。

富翁却拿来了一张画，画像上是他的女儿。

所有人都震惊于画中女子的美貌。她闭着双眼趴在床榻上，睫毛长而密，生得极好看。衣着华贵，手腕上还戴着金色的镯子。然而这幅画却是没有画完的，有大部分空白，而且下部皆被损毁。即便如此，画中女子的美貌着实让人难以忘怀。

按照老规矩，进屋照顾姑娘七日，七日后即可成亲。富翁虽然古怪却是公平的，这条件与五兄弟在山下所闻无异。五兄弟疑惑，这么简单的事，为何从未有人完成过？

五兄弟虽然性格迥异，各自擅长不同，然而他们却相信智慧的力量。在老五进入屋子去照顾富翁女儿的前一天，他们各自都做了准备。

贪财的赌徒老大不断地查探所有的屋子；奸诈的郎中老二熬着一锅肉汤；聪明的风水师老三抬头看着东边的房子；优秀的工匠老四不停地敲敲打打；诚实善良的老五一直看着那姑娘的画像。

准备工作做好后，老五进了屋子。奇怪的事再度发生了：老五进屋之后，五个兄弟居然集体消失了，似乎从来没有上过山。

富翁心灰意冷，却也只能在女儿的房门口徘徊。然而就在第七日清晨，屋子的门开了。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老五吱呀一声推门出来，满身血迹和伤痕，怀里抱着一个美丽的姑娘。姑娘沉沉地睡着，如同做了一个美丽的梦。

不久，老五的四个兄弟也出现了，富翁依言，给老五和姑娘举办了婚礼。

老五娶了美丽的姑娘，只要富翁一死就可以获得全部财产。而此时，五兄弟的娘亲却久病去世了。五个兄弟悲痛万分，决定不再下山，就在山中定居。

然而，这个故事没有就此结束。

故事才刚刚开始。

姑娘几乎是不出屋子的，老五一直在屋内照顾她。山下的老百姓听闻了这件事，都说这姑娘不见阳光，莫非是僵尸、活死人？

谣言纷纷，可老五一心一意地照顾那个姑娘。五个兄弟也一直住在山上，他们清楚，只要富翁活着，财产就不是他们的。

没人知道富翁的钱是哪里来的。他似乎不做任何生意，却有大把的财产。老大偷偷跟踪富翁，他总是偷偷进山，又偷偷出来。山中地形崎岖，老大总是跟踪不成，无法知道富翁的秘密。

而老五一心牵挂着那个姑娘，无心顾及财产。赌徒老大和郎中老二却不甘心，他们二人在夜半三更时制订了一个恶毒的计划。在一个下着大雪的日子里将富翁骗至山头，合力把他推下悬崖。

富翁一死，五个兄弟也就此产生了裂痕。赌徒老大与郎中老二想要密谋取得财产，而风水师老三、工匠老四则支持老五。

钱财面前，亲情也变得淡薄。老大疯狂地寻找财产，其中又与老二发生争执。二人大打出手，老二不幸被老大失手打死。

老二死前正在炖一锅肉汤，却也被打翻了。

姑娘体弱，药物一直由老二负责煎熬。老二归去不久，没人再给姑娘治病，姑娘病情迅速恶化。她像是疯了一样不停地去啃咬木头桩子，直到啃得满嘴是血。没过多久，病死去世。

姑娘死去后，老大想钱财想得疯狂，一心只想谋害老五。

余下的三个兄弟聚集起来商量了对策，在一个下着暴雪的夜晚将老大骗入山中，然后对他说，富翁的财产就埋在山林里，还画了一份地图。

老大独自在大雪纷飞之时进山找财宝。然而地势险要，山中多狼——老大独自进雪山，攀爬之际，手下一滑，落入河水之中溺死了。

富翁、姑娘、老二、老大，竟然都死在这样一座山上，死后灵魂不散去，成了孤魂野鬼，日日哭泣，宛若山间的风声。

此后山中总有这种风声，在山间回荡着。

老四感到了深深的愧疚——害死大哥，他是有责任的。他沉郁多日，找到了山间的一棵老槐树，拴上绳子上吊自杀了。

如今，村中只剩下老三和老五。二人悲痛异常，却没有轻生，只是在老四自杀之处建起一座庙宇。

这是一座山神庙。守护这座山，守护山里的人，洗清所有的罪责，送走

所有的冤魂。

等到战事略微平息，老三在这里重新建起了村子，娶妻生子，在村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老五没有再次娶妻，守着姑娘的新房，不停地做着纸鸢。每逢重阳、清明，就把纸鸢放到天上。数年之后，他就怀着思念之情病逝了，与那姑娘葬在一起。

村子越建越大。老三的后代一代代生活下来，靠狩猎为生。这故事也就此流传下来，口口相传，传至今日。此事因五个兄弟而起，以五作谐音，这个村子便家家姓“吴”，生存至今。

这就是吴村的来历。

水云讲完故事，放下了皮影。众人一片沉默。大雪将至，乌云袭来，窗外一片漆黑。屋内炭火烧得噼啪作响，却没有增添一丝暖意。

夏乾觉得冷，他抱臂而坐，沉默良久才开口：“这故事真……真有意思。”

他明显言不由衷。这故事没什么意思，但是奇怪的地方有点多。

曲泽眉头一皱：“你们不觉得奇怪吗？那个姑娘究竟得了什么病？听起来像是癔症，我以前在医书上看过，可是又不完全像。”

“癔症是什么？”水云瞪大眼睛问道。

“癔症……简单说就是疯了，”夏乾回答着，却满腹狐疑，“还是说不通。感觉那姑娘像是被鬼附身，谁进屋去，谁就得死。”

几人吓得哆嗦一下。吴白则摇摇头：“非也，非也。祖先传给我们这个故

事，意在告诉后人不要贪财。”

夏乾闻言，倒是笑了一下：“细想想倒也是。我从小爱听奇闻异事，却从未见过它们真的发生。一个村子忽然死了这么多人，根本没有任何道理。”

夏乾正准备高谈阔论，却听见门吧嗒一声被猛地推开。凤九娘脸色不佳，甚是疲惫地走进来。

“那老婆子总算安顿好了，又吐了一地。”

曲泽则带着几分好意：“需不需要我替她号脉？”

“不用你装好人，”凤九娘冷冰冰地瞪她一眼，“老婆子没病，装的。”

她此话一出，曲泽竟无法接话了。见凤九娘心情不佳，水云便跟她说了，方才在讲故事。凤九娘听了冷笑一下：“这个传说？不过是告诉后世子孙那富翁的钱财还躺在深山里，没人动过。我们却在这里过苦日子！”

她嗓门很尖，言语之中带着几分怨恨。这故事半真半假，但一般都是有事实作为根据的，凤九娘所言不无道理。

凤九娘似乎看出夏乾想些什么，拉下脸来：“我们找过，几代人不停地找，都没有结果。若是那个时代的铜钱，恐怕如今还用不了呢。”她脸色难看，话语间却也带着哀凉。

夏乾哑然失笑，凤九娘的想法实在滑稽，若是大笔财富，怎么可能是铜钱？

大家又沉默了。夏乾看了曲泽一眼，意在问询要不要就此出村。而就在此时，远处孟婆婆的歌声又传来了：

大雪覆盖东边村子

阎王来到这栋屋子

富翁突然摔断脖子

还是五兄弟的故事。夏乾也听出来了，正想说上几句，凤九娘一下站起，脸色铁青："告诉她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叫魂呢？想早早归西？"

凤九娘的言论着实过分，弄得夏乾不自在。他看了曲泽一眼，又看了看众人，站起来道："多谢款待，我们就此离去。"

"住些日子，等雪停了再走吧。"黑黑站起来挽留，觉得夏乾付了这么多钱，却只是住了一日，吃了一餐，实在有些划不来。

夏乾赶紧摇头。他本来是喜欢掺和怪事的，但如今这个村子实在太过古怪，位置奇怪而且没什么人。自己又带着曲泽，实在是不想久留。他言不由衷地道了谢，带着曲泽就出了房门。

昨日的薄雪已经化了，地面干干净净的，天气也已经放晴。夏乾回房收拾行李，和曲泽二人闷声走到了吊桥边上——

桥断了。

眼前的悬崖深不可测，残破的吊桥挂在峭壁上，绳子在秋风中微微舞动。

二人愣住了。曲泽一把拉住夏乾："小心，别过去。"

夏乾轻轻推开她，小心地向前挪动观察着。吊桥是从村子这一侧断掉的，长长的绳子耷拉下去，零星挂着破旧的木板，像个垂下头去的、头发长长的女人。顺着这断桥向下看去，在这断桥的正下方竟躺着一位老

人。

老人整个脸部朝下，手脚张开，脑部渗出了殷红的血，像是摔在崖底的碎石堆上，身上骨骼似乎尽数折断了。

夏乾向后退了一步，脸色苍白："小泽，不要过来。你快去叫人来！"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二章 怪事连发两人亡

"还有救吗？会不会还有救？怎么也要想办法把她弄上来！"黑黑趴在地上朝山崖看，显得异常焦急。

"我去找绳子！"水云赶紧回屋去翻，哑儿拉住她，说要一起去。

夏乾趴在山崖边缘朝下看："她是不是孟婆婆？我早上见过她的背影。"

"是，"吴白脸色越发苍白，看向凤九娘，"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关我什么事？她多半是失足坠崖，你看我做什么？！"

吴白生气道："你心虚什么？当务之急是救人上来。"

黑黑看着奔跑而来的哑儿与水云："怎么样？有绳子吗？"

"原本在茅草屋放着的绳索都没了，"水云擦擦汗，"明明那么长一捆，怎么就没了？"

吴白急道："那怎么救人？"

“都别嚷了，”凤九娘直起身来，看着山崖底部，声音发颤，“等村里人回来再说。”

曲泽上前：“如果不及时救治——”

“关你们什么事？”凤九娘瞪了她和夏乾一眼，“这下好了，吊桥修好之前你们也别想离开，除非自己去爬后山的峭壁。在这儿白吃白住，少讲废话。”

夏乾气恼，想上去和凤九娘理论，却被曲泽拦住了，示意他看看后山的峭壁。

巍峨的群山像是穿破了雪雾，也将云端刺破。离他们最近的山体几乎与地面垂直，怪石林立，根本无法爬行上去。进入村子必须通过狭窄的洞口，本就鲜有路人经过，如今吊桥也断了，整个村子彻底成了一座孤岛。

孟婆婆的尸首也无法被移动上来，只得等到村人回来再想办法，若是等得太久，只得先撒上稻草，再将其火化。几个小辈开始哭泣。夏乾垂头回了屋子，哀叹一声，滚到了床铺上。

桥怎么就断了呢？一般都是人砍的。但是砍断桥有什么用？村子本来就与世隔绝了，村民又不出村，若是想将他们困在此地，也没什么必要。若是想要自己身上的银子，抢钱便是了……

夏乾胡思乱想，又翻了个身。他昨日睡得不好，只觉得浑身疲累，但偶尔翻身，只觉得右手边的床上有细碎的末子。夏乾自小受的待遇堪比皇亲国戚，这床上有异物，自然是能感觉出来的。

他爬下床，掀开床单，下面居然有很多细碎的米粒。

米粒来得古怪，兴许是村子的习俗，来了生客要将米粒铺在床褥下。夏乾想了片刻，也不明白为什么，直接就把米粒扫到地上，铺好被褥准备接着睡。

在梦中，夏乾总觉得孟婆婆还在不停地唱着，脑海里总是回荡着开头几句歌声：

大雪覆盖东边村子

阎王来到这栋屋子

富翁突然摔断脖子

夏乾本想小睡片刻，不承想睡到了晚上，黑黑敲门，告诉他要吃饭了。

饭堂里依旧是悄无声息的，吴村的人个个无精打采，对夏乾也不似白日那般热情。夏乾倒是能吃能喝，第三碗粥即将入肚的时候，见吴白偷偷留了点饼，藏于袖中。

见大家都不说话，夏乾开口道：“小白先生留着晚膳是要给谁？”

吴白红了脸，急忙把东西藏到更里面去。凤九娘冷眉一横：“你又想去喂那畜生，是不是？”

水云见状，扔下筷子，对凤九娘颇有不满：“什么畜生，木须它不是畜生！”

这下轮到夏乾发愣了，木须是什么？他把目光投向吴白，只见吴白道：“它不是畜生，是小狗。”

夏乾喝了一大口粥，含糊地问道：“哪儿来的小狗？”

吴白似是考虑了一下，才答道："捡的。"

凤九娘放下筷子冷哼一声："捡的？山里捡的能是狗吗？"

夏乾这才有点明白过来，山里捡的，莫不是狼？

吴白涨红脸："它很可怜的，也很小，牙都没长齐，怎么会……"

吴白还要说话，被凤九娘瞪了回去。夏乾无所谓道："这也无妨，狗本就是由狼经千年驯化而成。"

凤九娘冷笑道："你个穷酸书生懂什么？畜生嘛，劣性不改，哪天伤了人，吴白怎么交代？狼会伤人，你们一个个难道都不知道？"

她咚的一声甩了碗筷，瞪着一群小辈。

吴白再也忍不住，大声争辩："木须它不一样！九叔的捕兽架子伤了它，木刺刺穿了它的喉咙，好不容易才活下来。它不会嚎叫，进食也有问题……它若是狼，定然受到狼群欺负！何况它这么老实！"

凤九娘又是一声冷笑，刚要开口，哑儿却一个劲儿地拉住她，神情有些激动。那狼与她同病相怜，都无法出声，自然多了几分同情。

毕竟敌不过这么多人，凤九娘叨咕几句，没有再理这事。吴白满心欢喜，又装了些吃食，曲泽也过来帮他装了一些。

烛火闪了一下，屋外狂风大作，哑儿上前关上了窗户。水云一歪头："又要下雪了？"

她说得倒是准了。天空又飘起雪花，一片片扔在地上像是撕碎的纸。众人用完晚膳就悉数散去，夏乾回房准备入睡，却久不能寐。直到半夜三更其他人全部入睡，他索性找到灯笼，披衣起身出门，告诉自己是出门

赏雪去。

说是赏雪，他夏乾哪里有这种闲情雅致，只不过是瞎溜达，肚子饿了找点肉吃。屋外雪花星星点点飞舞，远处的一排排小茅草屋像是蜷缩在雪地里的鼠，睡得正香。夏乾轻轻地走着，手中的灯笼把地上的薄雪照成橘色，再看脚下，忽然发觉有一排小小的脚印。

这显然是某种动物的脚印，只是极度小巧，估计这动物个头不大。

夏乾这才想起，难道是那只小狗，木须？

他顺着脚印走过去，本以为脚印会通向吴白的住所，但却发现脚印通向了古屋。

足印原本是密集的，随后松散，足印间距离更远，可见这小动物原是走着的，突然开始跑动了。足印显示它从正门进了古屋厨房，只有进去的印子，却没有出来的。

除去木须的脚印，还有一双女人的脚印。极度小巧，也走向了古屋厨房。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脚印了。

在离古屋几步之遥的地方，夏乾闻到了一股肉香。夏乾本就饥饿，闻到肉味赶紧走上前去，却听见屋内有细微响动。似是火焰燃烧声、微弱的水沸声，而肉香味越来越浓。

夏乾犹豫一下，上前轻轻叩门。等了许久，却无人应和。夏乾心里觉得不对劲，这狗进去了也不出来，门也锁上了。根据脚印来看，屋内定然是有人了。

他从屋子门口折了树枝戳了窗户，伸着头偷偷瞄着屋内。窗户小洞里，是一只黄褐色的眼睛。夏乾惊得把树枝一丢，后退两步。待呼吸平顺之

后上前再看，那眼睛仍然在，就在屋内，离他不过几寸。夏乾冷汗涔涔，这才明白屋中是木须的眼睛。它的眼睛斜向上，而犬类的眼睛则是平视的。他此时确定了，木须不是狗，真的是只狼崽。

这小狼僵住不动，也许是死掉了躺在灶台上？夏乾赶紧贴到小洞上细看，却见木须似乎还在喘息着。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琢磨着怎么把狼崽救出来。

然而此时，他却觉得不对劲。

屋里透出一股血腥味。

血腥味太过浓重，夹杂着肉汤的浓浓香味钻入夏乾的鼻中。他赶紧拿来松枝把小洞戳得更大，欲看看屋内，这才发现木须浑身是血地堵在窗边。

木须遮住夏乾的视野，但夏乾心中更慌了，一定是出事了！当务之急是把门撞开！他赶紧跑去唤来吴白。吴白此时睡得正香，被夏乾摇起来，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这才明白小狼崽出了事，匆忙跑到古屋门口。古屋距离这几人的卧房很远，像雪中的孤岛。

“我们一起撞开门，能用多大力就用多大力！”夏乾死盯着门，对吴白说着。吴白脸色更加苍白，二人都明白，撞门不仅只是为了救木须而已，还希望弄清楚屋内究竟发生何事。

他们一个劲儿地撞着木门，木门发出巨大的响声，一下子就传遍整个村子。凤九娘屋子的灯亮了，紧接着黑黑、水云和曲泽屋里的灯也亮了起来。当他们撞了三下之后，便听闻咔嚓一声，屋内的门闩断裂了。

夏乾一掌拍过去，他想当然地认为，既然门闩断裂，门定然是一下就能

开的。然而门并没有开，像是什么东西堵在屋内门口。

见门打不开，夏乾心里一凉。他拨开吴白的小身板，盯着门内："估摸有什么东西挡住了门。你退开，我把东西挪开，咱们推门进去。"

吴白退后一步喃喃道："为何有东西挡着？木须它、它究竟——"

夏乾把手伸到门缝里拨弄着门口的东西。然而待摸到那东西时，他的脸一下变得惨白。被门挡住的东西，夏乾是看不见的，然而他却感觉到了不对劲。

吴白愣住："怎、怎么了？"

夏乾脑海中闪过可怕的念头，他嘴唇的血色尽失，双手立刻从门中抽离。灯笼的光在此刻显得如此明亮，在这一刹那，将夏乾的双手照得分外清晰。吴白瞪大眼睛，看清了夏乾的手——

他的手上全都是血。

吴白面色苍白如纸，一个趔趄跌倒了。他不过十来岁的孩子，哪里见过这种场景！

夏乾只是缓缓抬起双手，仿佛才看清了手上沾的是什么。他颤抖一下，只手撑住白雪覆盖的地面，在地上留下个清晰的赤色手印。雪花打在脸上，冰凉刺骨如同耳光般把他从恐惧中扇醒。他还算反应快，发动全身力气撑起自己的身体，冲吴白大喊："叫人过来！"

吴白被他这么一喊也吓醒了，赶紧转身跌跌撞撞地向河岸几个屋子跑去。夏乾再度将手伸进门去。他明白，有人受了重伤倒在屋内门口处，若要开门救人只能先把那人挪走。此人生死未卜，若是一息尚存，兴许还有救。

他小心翼翼地把屋内的人推开，直到门能打开一人宽的窄缝。夏乾一下子钻了进去。屋里只有刚刚扒开门缝的一道微光，其余一片黑暗。光线虽然弱，但是仍能看得清楚周围的一切。

有个人躺在血泊里，脖颈处被撕裂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仿佛头要与身子分离，然而骨骼似乎还连在一起，鲜血源源不断地从身体中涌出来。全身都是伤，胳膊似乎因为剧烈的拉扯而脱臼了。

夏乾双手开始颤抖。他看清楚了那人的脸，自己脑中一片空白。

“夏公子！夏公——”只听得黑黑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夏乾还未做反应，门就被硬生生推开，门外的灯笼光线刹那照了进来。黑黑一行人提灯站在屋子门口，着急地张望着。

血泊中的残躯被光线照亮，众人也看清了地上的人。只见残缺的哑儿躺在地面上，血缓缓从白嫩的脖颈流淌而下。她原本美丽的脸显得痛苦而狰狞，脖子几乎被弄断，脱臼的手臂怪异而无力地摆着不自然的角度，显然是完全断裂了。

站在一旁的曲泽则瞪大了眼睛，立即扯下衣裳，下意识地上前去止血。

“还有救吗？”凤九娘的声音开始发颤。

曲泽看了瞳孔，垂头轻声道：“已经死去很久了。”

凤九娘没有掉泪，只是呆呆望着哑儿的脸。她泼辣嘴快，一直喜欢沉稳安静的哑儿。如今却见了这番情景，凤九娘脸上血色尽失，整个人似乎被风一吹就会倒下去。

水云哇的一声哭了，她是众人中第一个哭的。她不懂得隐藏情感，只是刚刚接受事实，这种满心的哀伤终于累积到极点，泪水便决堤而来。水

云哭泣，黑黑闻得此声也落了泪。吴白不语，咬着嘴唇。

夏乾脱下外衣为哑儿盖上，喉咙哽了一下，抬头问曲泽道：“怎么会这样啊？”

曲泽脸色苍白：“失血过多。”

她指了指脖颈处。哑儿的脖颈像是被扯断，也像被撕裂。撕裂的伤痕很是奇怪，也许是用手拉扯所致。不论如何，这种伤口绝非意外所致，只怕是遇了袭。

夏乾环视了一下屋子。整个厨房密闭，窗户从内部闩上，烟囱极小，容不下人通过。厨房一共两个门，一扇从厨房通向外面，在哑儿遇害时是闩上的；第二扇通往旁边的陈旧卧房。夏乾一下站起来上前想推开第二道门，门却没被推开，显然是有门闩从卧房里将门闩住了。

水云与黑黑不停地哭泣，周围变得如此安静，只听得不远处炉灶炭火噼啪作响。灶台上放了口大锅，锅子侧翻着，一些肉块随汤撒了一些出来，夹杂微微药香，冒着腾腾热气。

夏乾看着锅子，其他人也莫名地去看那个锅子。

谁也没有说话，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想起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五个兄弟的山歌：

大雪覆盖东边村子

阎王来到这栋屋子

富翁突然摔断脖子

姑娘吃了木头桩子

老二打翻肉汤锅子

肉汤锅子侧翻着冒着热气，咕咚咕咚地像是想要说些什么。

夏乾的脸色苍白起来，这件事太过诡异，可是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提它。

凤九娘低声道："后屋有棺材，村里防止有人突发意外故而一直备着的。要不要……"

"你们不报官？"夏乾愣住了。

"怎么报官呀？"黑黑擦着眼泪，"若是吊桥不断，我们走上一天才能到山下的衙门。小村子出这事，衙门一般是不愿派人来的。来了也是敷衍了事。"

"村里也不是第一次出这种事了。去年村中有人被狼杀害，最后还不是草草葬了。"吴白说得很是平静。他抱起木须，率先出了门。

夏乾一夜未睡，去帮着抬来早早备好的棺材。忙完之后，天也彻底亮了。他回想哑儿的死状觉得疑点颇多，刚想回屋，曲泽却把他拉到一边，说了说哑儿遇害的情况。

曲泽只是略通医理，却也看出哑儿伤得极重而且伤口极度不寻常，身上呈现多处伤痕，手臂也脱臼了。脖颈处的撕裂痕迹是最怪异的，单纯人力拉扯不能导致这种惨烈结果，如果是利器所伤，伤口也不够整齐。但是最怪的不是伤口，而是封闭的屋子。

夏乾眉头紧皱："我和吴白撞门进去的时候已经下了雪，屋子周围只有哑儿和木须的脚印。还有，出了这种事，他们居然不报官！小泽，村里是不是都是这样做事？"

曲泽咬了咬嘴唇："我们最好早早出村，这也太不寻常了。我只怕村中藏着歹人——"

她还没说完，夏乾噌地快步向古屋走去。他记得清楚，昨日自己撞门之时四周没有其他脚印。如果真的有歹人，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行凶之人进了厨房随后入了卧房，之后就一直没从卧房出来过。

应该早做检查的！夏乾在雪地中奔跑，内心懊悔不已。待他到了屋前，只见几排脚印从厨房门口到了卧房的窗子旁，再看窗子，已被撬开。而门显然已经不是先前闩住的样子。

有人进去过。

夏乾心中一凉，却又诧异不已。只听背后传来脚步声，黑黑慢慢走来。双目红肿，倦怠不堪。

"昨日我与水云查过了，里面没有人。"

黑黑很年轻，成熟冷静，比其他人聪慧理智很多。她上前推开门，嘎吱一声，一股霉味扑鼻而来，夏乾这才彻底看清了屋内的全貌。

都是古时装扮，古旧异常，显然是大户人家的屋子。陈设与夏乾几日前偷窥所见并无太大出入，而他却注意到床榻上的被子没了。

"这被子去了何处？"

黑黑听得夏乾如此问，顿时愣住："被子？怎么会有被子？我长这么大，这还是第一次进这屋子。古屋有些年头，怎么可能会有被褥之类的东西堆在这里？"

夏乾心中大惑，自己那日着实看见一床被子，怎么说没就没了，是不是

记错了？再过去，侧门即通向厨房，门闩好好地都闩在上面。

“是不是没什么异常？”黑黑问道。她的声音如同消融的冰雪，依旧是细声细语。

夏乾叹道：“你们胆子真大，若是有歹人怎么办？”

黑黑坚定道：“那又何妨？歹人害死哑儿姐，我们怎能姑息。这村子不过还剩几人而已，我们不去，谁又去？”

“这……不对劲啊。”夏乾环视一周，慢慢吐出几个字。

黑黑一愣：“什么？”

“太干净了，”夏乾皱了皱眉头，“好像没什么灰。”

夏乾继续环视着，沉默许久却并无特别发现。黑黑才开口：“哑儿姐不能白死。”

这一句铿锵有力，夏乾只是一声叹息：“水云好像很伤心。”

黑黑双眸微闭：“哑儿大名为绢云，是水云的亲姐姐。”

这倒把夏乾一震，瞠目结舌，脑子完全没转过弯来。

黑黑只是沉默一下，才缓缓道：“你毕竟不是村人，但旧事已去，此话我说了也无妨。哑儿的娘生产之后身子就变差了，夫妻并不和睦，她得知水云的娘怀了孩子这才……气得病故。而水云的娘最后死于难产，但孩子保住了。故而水云生来就没有母亲。”

她的话没有讲得很通透，但是夏乾也明白几分。水云是私生子，她与哑儿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她们的爹呢？”夏乾觉得这个“爹”才是罪魁祸首。

“去世了。他原本也只是想要个儿子，如今折腾一通却没有结果，自己也害了病。”

简单来说，姘头上位，气死大房，最终三人都撒手人寰，留下两个女儿和谐相处。夏乾哀叹一声，这事若搁到自己头上……不敢想，不敢想。所以一人只娶一个妻子最好。他此刻无比庆幸自己逃婚出走，但一想到曲泽，心中还是莫名有些愧疚。

他走了几步，黑黑又道：“村人狩猎时常受伤，我处理过野兽的撕咬之伤。然而哑儿姐脖子伤痕很怪，像撕咬所致，却并不完全一致。野兽的牙齿更加锋利，力气也会更大。”

夏乾迟疑一下：“曲泽说过，不像人力所致，不像利器所致。而你说不像野兽所致，那究竟怎么回事？”

二人沉默了。整个事件异常怪异，而奇怪的不止一处。不久，夏乾就回了屋子，见案上供奉着木雕菩萨，香案上还有未点的香，他犹豫一下，竟点了一炷，上前参拜了一下。

夏乾的母亲信佛，他不信。但只来吴村几日却连死两人，夏乾又无法出村。哑儿死得太蹊跷，而且那山歌……

夏乾心中一团乱，拜了几下，抬头看了看菩萨。粗制木雕有些廉价，菩萨的相貌也有些模糊不清。香气袅袅，浮在空中，夏乾觉得所谓的菩萨就是个木头疙瘩，也不知灵验不灵验。

他“唉”了一声，滚回床上闭了眼睛。刚刚自己许愿，保佑一切平安，保佑村子不再死人，保佑自己早日出村。

菩萨好像哪一条都没答应。

夏乾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没吃东西，直到傍晚，曲泽才叩门硬把他拖去吃饭。

厅堂里灯火通明，饭菜同前两日一样。夏乾木头般咀嚼着，品不出什么滋味。

众人皆在，然而哑儿却永远回不来了。

“你们不觉得太奇怪吗？”吴白声音略微发抖，他单手端着饭碗，却是端不住的样子，“哑儿姐死得太奇怪！这究竟——”

凤九娘厉喝一声：“蹊跷？这不明摆着嘛，木须那畜生干的好事！”

夏乾一听顿时愣住了。的确，当时只有木须在屋子里，它还浑身是血。

凤九娘冷哼一声，继续道：“哑儿在里面炖汤时将木须带进去！它本是狼，怎能见肉汤？可怜的哑儿……”

夏乾刚要反驳，却见吴白轰然站起大声嚷道：“怎么会是木须，它这么小！”

曲泽也低声接话：“看着伤痕很怪，不像——”

凤九娘一拍桌子冷笑道：“畜生就是畜生，还能当人不成？哑儿一个人进了屋，就莫名死了。你看那伤口，分明是畜生咬的。定然是畜生咬了哑儿的喉咙——”

“都别说了！”夏乾听她说话就觉得很烦。

凤九娘的脸气得煞白：“你一个过路的穷书生，凭什么命令我？碰上你真

是我们的劫数，你这瘟神一来，这村子哪里还有安生日子可过？”

夏乾本应立即开口反驳的，但他愣了一下。“瘟神”这个词真是太熟悉了。凤九娘竟然会直接说出他在庸城老家的绰号。难道自己真的这么像瘟神吗？

曲泽见状慌忙劝架：“我们逗留几日，就会离开的。”

“离开？巴不得你们现在就离开！我们好吃好喝地待你，你却不懂得知恩图报。”

她竟然要动手。夏乾赶紧躲闪，一甩袖子，暗袋破了，甩出些许碎银子。只听一阵叮叮咣咣响动，雪花般的碎银子滚在陈旧的桌面上，明晃晃的强光闪了所有人的眼。

凤九娘只是呆呆地盯着那些银子，仿佛没见过似的。

曲泽惊得一下子拉住夏乾的袖子，二人退后两步。

夏乾原计划是想和凤九娘吵嘴的，还没开口，银子就掉了。他也是没想到会这样，又愣了片刻，把桌子上的银子往怀里一收，哼了一声就走了。

夜风微凉，乌云散去，明月高悬。

夏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来这村子数日有余，却是一日也未曾睡好。他此刻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把银子露出。凤九娘贪钱，他不是不知道。出门在外不宜露富，一下散出这么多银子真是不妥。

倘若运气不好……会招来灾祸。

夏乾两眼一闭，又翻了个身。不行，明日就走，走不成就后日再走。山体险峻又如何，垂直的峭壁又如何！索性赌上这条小命。在村里耗下去不知要耗到何年何月。

天气很凉，屋中的炭火烧得很旺。夏乾又开始胡思乱想了，这炭火应该是凤九娘安排的，而今日大吵一架，她却是不喜不恼，还让黑黑端来炭火，着实奇怪。是不是想让自己再打赏些钱？

夏乾觉得胸口闷，翻身起来推开窗户。月色皎皎，清洒入户。他吸了吸夜里寒冷的空气，趴在窗户上眺望。

远处哑儿的木棺清晰可见，在月色下微微发白。她的棺椁没有下葬，而是直接放在村子边上的大松树下边。

就在夏乾发呆之时，一个身影闪现。那是一个少女的身影，穿着单衣，走路慢吞吞的。

夏乾眯起眼睛才看清楚，是水云。

若不是看清了脸，夏乾是不会相信的。她走得太慢，不似往常活泼，手中捧着松枝和点心。她轻轻地坐在地上，把点心小心翼翼地摆好；又拿起松枝，扫去木棺上的冰霜。夏乾看不清楚她的表情，却能看到她不住地用袖子抹着眼睛。待扫干净雪，又趴在棺材上遮住了脸，浑身瘫软，不住地颤抖着。

她哭了，也许是怕扰人清梦，哭得无声无息。

水云本是私生子，与哑儿不是名正言顺的姐妹。白日里水云虽然唤哑儿姐，却也是跟着众人一起叫的。水云虽然坚强却也不过是个小姑娘，如今唯一的亲人死去，也只得在黑夜无声落泪。

月光把一切都洗得发白。人本身就渺小，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又是这么不堪一击，似飞雪，该化则化，该无则无。

夏乾轻叹一声。这么小的孩子，给自己姐姐上坟都要有所顾虑，都怪上一辈的人孽债太多。他不想再看，轻轻关上了窗，回到床上盖好被子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刚睡下没多久，却被冻醒了。睁眼发现苍白的月色入户，窗户被风吹开正在微微颤动。夏乾无奈起身关上窗户，却见水云睡在木棺前的地面上，蜷缩成一团，似乎是哭累了才睡着的。

这么冷的天……

夏乾不忍，拿了衣服出去，欲将水云拉回去睡觉。

待他走上前，却发觉不对。

水云身上的衣服似乎和之前所穿不同。夏乾想了想，估计自己记错了。

白色棺椁在月光的照射下越来越苍白，水云小小的身影就躺在月下白棺的阴影里，似是得到了嫦娥的庇佑安然睡去了。夏乾上前，想把她推醒。虽然水云年纪不大，毕竟男女授受不亲，夏乾总不能抱她回去。

他伸出手去，觉得水云的皮肤冰冷一片。这种冰冷是彻骨的，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东西。夏乾一个激灵，一种可怕的念头吞没了他。

“水云，你醒醒！”夏乾额头冒汗，使劲地推着她。

约莫推了几下，水云动了动，呓语几句将夏乾推开，就是没有醒来。夏乾见状大大舒了口气，原来自己多虑了，水云真的只是睡着了。

白棺里是哑儿残缺的尸体，水云竟然可以在此酣睡。夏乾摇摇头，想继续推她，却发现她身上白底蓝花的外衫滑落，他伸手替她盖上了。

远处的林子漆黑一片，随风传来微弱的响声，似是风吹树叶发出的哀鸣。

“……富翁、姑娘，老二、大哥，竟然都死在这样一座山上，死后灵魂不散去，成了孤魂野鬼，日日哭泣，宛若山间的风声……”

夏乾脑海中忽然出现五个兄弟故事中的语句。他觉得夜半此地，阴森可怖，赶紧猛推了水云几下，想叫她一起回屋，可水云就是不醒，打了个嗝儿。夏乾闻到了一股酒味，抬头才看清远处有个酒杯。这小孩子不知从哪里学的吃酒习惯，定然一时半会儿醒不了。夏乾万般无奈，只能把她抱进去。

夏乾看着水云，觉得她长得倒有几分像死去的哑儿。风吹动枯树发出沙沙响声，似人走动，如人低语。

今夜真是古怪。

夏乾用衣裳裹紧水云，然而就在抱起水云之时，却闻到一股清香，这像是哑儿身上的皂角粉香气。夏乾一哆嗦，下意识地往四周看看。可就在他转头之时，偏偏看到了——

院子的黑暗角落里有人，一闪而过，快得不能再快。

“人”，这个定义实在太不准确了。夏乾看见了“人影”的正脸，她就站在古屋后面的阴影里。

院角的影子，这么像……哑儿？

夏乾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脑袋一片空白，手脚一软，水云吧嗒一下掉到地上，摔醒了。

夏乾赶紧将她扶起，但是瞪大眼睛低头一看，却看到水云盖在身上的蓝白衣服。这才明白方才哪里不对劲，自己又为何能闻到哑儿身上的香气。水云刚来时穿的不是这件外衫，这件衣服是后来盖上的。

夏乾认识这衣服，哑儿遇害时穿的就是这件，这是一件深蓝与素白相间的花纹罩衫。哑儿穿起来，虽然朴素，却素雅大方，蓝白花底仿佛上好的瓷器图案。如今看来，这罩衫在月光下堆叠在地上，却格外诡异，毕竟罩衫的主人已经躺在白棺里再也无法苏醒了。

夏乾定睛一看，衣服上还有一点点血迹。

这衣服是怎么从棺材里跑出来的？

夏乾不住发抖，他看着水云睡眼惺忪的脸，那眼睛，真像是哑儿的眼睛。

“怎么……我怎么？”水云双眼还是红肿着，撑起地面爬了起来，不解地看着夏乾。

夏乾只是下意识地后退。

水云摸了摸后脑勺，长长的睫毛与红肿的双眼掩饰不了她哭泣的事实。于是她赶紧低头，似乎是不想让夏乾看见自己哭过。然而夏乾此时已经心不在此，三魂七魄都丢了大半。

“夏公子，你怎么傻了？”见他不说话，水云木愣愣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夏乾这才幡然醒悟，拉着水云要进屋。

“快走！”

水云被他这么一扯倒是莫名其妙。就在拉扯中，水云看见了地上的罩

衫，脸猛然变得煞白，断断续续道：“这、这怎么会？怎么会在这儿！”

水云吓得念完这几句，却猛地住了嘴。

“快进屋！”夏乾又喊一声，把水云连拖带拽地拉到曲泽屋里。

曲泽听见叫门声，这才知道是夏乾来了，脸上一红，速速套了外衣，点灯开门。半夜入女子闺房是极度不合礼数的，但夏乾顾不得那么多了，只盼着不要再出屋才好。

“怎么？”曲泽脸依旧红着，只是匆匆给他们倒了热水。

水云捧起杯子大口喝着，显然是冷得不行。夏乾不言，也是咕咚咕咚喝着水。二人默契地沉默了，令曲泽异常不安。

“有急事？你们……”

“见鬼了。”夏乾喘着气，呼哧呼哧道。

“见鬼了”三字足以把曲泽惊到。水云低头不言，兴许是吓怕了，夏乾只是抬头对曲泽道：“我刚才看见……”

“看见什么？”

夏乾犹豫一下。他到底看清了吗？是鬼吗？连他自己都不确定。

良久，他才反应过来：“不管我看见什么，那东西还在。你去打开窗看看便知。”

一听“那东西”，曲泽只是一颤，惊恐地看了夏乾一眼。夏乾只是摇头叹气，爹着胆子走到窗边，嘎吱一声开了窗。树林黑暗而幽深，月光之下，哑儿的白色棺材就在树林不远处放着，清晰可见，泛着寒光。

“你看，衣服还在那白棺下堆着呢——”夏乾用手一指，然而手却僵在半空中。

“什么？”曲泽踮着脚尖，巴望着看着外面，却不敢靠近窗户一步，生怕什么东西会突然冒出来。

窗外月光下，雪地上堆着一些点心、一些松枝、一个酒杯。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夏乾呆若木鸡。哑儿的那件蓝白花纹相间的外衫明明刚才还摊在地上，而此时却已无影无踪。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三章 亡人风雪夜归来

夏乾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如何飞奔回屋的了。他只记得，自己回来后窝在被子里缩成一团。他确定他看见的就是哑儿。

可是……

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知过了多久，似乎听到门响了一下。很轻微的声音，但是夏乾睡得不熟，于是半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只见窗户上有影子在移动，是人影。

夏乾陡然睁大了眼。那影子从左至右地动，人影佝偻着，像是一位老人，很快就消失了。

若说老人，除去之前已经坠崖的孟婆婆，村中此时已经没有老人了。孟婆婆的影子夏乾是见过的，和这个影子一模一样。

此时夏乾的脑中已经空无一物，在亲眼见到哑儿之后，他又在半夜见到了孟婆婆的影子。他挣扎了片刻，决定坐起来趴到窗前看看。

窗户被打开，发出了很轻微的嘎吱声。

夏乾满头大汗地从窗户缝中往左侧望去。窗外明月高悬，孟婆婆的背影在月下很是清晰。夏乾可以看到她花白的头发和暗红色的破旧衣衫。她在月下仓皇而行，很快就消失在了夏乾的视野里。

在这一刻，夏乾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喘着粗气，砰的一声关了窗，浑身颤抖地坐在地上。夏乾闭紧了眼睛，回忆刚才所见的一幕。的确是孟婆婆的背影，虽然他与她并不熟悉，但是毕竟是见过的。夏乾擅长记

人，怎么会认错？

可是她死了，她和哑儿都死了——

夏乾浑身汗如雨下，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噩梦。冷静片刻打开窗户再看，空中的月亮被乌云遮住，而窗外已经没有任何人了。地上的雪早已经融化，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夏乾看了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想把门打开出去看。

他走到门前，推门，门却打不开。他再推，却依然推不开。他怔了片刻，冷静下来，慢慢爬起来回到床上，罩上被子，瑟瑟发抖。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想着想着，竟然分不清现实和梦境，满身是汗地睡着了。

这一夜他睡得极不安稳，像是听到了喧闹的声音。在梦中又梦到了山神从祭台上走下来，而自己在破庙中不停地朝它扔稻草。

不知睡了多久，有人来到门口，“咦”了一声，又开始敲门。

“夏公子，为何不去吃饭？”

这是黑黑的声音。夏乾惊醒了，这次发觉屋外阴了天，不知何时又飘起雪花。因为天色昏暗，自己早已睡过了吃早膳的时辰。他擦了擦汗，脸色苍白地开了门。黑黑端着水盆站在门外，有些担忧。

“你的门怎么从外面闩上了？昨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夏乾结结巴巴道：“你们也看见孟婆婆了？”

黑黑惊道：“什么孟婆婆？曲泽姑娘和水云讲了。哑儿姐已经死了，我估摸着是你看错了。夏公子——”

夏乾呆呆的，突然冒着雪花跑出门外。他身上没有穿厚衣服，连打了两个喷嚏。在这之后，他清醒了几分，一路跑到了断桥边上。此时雪花已经覆盖了大地，断桥四周没有任何脚印。夏乾慢慢走过去，心咚咚直跳。如果他昨日真的见到了孟婆婆，那么她就没死。若她没死，那……

夏乾小心翼翼地朝断桥下面看去。

雪花不住地坠落到山崖底部，将山崖底部铺成一片白。而断桥之下，孟婆婆的尸体依然蜷缩在那里，身上穿着暗红色衣衫，只是尸身上盖了一层薄雪。

夏乾吃了一惊，觉得浑身发凉。

黑黑却呼哧呼哧地跑来问：“你又怎么了？”

“没怎么，”夏乾拼命地朝下看着，“是不是有人动过尸体？似乎……姿势有些不同。”

黑黑一惊，连忙看下去：“也许是昨夜的狂风？”

夏乾故作镇定地站起，脑中却已经空白一片了。他痴痴愣愣地走进饭堂，却见厅堂之中的几人已经放下了碗筷，聊起天，见夏乾来了又纷纷闭了嘴。

“你怎么起得这么晚！”曲泽赶紧给他递过干粮，“凉了，要不要热一热？”

“热什么？”凤九娘冷哼一声，脸色也苍白，像是一夜没睡好，“见了鬼，吓的呗。”

黑黑进门就听见这话，有些气恼：“凤九娘，不要提鬼，哪儿来的鬼？”

“死了一个，还敢顶嘴了？怎么，你不是都看见了？”凤九娘瞪了夏乾一眼。

夏乾一句话也没说，低头喝粥，水云也绷着脸不说话。

“那个……哑儿的衣裳是不是只有那一件？”曲泽倒是想得细，抬头问了黑黑。

黑黑点头：“应当是一件没错。哑儿又高又瘦，谁也穿不了她那衣裳。”

“她是怕水云冷，所以才回来给她罩上衣衫的。”吴白突然幽幽传来一句，这一句可把众人吓得不清。

黑黑责备他不该胡说：“世上怎会有鬼？你不是不信鬼魂吗？你的书读到哪里去了？”

吴白倒是一脸淡然：“我本来不信。可是有又怎样？没有又怎样？好鬼自然不会害人。《山海经》里面全是鬼怪妖魔，谁又知道真假？”

水云神情疲惫，像是一夜没睡。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变成了鬼，还给自己披上一件衣服。她又怎能不胡思乱想？

夏乾的脸色更难看，他没有告诉别人，自己一晚上见了两个鬼。

曲泽问道：“夏公子，你从古屋那边看到的哑儿，是人？是鬼魂？是一件飘浮半空的衣衫？还是……有腿的？”她语无伦次，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问。

黑黑有些害怕：“衣裳还能长腿不成？”

夏乾只是不住地喝着粥，良久才轻声道：“我看见了她的脸，感觉是个人。”

众人沉默，各自思索心事。片刻，夏乾放下筷子喃喃道：“看来我还是早日离开为妙。”

夏乾这一句只是悄声自语，然而凤九娘却在不远处盛着粥发话：“遇上这事，夏公子定然是觉得村子不安稳，不过还需要再等一些日子。村中无人，山路崎岖，如何出得去？村子虽小，好歹也能有吃有喝有住，对不对？”

她吐字极缓，也极温和，温和得不像平日的她。

“我遇到了这种事，怎么住哇？”夏乾摇了摇头。他很不喜欢凤九娘，只是冷冰冰地答，如同窗外异常干冷的空气。

曲泽心里也很害怕，赶紧点头道：“雪停了我们便想办法离开。”

“我离开，你留下。峭壁不好攀爬，弄不好会出事。”夏乾冲曲泽说着，犹豫一下，又道，“在走之前，我还有些事要做。”

曲泽一愣：“做什么？”

夏乾只是低头吃饭，缄默不语。但是他双眼中暗含心事，像是有了主意。

曲泽认真地看着他。她偷偷地看过他千次百次，凭借对他的了解，知道夏乾一向心直口快，此时欲言又止，定是有事瞒着众人，只是这件事不便在饭桌上提起。

而吴白只是低头，偷偷往怀中藏烧饼：“我觉得凤九娘说得在理。山体陡峭，你要爬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哑儿姐做了鬼也不会害人，对不对？”吴白转向水云，似是渴望得到肯定。

水云本是一言不发，听到此言，却毅然点头。难得这两人有意见一致的时候。

黑黑打岔道：“木须如何了？”

“能进食了。木须它也真是可怜，多灾多难的，好在命硬。”吴白一说起木须，顿时欢喜起来。

凤九娘猛一转头，狠狠道：“你还留着那畜生？那个煞星，嗜血的臭东西——”

她刚刚还是和和气气的，脸色一下变成这样，带着几分暴戾。

吴白听了此言却异常愤怒，他站起来，小小的身躯摇晃着：“凤九娘，我敬你是长辈，你也不能这样胡言乱语。哑儿姐死得不明不白，你也不能怪罪到木须头上。你此般胡言乱语，真是小人所为！”

吴白这孩子读书不多，连骂人都不会，出口都是这么酸溜溜的词，实在是没有任何力度。

“不是木须是谁？狼不吃人，难道喝粥？它没准还吃了哑儿几块肉，动了荤腥——”

只听咣当一声，水云已经站起，全身颤抖，眼圈也红着：“你的意思是说我姐姐喂了狼？”

水云这句话泛着冷意，她第一次用了“我姐姐”来称呼哑儿，显然受了刺激。昨日前半夜的悲伤与后半夜的惊恐，就像是泼在心底的油，被凤九娘的刻薄言语点燃了火。

吴白急急道：“水云你不要听她胡说，怎会是木须干的？不要听她信口雌

黄。”

凤九娘大怒：“你这黄口小儿骂老娘信口雌黄！我呸！”

“吴白，你少说两句，凤九娘你也是！”黑黑想劝架，然而此时水云抓起弓箭，一下冲出门外。

夏乾顿觉大事不妙，影子般闪过去，一把拉住水云大喝：“你疯了！你要做什么？杀狗？”

杀狗。他的话有些幼稚，可水云却停下了，抬头看向夏乾。夏乾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她的眼睛——那双酷似哑儿的眼睛——真的透着杀意。

黑黑却赶紧拽住她：“水云，冷静些！未必是木须干的。”

水云回屋了，木然地坐在椅子上，不哭不笑。

凤九娘依然不住嘴，反而笑道：“你说哑儿是你姐，她认过你？你看你这样子，就会撒泼。哼，以后莫不是要学了你娘那点本事，学着勾搭男人？”

水云一下跳起来，狠狠起拉住凤九娘的衣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

厅堂乱成一团，大呼小叫不停，眼看要打起来。夏乾徒手就把水云拉开，一下子将她推到黑黑怀里去，水云被几人按住。

夏乾按住了水云，瞪了凤九娘一眼：“用这种话指责小辈，青楼女子都比你有涵养！人家还比你年轻，比你有钱！”

夏乾一旦决定开始指责凤九娘，什么词都敢用。他这个人一向话多，不说污言秽语，也句句戳人心。

曲泽一看大事不妙，匆忙把他往门外拉去。二人出门之后呼啦一下将门关上了。不久，便听见屋内传来凤九娘的骂声、哭声、砸东西声，这一串的声音里都夹杂着夏乾的名字。

夏乾气喘吁吁，摇头叹息：“小泽，这地方实在可怕至极！白天有疯婆子，晚上还有鬼。我们还是早些走吧！”

曲泽赶紧拉住他：“我也想走。但今日阴云密布，就怕要下雪，你怎敢去爬山路？你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和夫人交代？”

夏乾一怔，垂下头去。安全是一回事，把曲泽丢在这里自己跑路，又非大丈夫所为；但有些事应该早和曲泽讲清楚。

“我本也想等雪停了就走。但这山路太险，我们又不急着赶路。如今出了事官府又不能派人来，在这儿逗留几日把事情弄清楚也好。”曲泽赶紧劝他。

“可我弄不清楚，”夏乾苦笑，“你能弄清楚？”

“我……”曲泽摇摇头，她自己只懂得一点简单的医术，其他的帮不上什么忙。

二人沉默了一会儿，夏乾突然看向她的脚伤，关切问道：“你的脚伤好些了吗？”

曲泽心中警铃大作，这句关心未免来得迟了一些。她认识夏乾几年，知道他是有事相求。

“好了是好了，”曲泽小心地斟酌言辞，“你要做什么？坑蒙拐骗之事我可不做。”

“今夜可有空？”夏乾温和地笑笑。

曲泽瞪大双眼：“杀人放火的事我做不来。”

夏乾伸手指了指远处。

曲泽看了一眼他手指的方位，顿时眼前一黑。那是哑儿的棺材。

“等到半夜咱再撬开，我估计一个人搬不动盖子……”夏乾摸了摸头，求助地看向曲泽。

曲泽叹了口气，却点了点头。

深夜，夏乾悄悄掩了门出来，手里拿着工具。天空布满乌云，似是又要下起雪来。他快步走到石棺那里等着曲泽。良久，曲泽才慢慢从屋里出来。她是估摸着夏乾先到才来的，她自己不敢早到，不敢独自一人在棺材前面等着。

“夏、夏公子……”曲泽的声音微微颤抖。

为了这种事把她叫出来，夏乾确实过意不去。对女孩子，说两句好话总是没错的。他赶紧夸赞道：“村中这么多人，我只信得过你。你能看清四周吗？”

他知道曲泽夜晚视力不佳。曲泽叹气，有些埋怨：“仅你一人无法抬起棺材板，非要我来。我看不清也好，总比看见鬼怪要好得多！”

夜风呜咽，灯影摇晃不止。夜晚诡异，夏乾欲早早弄完回屋去，便安慰曲泽几句，劝她快快行动：“你也知道，开棺是对逝者的大不敬。但昨晚我看到的人影，不，鬼影，太像哑儿了……就在那里。”夏乾伸手一指远方，曲泽却是不敢抬头。

“我一定要确认她究竟还在不在棺材里。”夏乾毫无畏惧，扬起灯笼，晃了几下。灯笼异常明亮，不知加了多少灯油进去，为了让曲泽看清楚一些。

“她若是不在呢？”

“小泽，事发当日哑儿确实是死了？会不会活过来？”

“确实是死了，瞳孔都散了。”曲泽怨道，“你怎知世上没有鬼魂？你自己难道不害怕？”

夏乾只是一愣。他心里也是害怕的，想了片刻才道：“我母亲信佛，但我不知我信何物。若是换作易厢泉……他说过，人有渴望改变东西，因此要利用现有规律，虽是顺应天时却非一味遵循，这才是生存之道。有些事件光怪陆离令人难以相信，最终却可以得到解释。如果易厢泉在，他一定不会害怕的。”

曲泽赶紧点点头：“这些话确实像是他说的。我就想象易公子也在边上站着，我心里就不这么害怕了。”

夏乾放下提灯，端住棺材的一边，开始撬开钉子。钉子散落一地。曲泽也在另一边撬钉子。片刻之后，棺材板可以挪动了。

夏乾扶住棺材的一端，说道：“我扶好了，你也扶住盖子。”

曲泽依言扶住棺材板，手依旧发抖。乌云被风吹散，刹那间，月光皎皎，雪地一片纯白。

白色的棺材似是由上好的木材打磨而成，很是平滑。夏乾抚摸上去，觉得冰冷彻骨，如同抚摸在冰雪之上。天气原本寒冷，如今哑儿躺在棺材中两日，尸身定然是不会腐烂的。

前提是她真的死了——

夏乾摸索到棺材缝隙，准备发力，抬头对曲泽道：“我喊号子，一起抬。”

若是易厢泉在场，定然要责备夏乾了。曲泽一个女孩子，又凭什么要与夏乾一同干这种事？舍命陪傻瓜。

曲泽脸色苍白，双唇毫无血色。她微微一怔，迅速低下头去。夏乾只是抬起明亮双眸，笑着问了几句：“你害怕？有我呢。有我在你永远都不用害怕。”

夏乾本是无心之言，曲泽却真的将头抬起，怔怔地看着他，好像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夏乾没有注意她的表情，只是手上吃住力，集中精神道：“准备——”

他数了三声。棺材板不重，两人一起发力，盖子就被抬起，之后将盖子稳稳放在地上。

曲泽退后几步，没敢看。夏乾下意识地捂住鼻子，赶紧看了一眼棺材。

哑儿血肉模糊地躺在那里，与遇害时无异。再细看，哑儿身上穿着那件蓝白色的外衫，好像正是那日水云在棺材前披着的那件，花色相同，染着鲜血。

夏乾感到一阵晕眩，向后退了一步扶住脑袋，呼哧呼哧喘着气。曲泽一直不敢上前，见夏乾面色不佳，遂急忙问道：“情况有异？”

夏乾脸色苍白，憋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话：“哑儿还是遇害时的样子。可这才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昨日里在屋子阴影处看到的

是‘谁’……不、不是，我昨日夜里看到的是‘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哑儿她在棺材里，她穿着的那罩衫也在棺材里……”

曲泽听到夏乾只言片语也大致了解了，她还是不敢上前去看。

“哑儿下葬那日，棺材就封死了？”

“我……我记得封死了。”曲泽声音发颤。

夏乾摇了摇脑袋，不，不能这么想，这样会陷进一个圈中，若非鬼神论，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夏乾沉默良久，才低声自言道：“若是易厢泉在，他一定什么都知道了，他一定……”

夏乾觉得冷，脑子又乱，只是轻声叹气。

“现下怎么办？”曲泽低声问道。

夏乾没有回答。既然易厢泉不在，也只能振作精神靠自己了。他鼓起勇气注视着哑儿的尸身。

也许是下葬当日大家不知如何处理，哑儿的尸体并没有被擦洗。还是同遇害那日一样，她脖子上有撕裂的伤口，手臂脱臼，似被踩过。表情看不出是喜是忧，尸身变软了，没有腐烂。夏乾不懂验尸，什么都看不出来。他只是诧异，若是真的有人蓄意谋害，究竟什么人会做这种事？

掰指头数一数，整个吴村不过就这么几个人而已。

夏乾闭起眼，想起当日的情景。厨房门窗紧闭，烟囱极小，厨房可以通到卧房，而卧房的门都从内部闩住；哑儿在厨房熬着肉汤，木须在她旁边；古屋附近只有哑儿与木须的脚印。

这么想来，似乎只有一个答案。

“也许凤九娘说得没错，木须它……”夏乾咬了咬嘴唇，没往后说下去。

曲泽吓得脸色发白。夏乾安抚她几句，重重叹了一口气，希望一切都能解决，自己也可以出村。但是仅凭他和曲泽二人，这实在是太过困难了，如果易厢泉在……

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接连几日的阴云似乎要散去了，月明星稀，宿州码头又迎来了一艘大船。这船是今夜的最后一班了，疲惫的旅人匆忙从船上下来寻找住宿的地方。附近的客栈已经满了，旅人排队等着马车，希望把他们拉到更远的地方去落脚。

陈天眼在码头蹲了一天，只卖了几个符。他不放过这次做生意的机会，拿着他的符对旅人吆喝起相山闹鬼的故事。这拨旅人有些疲惫，只求落脚，不求过山，有人白了他一眼：“我们排队呢，不要碍事，不要招摇撞骗啦！”

陈天眼啐了一口：“穷鬼就别买！那天一个青衫富贵小哥一口气买了二十个！不买符，明日进山遇到鬼怪可不要怪我！”

一只小白猫走到了陈天眼脚下，叫了一声。这只小白猫的眼睛一黄一蓝，很是漂亮。

陈天眼愣了一下，不知哪里来的白猫，想轰走它。但是却听咣当一声，一个凳子落在了白猫旁边。陈天眼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身着白衣白帽白围巾的年轻人慢慢地坐在了凳子上。他长相清秀，笑着朝陈天眼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白猫见状，攀上了年轻人的肩膀。

陈天眼愣住了：“你这是——”

白衣人看着他的眼睛，认真问道：“你所说的那位青衫富贵小哥，身上是不是还带着一把弓箭，腰间别了一根孔雀毛？”

陈天眼没敢承认，他有点心虚。那天那位戴着孔雀毛的青衫小哥一看就是傻财主，自己靠故事骗他高价买了二十个符。如今估摸着叫人来追债了，眼前这个白衣小哥看起来不太容易被糊弄。

不用他回答，白衣年轻人在他脸上读到了答案，笑了笑：“放心。我只是打探他下落，你不用退钱。”

陈天眼松了一口气：“你们认识？唉，山里的路不好走，他偏要进山去。我、我这符也不知道能不能保佑他……”

白衣人眉头皱了一下。他转过头去看了一眼黑夜中的相山，显得阴森诡异。待他转回头，突然看向陈天眼，目光却很是犀利。

“他什么时候进山的？”

“四天前？五天前？我不记得了。”

“具体时辰？”

“下午。”

“下雪了吗？”

“好像快要下雪了……”

“他和谁进山的？”

“车、车夫。”

“车夫估计都是本地人。既然你终日在此地，必定对车夫很熟悉。如今车

夫在哪儿？他回来了吗？这里有十几辆驴车，你指给我看。”

白衣年轻人坐在那里不停地提问，语气虽然温和，却不知道为何问得陈天眼心里发毛。陈天眼定了定神，抬头向四周看了一圈，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那辆破车。

“就是那辆。”

此时车夫正坐在车上打盹儿。

白衣年轻人起身谢过，付两文钱买了一个符。放在手里玩儿似的转了转，慢慢向车夫走去了。

此时月圆星动，夜空中浮云变幻，吴村地面上的雪也渐渐化掉了。夏乾和曲泽站在松树下的棺材两侧，都冻得发抖。

曲泽痴愣了片刻，低声问道：“你方才说木须伤人？它太小，根本不可能弄出这种致命伤。”

夏乾转头看着她：“那还能怎么解释？”

曲泽又缄默不语。夏乾哀叹一声，转身看向古屋，脑中灵光一现。

“古屋旁边是有茅厕的，”他缓慢地向古屋走去，眼眸微亮，“如果古屋有暗门……一切都可以解释了。”

“夏公子，回去吧！”曲泽有些害怕。

“咱们去古屋一趟。事发之时，厨房连通卧房，门却统统从内部闩住。倘若有密道呢？一定有，绝对有！有人从厨房逃进卧房，闩门，再从密道逃出去了……”

夏乾喃喃自语，絮絮叨叨，总觉得自己说得颇有道理。二人拉过棺材板费力盖上。阴影遮住哑儿俊俏的脸庞，仿佛一块白玉堕入黑暗里。待到下葬之后就化为尘土，遭到蛆虫与蚂蚁的啃噬。

看着哑儿的脸，夏乾眉头皱了起来。他沉默一下，思索片刻对曲泽道："后日我便离开，但离开之前……"

曲泽一惊："如何离开？"

"只能爬山。"夏乾看了看她，犹豫一下，还是问了自己想问的话，"小泽，是不是我娘让你跟来的？"

曲泽闻言，点了点头，又道："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你若爬山走了，我该怎么办？"

夏乾生怕她接下来说一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赶紧补充道："我只是待烦了而已，你再等几日，待吊桥修好后上京来找我……等等，别来京城，回庸城吧。"

曲泽有些愤怒："为何不能一起走？"

夏乾赶紧说道："我……我还有事呢。吴村耽误我太多时日，也不知何时能到汴京。你又不急，山路凶险，等到村人回来你再走不迟，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曲泽揪起他腰间的孔雀毛，生气道："你还记不记得你怎么捡到的这根孔雀毛？"

夏乾看了看它，没有说话。

"你十岁那年去洛阳进山玩耍，跌落山崖，骨头摔断了，躺了一天都没人

救你。你忘了？”

“我没忘。”夏乾看了看孔雀毛，“我躺了一天，呼救了一天。直到天上飞来一只孔雀，掉下了一根羽毛，接着……”

“接着易公子就出现了，救了你。”曲泽摇头，“你要知道，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能有人来救你！”

夜风很凉。孔雀毛在灯笼的照射下泛着光亮，像一面色彩斑斓的古怪的镜子。镜子里有庸城的树和庸城的水，还有夏老爷和夫人的脸。夏乾看着孔雀毛沉默了片刻，把它别回了腰间：“我知道了，我不爬山了。”

曲泽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但这件事还是要查清楚的，我初到吴村那日恰逢山中大雪，若不是哑儿到山神庙中接我进村，我恐怕会在庙中冻死。村人说官府不查，但我们还是应当试试。如今倒不如去古屋看看，究竟有无与卧房相连的暗门。我就不信那鬼魅今日还能现形。”

夏乾不去爬山就已经很好了。曲泽没说什么，只是有点害怕，但是她也只是默默跟着夏乾向屋子走去，没有反对什么。

村里的房子建得七零八落，房与房之间相距甚远。古屋卧在村子的角落里，周围无灯。从窗户往里看只觉得黑漆漆的，因为长久无人居住而显得死气沉沉。夏乾提灯笼走了过去，觉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嘴上说着不畏鬼怪，他却还是往阴影处看了一眼，幸好再也没见到鬼影。

古屋在那日被打开后就没有再闩上，夏乾吱呀一声推开房门，木板扭曲的声音在黑夜里格外清晰，如同人的叹息。一股霉味扑面而来，这是腐败陈旧的味道。

夏乾故作镇定地对曲泽一笑：“你看看，这里哪有什么——”

一阵轻微啜泣声传来。

夏乾的笑容立刻僵了，腿都动不了，全身僵硬。他很想逃，却吓得动都不敢动。

曲泽刚刚迈进一条腿，听得此声瞬间瞪大双眼惊恐地跳出门外：“你听见了吗！”

夏乾赶紧四处张望一下，手中还提着灯笼。灯影摇晃，发出凄惨的白光，使得影子映在灰色墙壁之上不住晃动。

“谁？”夏乾大吼一声，想给自己壮胆。然而声音却在黑暗的空屋子回响，似有几人同时在问。

“究竟是什么——”夏乾继续大声问着，本想问“究竟是什么“人”，而这“人”字竟没有说出口。

回响过后，一片死寂。

“夏公子，快走吧！”曲泽快哭了，她也从未碰到过这种场景。

门外院子被月光照得发亮，夏乾觉得自己是一条潜入深海却又不能呼吸的鱼，似是被什么掐住了咽喉，想本能地往门外亮处逃开。

曲泽见他想出来，便扭头也要跑。

“先别动。”夏乾猛然说了这句，努力地保持镇静。若换作几年前，夏乾见了鬼怪，早就逃得没影，但此刻他不想走。夏乾犹豫了一下，猛地提起灯笼转身回了古屋。

“小泽，你可知，”夏乾微微回头，用一种他自己也琢磨不透的语气，“若是易厢泉在此，他定然会进去。”

“那是易公子！”

“我还是夏公子呢。就算是有鬼又怎样？它有什么通天本事，谁又规定那凡人要怕鬼怪？小泽，你……你要是害怕，站在门口就好，不要进去了，也看着点我身后。”

夏乾看似胆大，但此言一出，立刻暴露了自己心中的胆怯之意。他双手微颤，将手中的灯笼放在了门口，古屋瞬间亮堂了一些，可以很清楚地看清屋内的陈设。靠近角落的乌木柜子，雕花衣架子，连着地面的床，深青色的帘子……这些都已经不是本朝之物了。

既然要打定主意找“暗门”，就必定要伸手敲击摸索。夏乾咽了口吐沫，用手一寸寸地摸着墙面，丝毫不敢怠慢。

墙壁粗糙冰冷，又泛着土腥味。夏乾汗如雨下，好像闻到茅厕的臭气、哑儿身上的血腥味、屋子潮湿的气味和尘土的味道。也许都是心理作用，但他脑中仍然闪过无数混乱的念头。

墙壁变湿了，夏乾心里陡然一凉，细细思索这才知道是自己手心出汗的缘故，不由得舒了一口气。

他突然停了。

是画。墙上有两幅画，夏乾白日里来时只记得有画，却不记得画中是何物。他回头提起灯笼照去，左侧的并非画作，而是书法卷轴，无落款，无拓印；右边才是真画。这书法和画作挂在一起虽然得体，但陈设总讲究对称美，这两幅作品却是不对称的——两幅作品长短不一。书法卷轴

长些，画作略短。

左侧书法卷轴上面不过是首普通诗歌，字迹苍劲有力。夏乾看着这字眼熟，好像同吴白书房悬挂之作出自同一人之手。目光再移，两幅作品的纸张颜色明显不同，做工也不同，分明不是一个年代的产物。

书法更新，画卷更老。夏乾眯眼，退后几步拿起灯笼。画卷被灯笼照亮了，待他看清画中之物，微微一愣。

画上是一个姑娘。

夏乾有钱闲得无处花时也会买点字画挂在书房。明明不懂画，非要胡乱买来附庸风雅，故而被坑骗银钱数次，倒也长了记性，后来渐渐变得识货了。

此画技术精湛，一看就是极好的画师所作。画中的女子正在伏案酣睡，身着青色华服，双袖掩住小口，芙蓉如面、细柳如眉。她似是活在画中的仙人，着实是美得不可方物。

再一细看，这画似乎没画完。

人是画得差不多了，但是背景却没完成。看那姑娘的衣着也不像是本朝人。她长得也不似唐时女子一般富态丰腴，手腕上似乎还有镯子，夏乾看得痴迷，一时竟然忘记了恐惧，远处却传来曲泽的声音。

“夏公子！你怎么了？在看什么？”

夏乾这才回头，赫然想起自己还在这闹鬼的黑屋里，这才惊觉，匆忙将眼神从画上挪开，掀起画卷的一角去触摸画后面的墙面。

戏文中说过，这机关要掩住，定然要靠字画遮蔽。夏乾开始慢慢摸索。

“夏公子，我看我们还是明日再来……”曲泽劝着。

“你若是害怕，就独自先回去。”夏乾不死心，仍然慢慢摸索着。摸着摸着，他就摸到了墙上的一条缝隙。他心里激动，喊道：“找到了！就是这里，这肯定是暗门，只是找不到机关打开它。”

曲泽惊道：“此门通向外面？”

夏乾惊喜交加。遇到暗门往往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暗门开启后直接通向屋外，第二种是暗门通向另一间隐藏的屋子。这道缝隙在墙面上，墙面很薄，墙面的另一侧没有任何建筑，必定是通向屋外了。

曲泽只是喃喃：“这么说，这么说……”

她的两句“这么说”倒是给夏乾泼了一盆冷水。

二人突然觉得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来自于这间古屋和鬼怪，而是清楚一个道理后的恐惧。如果真如不久前所说，厨房连通卧房，卧房有密道——那歹人行凶之后就能由此逃出户外。但因为地势险要，这个人不能出村子。如此，这凶恶之人定然还在村子里。

村中有歹人。曲泽想到这点，脸色煞白。夏乾心中也很是不安。他们都清楚，人比鬼魅更吓人。他看了看曲泽，决定先回屋子去，不论发生什么，一切等到明日早晨再说。

二人走得很急，待走到村子中央，夏乾却停下道：“小泽，你去叫他们出来。”

换作他人，定要问夏乾此举为何，而曲泽却是明白人。她只是犹豫一下：“村中有歹人，自哑儿遇害时就有的；而大家都没见过，定然是歹人躲起来不想惹事，又何必把大家召集？”

“安全起见。那歹人来路不明，你怎知他没有害人之心？大家不可再分散入睡了，厅堂很大，都去那里。”

曲泽跑开了。须臾，众人聚集厅堂，桌上只点着一盏油灯。

黑黑与吴白在地上铺上被子，水云已然昏昏睡去。凤九娘却是坐在椅子上裹着厚衣服，不知在想什么。

夏乾看着凤九娘，她双眼不知在看什么。她的皮肤本就白净，眼下看更如硬纸一般生硬、冷漠。夏乾能在她那张看似温婉的脸上读出这两个词，却再难以看出其他的东西。

这个妇人之心不可知。

就在此刻，凤九娘的目光如同刀子一般射向夏乾的脸，害他只得将目光移开。

夏乾与吴白在厅堂一端而众女子在另一端，以帐隔开，皆是和衣而卧。夏乾迷迷糊糊地躺到地铺上，奈何身子被地板硌得生疼，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便对吴白悄声问道：“木须如何了？”

吴白一听木须，声音顿时压低几分，睡意也消去了：“好着呢，命硬得很。”

这小书呆子平日里说话酸溜溜，只有提起木须才高兴得像个孩子。夏乾挺喜欢他这样，便低声问道：“你喜爱动物？”

吴白颔首，喜上眉梢：“喜欢。平日里看书也不出门，也喜欢养鸟。”

“你可有信鸽？”

吴白摇头：“你要送信？鸽子跟着叔叔他们进了山，我这里没有。你要送

去汴京？”

夏乾翻个身：“汴京和家里，还有我的一位朋友。虽然我也不知他此刻到了何处。”

黑黑也没有睡着。她隔着帘子问道：“你那穿白衣服的朋友？出门还带一只猫……有些奇怪。”

夏乾点头：“你们可听说过‘有怪人则无怪事’？”

“这又是如何一说？”

“如何一说……”夏乾眼皮打架了，微微闭上双眼，“若是他在，你们村子这点事，不用几日也就解决了。他人怪，但是怪事到他手里，那就不是怪事了。更何况……虽然很多人说他怪，我却不觉得，只觉得他是我认识的最有趣、最独一无二的人。”

吴白哼道：“他真有这么厉害？”

夏乾困极，几乎是呓语：“真的很厉害，我真希望他此刻从天而降来解决这些麻烦事。你看你们村子这些事，哑儿的死、奇怪的伤口、鬼魅蓝白衣裳、五个兄弟、古屋，还有画……”

夏乾话到此，却突然想起什么：“……所有人都震惊于画中女子的美貌。她闭着双眼趴在床榻上，睫毛长而密，生得极好看。衣着华贵，手腕上还戴着金色的镯子。然而这幅画却是没有画完的，有大部分空白，而且下部皆被损毁……”

夏乾想到此几乎是噌地一下坐起，两眼发直，浑身冒冷汗。

他一跃而起，跑到桌案边拿起画卷。

吴白也跟着跑来，惊讶道：“这画是你从古屋里带回来的？我儿时跟司徒爷爷进去过，多少年过去，我却对此画印象极深。女子这么好看，真像个画中仙人。”

夏乾将画徐徐展开，颤抖道：“吴白，你说，那五兄弟的故事……”

吴白一愣：“你这么说还真是——”

“你们在干什么？天哪！谁让你把这画带出来的？”凤九娘一掀帷帐，见夏乾手中持画，瞪大眼睛厉声问道。

夏乾一见凤九娘，更加不客气了：“带出来又怎样？”

凤九娘冷哼：“你倒是胆子大。那屋子鬼气森森，小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找上你。”

凤九娘这几日对自己说话突然客气不少，夏乾也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理会她。他翻过画来，拿起油灯看那画卷背后的污渍。

曲泽、黑黑也拉开帷帐过来，还裹了厚衣服。黑黑见那污渍，瞪大眼睛：“这污渍是何时留上去的？”

夏乾抬眼道：“不知道，也不知是什么污渍。”

黑黑洗衣时最擅长分辨污渍，上前细细看着，良久才道：“我不知是不是看错，只觉得似是……”

“似是什么？”夏乾皱眉，狐疑地看着她。

“血。”黑黑轻咬嘴唇。

“呵，真是有意思，”凤九娘在一旁干笑几声，随即换上冷酷之情，“你们

闹够了没有？见了鬼都不老实，弄这些脏东西来！”

夏乾问道：“五兄弟的故事里提及的姑娘画像，是不是这个？”

凤九娘一阵错愕，黑黑、曲泽也掩饰不住惊愕的神色。

吴白奇怪道：“你们均是今日才见此画？难道只有我与司徒爷爷之前见过？”

凤九娘听他提及司徒，便怪里怪气道：“也就只有你与他们相熟了，都是一副穷酸样子。”

此话夏乾听得刺耳，不等吴白恼怒，自己抢先冷眉道：“你不是他家儿媳？你自己不是穷酸样子？”

夏乾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暗语伤人。他话一出口，曲泽立即拉住他的袖子，意在制止。

凤九娘闻言微微一愣，开始气得发颤。

远处传来水云轻微的鼾声，黑黑急忙拉住凤九娘低声道：“水云睡着了，有事明日再说，夏公子也累了，大家去睡吧。”说罢给吴白使个眼色，然后拉了凤九娘下去，又吹熄了灯火。

夏乾一向口无遮拦，指责凤九娘只觉得心里痛快。而远处帷帐那头却传来凤九娘低沉的咒骂与哭声。夏乾心烦地翻个身，心想凤九娘这种直肠子，居然不当面回骂自己。

吴白用被子捂住耳朵，不久便沉沉睡去。

夏乾睡不着，地板又硬又冷。入了村子以来，他就没睡过踏实觉。自己一个人带着这么多银两来到古怪的村子，不过几天便有两人死去，他怎

么可能安然入睡。

桌上的画仿佛有魔性一般召唤着他。夏乾悄悄爬起，拿起画卷，推开木门欲出去借着月光再仔细看看。画卷古旧，颜色异常浅淡。画面上的血迹只是很小的一块，沾在画面边缘。再翻过来看那女子，真是美丽得仿佛要把人的魂魄勾去。她的衣着、簪子、首饰，皆为精巧名贵之物。

细看镯子，款式格外奇怪，厚厚的镯子上又挂着长链子。也许古时流行这种东西。

夏乾觉得心中的谜团越来越多，心烦到极点，远听屋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已入睡。 他轻手轻脚地回去，将画扔到桌子上，心里也不知道怎么办。在一片朦胧中，他似乎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真有歹人从卧房的暗门中逃脱，哑儿遇害那日古屋四周为何没有脚印？

他皱着眉头，实在想不明白，折腾一会儿，慢慢也睡着了。

窗外风起雪落。

远处的山里传出响声，不知是风声还是狼的哀鸣。风吹打在窗户上，似呜咽之声。这种声音惊醒了曲泽，她从被子里探出头来。只见窗外的大树恣意地伸展着枝干，轻轻摇曳，灰色的影子也被清晰地投射在窗户纸上，像诡异的画。

水云在打鼾，另一边则传来了黑黑与凤九娘均匀的呼吸声。也许是天气过于寒冷之故，曲泽想去茅厕了。她不敢一人行动，推了推水云，水云却是沉睡不醒。小姑娘一向睡得沉，是很难叫醒的。她想叫夏乾，但是这个念头很快打消了。

茅厕就在这厅堂外几步之处。曲泽咬了咬牙，决定自己去，又不是个孩

子，去茅厕不用叫人陪。她轻轻起身披上外衣，又燃起一盏油灯。她夜视力不佳，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出门。

门外一片灿烂雪景。曲泽呼吸着雪后寒冷而清新的空气，最后一丝紧张之心也被抚平。她提灯小步上前，进了茅厕；不到片刻便出来了，打算回房。

她一手提灯，一手扶着老树，竟然碰到了树上伸展出的几枝花来。梅花开于腊月，眼下还未到时节。今年气候异常，运河早早冻上，这山头也是降雪不停，梅花竟然早早地吐苞了。

曲泽喜梅，虽然视力不佳，夜半出行碰触到梅花也算是缘分。她提灯而照，这才看清几分。是白梅，只结了花苞，并未盛开。若不细看，还以为是洁白的大团雪花。曲泽将鼻子凑上去闻了闻，虽未开放，却散发着淡香。她此刻本应感到欢喜，然而一种孤独的寒意从脚底开始缓慢地蔓延到她全身。

她想起了傅上星。年年花相似，赏花之人却不在了。那是她唯一的亲人，为何一下子就没了？真的是殉情而死吗？她今后还能依靠谁呢？

她抬手抚摸脖颈间的玉，玉上刻着一朵小小的梅花。这是她生来就戴着的，应该是亲生父母所留。

曲泽生于战场，是弃儿，自幼跟着傅上星讨生活。二人亲如兄妹，从北方一路向南看病问诊，直至庸城算是安定了下来，本以为以后可以过些好日子……

曲泽愣愣地看着花，这才发觉自己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傅上星将她托付给了夏家，可是夏家究竟是不是她的归宿，夏乾会不会好好对待自己？曲泽擦了擦眼泪，如今想什么都没用，还不如好好活下去，苦命之

人总不能一直命苦。

就在她转身回屋的那一刻，远处的房子里似乎发着光亮。曲泽眯着眼，有些怀疑自己的双眼。除了厅堂，村内怎会有人？是不是黑黑她们忘记了熄灯？

曲泽上前，想一看究竟。在她距离屋子几步之遥之时才勉强看清楚一点点，发出光亮的屋子是古屋的侧边厨房。

她浑身僵硬。

古屋的厨房的确是亮着灯，很微弱，烟囱冒出了屡屡白烟。细细听去，里面似是有轻微的响动。

曲泽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她看错了吗？所有人都应该在厅堂！

就在此时，一道清晰的影子出现在了窗户纸上，如同树影映在窗户纸上一样。这是女人的影子，女人挽着发，穿着裙，手中端着碗。曲泽脑袋中一片空白——这身影瘦长，很像哑儿！

不远处，哑儿的白色棺材还摆在树旁，发着寒光。曲泽虽然只能看清大致轮廓，但她确定棺材依然好好地放在那里。

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动了动僵硬的脚，跌跌撞撞地跑回厅堂！

然而她的脚太过寒冷，有些发麻。前几日的冻伤让她行动不便，虽然好了一些，如今在雪地里站了太久——曲泽一个不注意，咣当一声跌倒在地。她忍痛爬起来，却发现手中的灯落地熄灭了。

周围陷入了令人窒息的黑暗，曲泽惊恐极了。她什么都看不见，厨房的灯突然熄灭了。

一阵脚步声从古屋传来。曲泽急得眼泪都要下来了，忙喊："夏公子，救——"

那个"命"字还未吐出，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曲泽的手臂。她挣扎几下，就被捂住口鼻拖走了。

厅堂内，夏乾躺在地铺上睡得正香。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四章 夏乾突遭恶人袭

夏乾一早就被人推醒，睁眼，就是黑黑满是焦急的脸。

"夏公子，你看到曲泽姑娘了吗？"

夏乾还是半梦未醒的状态，揉揉脑袋："没有，为何这么问？"

凤九娘闻言，冷哼一声，上前瞅了瞅夏乾，指了指里屋："人没了。"

"人……没了？"夏乾瞪大眼睛，念了这句话两遍，觉得有些可笑，"什么叫人没了？"

黑黑面色苍白："昨夜曲姑娘明明睡在水云旁边，今晨起来，就——"

夏乾一个挺身站起，似乎并未理解她们的话。

"曲泽失踪了？"

"似乎是，"黑黑面露难色，"吴白和水云还在外面找。一个大活人，怎么

就没了……”

夏乾闻言，当头一棒。曲泽丢了，自己居然能让她丢了。

“她是不是爬山去了汴京？”

凤九娘闻言冷笑一下：“怎么可能？汴京的山路根本没法儿走，那是峭壁。你这样的富贵公子哥都爬不得，何况她一个姑娘？”

夏乾蒙了：“那她是出了村子吗？”

黑黑摇头：“怎么可能出村。村子是什么地形，夏公子并非不清楚。山崖很宽，没有吊桥，她是出不去的；若要出去，除非直接爬那峭壁。”

“那她就还在村子里，”夏乾算是理智了几分，“不可能出村，就在村子里，你们一定是没找到。”

黑黑与凤九娘皆是沉默不语。

夏乾起身跑了出去。窗外一片雪景，地上也覆盖了薄薄一层。昨夜没有下雪，原本的地面积雪蒸发了一些，故而变薄了。积雪在阳光照耀下发出光芒，白得刺目，花得耀眼。

吴白和水云站在不远处的地方，两人说着什么。

夏乾几人连忙跑过去，却听吴白喊道：“不要踩坏了脚印，绕过来——”

三人闻言，绕了远道过去。只见吴白与水云站在一旁，面带愁色。

“水云，你真的不知道曲泽去哪儿了？”

水云有些尴尬：“我睡觉沉，真的不知道。”

吴白看了看他姐姐，又看了看地上，低声道："不知怎么跟你们讲……"

凤九娘没好气："让你出来找人，你怎么在这儿站着——"

夏乾伸出手，打断了她的话，自己则弯下腰来。地上可见清晰的脚印。

夏乾幼时常与父亲去洛阳拜访邵雍，就在那时认识了年少的易厢泉。毕竟是孩童，碰上冬日下雪，二人总爱堆雪球打闹。易厢泉小时候很爱故作成熟，看夏乾玩儿得开心，自己也想加入。但打闹几下又觉得不妥，思来想去就换了一种玩法。

二人商量了一个特殊的游戏，辨别脚印。

高矮不同，脚底大小不同，男人女人不同——脚印能看出许多问题。什么人来过，什么时候来过，是跑还是走。

然而此时，夏乾看清了地上的脚印，却是心里咯噔一下。

脚印有两种，有一种是曲泽的。这印子浅而小，从厅堂延伸出来，似乎走路有点拖拉，她脚上的冻伤尚未痊愈。脚印清晰，是昨夜所留，似乎先是去了茅厕，之后拐到了一旁。

夏乾视力极佳，能看出来远处脚印走向。它走向了几只白色梅花，曲泽昨夜显然是提灯看了梅花的。这些都不是重点。她看过梅花之后，没有回房，而是来到夏乾与吴白一行人脚下之处。脚印异常凌乱，但看了之后不免让人触目惊心。

两人的脚印，重重叠叠地踩着，还有倒地、挣扎、拖拽的痕迹。

除了曲泽，这里昨夜还有别人。夏乾有些吃惊，心中生出了害怕之感。

黑黑与凤九娘皆是吸了一口凉气，而水云与吴白脸色更加难看。另一只

脚印也很小很浅，走路却不拖拉。裙摆很长，似是坠地了。正是这裙子拖痕，导致这脚印模糊不清。

他蹲下去细看，却被水云的声音打断：“我……我与吴白刚才去看了……”

凤九娘挑眉：“看了什么？”

夏乾沉声道：“从脚印看，这里昨夜有两人：一个是曲泽，另一个是个女人。曲泽的脚印到了这里就消失了。”

黑黑瞪大眼睛：“消失了？她……她在这里消失了？”

“不，曲泽摔倒在地，之后被人拖着走了一段，然后晕厥了，被抱起，”夏乾紧跟着脚印向前跑去，“抱到了一边去——”

话音未落，他的喉咙哽住了。这个“女人”的脚印延伸的方向不对头，“女人”似乎走了两条路，一条是通向了古屋，另一条则通向了哑儿的棺材。

夏乾的脑袋一片空白。他看看众人，又看看脚印，似乎明白了什么，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到棺材前面，双手扶住了棺材板。

凤九娘见状，喊道：“你要做什么？”

白色的棺材是一如既往地冰冷，上面覆盖了一层霜雪，完好无损。夏乾转头对众人说：“搭把手，我要开棺。”

“这岂能是你一个外人说开就开的！”凤九娘怒道。

夏乾压根没有理她，扭头对水云道：“你说，开不开？”他知道，开棺这事就属水云最有话语权。

水云思考一下，二话不说，上前挪动了棺材。吴白见状，赶紧上前帮忙。因为棺材被开启过，钉子被取下，故而三人不到片刻就开启棺材，将盖子挪开了。

余下几人下意识地别过脸去，而夏乾却震惊地看着棺材里面——只有哑儿的尸首。

凤九娘忍不住看了一眼，怒斥道：“你满意了？关上！”

夏乾像是被人狠狠扇了几个耳光。他的推断错了，那曲泽去了哪里？傅上星不在了，曲泽也丢了，夏乾从未像现在这般难过。

棺材的盖子被再度合上。吴白拉了拉夏乾的袖子，低声道：“还有一趟脚印通向古屋……”

夏乾回过神来，立即与其他人同时前往古屋。搜索一番却一无所获，今日一整天，他们都在村子中寻找曲泽的身影，然而皆是徒劳。

“我明日就走，去县城找官府派人来搜，”夏乾面色苍白，局促不安，“掘地三尺也要找到她。”

凤九娘闻言，微微一僵。

夜幕四合。群山似兽，在暮色里静卧着，守着这个孤独的村子。一日的搜索无果，此刻大家集聚厅堂，才算是要吃今日的第一顿饭。

望着暗色群山，夏乾的心也是一片阴霾。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安全攀登出山，而此时曲泽定然是凶多吉少，只得搬救兵来搜索，越快越好。吃完饭，收拾行李，明天爬山，之后就去衙门报官。

凤九娘却一反常态，她见夏乾要走，竟然挽留数次，还提议与他办个小

型家宴作为款待。夏乾推托不掉，于是晚饭又丰盛了些。然而在开饭之前，又陡增变数。

吴白将木须带来了，看看它能不能进食。它被裹得像个球，那是夏乾和吴白一起裹的。木须用它黄褐色的眼睛看看四周，又看看夏乾。一人一兽四目相对，四目内皆是彼此的影子。

木须安然地眨巴眼睛，像只乖巧的小狗。夏乾微微一笑，抚了抚它的头。

“这畜生还不死？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要在这儿继续祸害人？”凤九娘红着眼睛，语气不善，格外像个泼妇。

吴白闻言反驳：“这事显然跟木须没有关系。村中有歹人潜伏，你又何必给它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凤九娘恶狠狠地笑道：“事到如今，你还帮着畜生说话？你问问他们——问问黑黑就知道！村民长年狩猎身上有伤，猛兽咬伤也极为常见，她包扎过。你们都看见了哑儿身上的伤口——”

夏乾抬眼问了黑黑：“你所见伤口，真的是猛兽咬伤？”

黑黑迟疑道：“有点像又有点不像，我非郎中，怎可轻易判断，即便是曲泽姑娘也看不出端倪。要是野兽咬成那样，为何、为何不直接吃下去……”黑黑的声音越来越小，水云忍受不了这种谈话。她本性活泼，自哑儿死去以后变得寡言很多，眼下又怎能容忍他人议论自己姐姐的死相？

而凤九娘却是尖声尖气：“伤口不一样？你可知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木须是幼仔，它咬伤哑儿，却吃不下去！你们看见木须身上的伤痕，也看到

它嘴里的血迹。呵，还在自欺欺人？哑儿带畜生去厨房炖汤，畜生闻见肉香野性大发，伤了哑儿。哑儿反抗，畜生也奄奄一息。而她的脖子被咬伤，流血过多，却因聋哑而无法呼救，于是——”

水云听不下去，一言不发地跑掉了，黑黑急忙跟上去。凤九娘见众人不说话，便伸出手来，狞笑一下：“这种畜生把它丢出去就好了！”

吴白只觉得双手一空，木须已被凤九娘拎了起来，再听得咣当一声响，木须被狠狠地摔在门外坚硬的石头上！

木须如同一团肉一样地被丢在石板上，“噗”一声闷响砸出一片血迹，它抽搐着从尖利的石头上滑落到地面，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身上包扎的白布瞬间就被血染得通红。

吴白吓傻了，随即一下扑过去！

木须还在抽搐，小爪子还在动弹。它本因受伤被包扎得圆滚滚，眼下已经不成形了。灰色的毛似是烂泥一般和白布一起摊在地上，骨骼均已断裂，混杂着血和肉，滚成一团。

然而它还在颤抖，还在呼吸。夏乾还能看得到它微微闭起却还在发亮的黄褐色眼睛。一人一兽，又在四目相对。

夏乾见过尸体，见过喜悦的人、发狂的人、罪恶的人，以为早已可以为常，然而此刻一只将死的狼崽却这么触动自己的心。

木须如同一只被剪掉手脚的蚂蚁，挣扎着在土地上蠕动。它不停地抽搐，是巨大的痛苦所致。吴白哭了。夏乾虽没有看到他的脸，却感觉他哭了。

木须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夏乾，它根本就是一团正在抽搐的死肉而已，不

成形了。木须的颤抖是缓慢而持续的，若凤九娘再丢得狠一点，木须直接死掉，也比这样强上很多倍。

慢慢地，它不再抽搐，整个过程像是夕阳西下一般缓慢。待到夜幕降临，生命之火也熄灭了。终于，木须不动了。

吴白还在看着木须，夏乾却看不下去，他像是憋了一口气，猛地回头大吼："凤九娘！"

凤九娘却没了影。夏乾不管自己是不是客人了，冲到房间使劲砸门，黑黑却从门口拦着他："凤九娘……她不是故意的，她也不想……"

"你叫那个女人出来！"

"夏公子，凤九娘她真的不是故意的！她刚才哭着跟我说，她今日烦闷，一时无处撒气才……"

"无处撒气？"夏乾仿佛听到了最可笑的字眼，"无处撒气就能把木须丢到石头上？"

吴白还在那里跪着不动。夏乾又踢了门一脚，见门也不开，只得转身怒道："我一会儿就离开！"

黑黑讶异："你怎么走？怎么可能？天都黑了，乌云浓重，眼看又要下雪！"

"你们放心，我回了京城，就叫我那朋友过来，什么事情都会解决的。"

他叹了口气，曲泽一定会找到的。若是易厢泉来此，一定什么都清楚了。

夏乾做着自己的白日梦，却被尖厉却细微的声音打断了。

“天黑，夏公子还是留下吧，明日再走。我今日开坛子好酒，给夏公子赔个不是。”

夏乾这才瞧见，门后的凤九娘竟然探出头来。凤九娘继续怯生道：“这酒本是过年才能喝的，夏公子要走，真是我招待不周，我也没办法……只能这么赔罪。”

“不用说了，赔罪给我又有什么用，你又不能赔命给它！”夏乾嫌恶地摆摆手，指了指木须。凤九娘突然这么客气，他不知道怎么接话，觉得异常古怪。凤九娘脾气居然变得这么好，不论自己怎么骂她，竟不还口。

凤九娘站定，眸中闪着寒光，苍白的脸上绽开笑容。这是一种勉强而又诡谲笑容，就像死人脸上绽开的笑。

“夏公子既然要走，我就挑明了话来讲。都是客人，于情于理都应该受到款待，我也有招待不周之处，若是夏公子不留下，真是让我心里难受得紧。况且黑黑、水云、吴白，也是希望与夏公子喝上一杯的。”

夏乾不动。他今日心情烦乱，木须的死相还在他眼前浮现。他与凤九娘站在门内，而门外则是哭泣的吴白和木须的尸体。一门之隔，夏乾心中难受，不想再和凤九娘说一句话。

凤九娘想要继续劝他，眼圈一红，似要哭出来一般。她三十几岁，在夏乾面前哭泣算是有失颜面，然而她却顾不了这么多了。

凤九娘不停啜泣道：“以前村里有孩子被狼叼走过，那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我眼睁睁看着……我是真的恨狼，觉得它们不是好东西，害了哑儿，刚才我不小心把木须……至于吴白，我也不知要与他说些什么好了，只能让黑黑劝他，让他不要记恨我。我虽然是长辈，却也知道做错了事。这次出了这么多事，村里男人总是不在，独独留我一个寡妇来处

理这些事，我真是受不住这么大压力……哑儿死了，我真的好难过……”

凤九娘继续絮叨着，哭泣着，说话也语无伦次。夏乾听得心里烦闷却也无可奈何，再看窗外，天着实黑得可怕，索性同意在此多耽误一天。明天天一亮就翻山离开，去镇上报官。

凤九娘看夏乾有所动容，便高兴地去摆弄酒菜。夏乾回到厅堂坐下，闭上双目，想起木须那一团小而无助的影子。待骨肉埋入地下，这一条生灵就如同没有来过世间一般腐烂掉了。死亡大抵就是如此，孟婆婆死了，躺在山崖深处，尸首都搬不上来；哑儿死了，尸首就放在棺材里等待入土……

夏乾突然想知道，死亡之后被埋入地下究竟是种怎样的感觉。他哆嗦一下，这不是自己所能体会到的，自己也不敢去想象。哪有活人能体会到被埋在地下全身腐烂的感觉？

夏乾晃了晃脑袋，将这些不切实际的倒霉想法赶跑。回屋开始收拾行李，休息片刻，这些古怪想法随着天空最后一抹光线退去了。

夜晚已至，酒菜飘香。

这是夏乾在吴村的最后一夜。

“夏公子，我敬你。”凤九娘说完，便面无表情地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夏乾好不尴尬，这样被女子敬酒还是头一遭。他自己以前天天在西街酒肆闲逛，敬酒场面倒是屡见不鲜，可如今身处偏僻山村，凤九娘是长辈，居然先于自己敬酒。长幼颠倒，这不符合规矩，况且自己与凤九娘一向水火不容，来了几日没少给她脸色看，她居然丝毫不记仇。夏乾心里实在是不喜欢这个女人，闷头喝了酒，一句话也没说。

凤九娘脸上挂着难以言喻的神情，笑得有些僵硬。看着凤九娘的脸，夏乾觉得视野有点模糊。他坐下嚼着小菜，心里暗想，凤九娘说这是陈年老酒，过年才喝上点，肯定劲大。抬眼看看水云与吴白，二人脸上都挂着一种凄凉之态，眼眶微红。水云失去姐姐，吴白眼睁睁看着木须抽搐死掉，谁能好受？这顿饭吃得尴尬万分。

吴白实在是吃不下去，回屋翻出了吴村四周的地图。三个小辈围着夏乾叽叽喳喳，告诉他翻山的注意事项与行进路线，生怕他出危险。

凤九娘又给他倒了一杯酒，夏乾觉得有些头晕，拒绝道：“明日还要爬山，今日不宜多饮。”

“那就以茶代酒，”凤九娘站起身来，“我去取些好茶。”

屋内觥筹交错，灯火通明。屋外寒风瑟瑟，冬月凄冷，雪花又至。在这之后，夏乾饮了数杯茶。但方才那杯酒的酒劲儿实在是大，待饭菜吃到一半，水云与吴白已经不胜酒力昏睡过去。凤九娘酒力似乎格外好。黑黑喝得少，此时也昏昏欲睡，她见菜快吃完，自己硬撑着去再端些醒酒汤来。

夏乾实在支撑不住，打算回屋子去睡觉。他晃晃悠悠地走着，心想这酒真是厉害，也有些担心明日的行程。待他回屋推门，扑通几下就栽到床上了。

床上还摆着昨日就收拾一半的包袱，散碎银子和一点银票，但他的大部分银票都偷偷卷在头冠里。如今他困倦至极，头发也不想松散开来，希望就这样和衣睡去。

夏乾觉得眼前发黑。他想起在庸城风水客栈射伤青衣奇盗之时，自己从房间跑出来，却被人打了一棍子。现在的感觉和那时是差不多的，头痛

欲裂。他突然咧嘴傻笑，觉得自己一觉醒来说不定真的整个人都回到庸城。

银杏，小桥，流水，夏家院子，雕花大床……也许这个山村和这些荒唐事都只是他的一个梦。风雪声越来越远，夏乾的意识开始模糊。

强烈的土腥味弥漫在周围，这仿佛是来自地府的味道，活生生让人窒息。夏乾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舒服，自己不是应该睡在床上吗？他想翻身，但他翻不动。身上似乎是有千斤重，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夏乾好想睁开眼睛，但是他睁不开。他很困，但是下半身僵硬，无法动弹。

夏乾一下睁开眼睛，但是眼前是一片黑暗。他似乎在地狱里、棺材里、老鼠窝里——夏乾用尽一切能形容这个古怪地方的词语，却发现根本难以描述。

良久，他才看清四周，一种恐怖之感袭上心头——这地方像是坟墓！他周围全是泥土，下半身全部被土掩埋，而上半身却露在外面，好似盖上了一层土被子。

夏乾吓了一跳，一觉醒来，为什么成了这样？自己死了吗？为什么会被土埋着？可自己还活着，还在呼吸呀！

全身上下强烈的疼痛感让他苦不堪言，颈部、肢体如同被人用木棍毒打一样疼痛。皮肤火辣辣地疼，似是受了严重擦伤。

到底为什么？

夏乾不知道，他想大叫——然而他喊不出来，出口之后声音是喑哑的。

他没死。他的嘴巴、耳朵、眼睛、鼻子都有知觉，但是为什么会躺在这里？夏乾整个人乱作一团，他挣扎着，想逃离开泥土的束缚。

他微微向斜上方看去，能勉强看到一丝光亮。夏乾顿时明白了，这是一个如井般的深坑。他全身疼痛，定然是被人从洞口扔下来的！这个想法让他惊恐万分。

向上仔细看去，洞口与他的眼睛并非垂直。他被人从洞口扔下来，跌落到洞底，而头部却并不是正对洞口。他微微侧头向脑后望去，脑后有一条窄小的通道。这条通道与洞口垂直，故而把夏乾扔下来的人无法看见这垂直的小通道。

这无名小通道救了他一命，井口窄小，夏乾身子长，弓起身子被人扔了下来。待触到井底，身子自然伸直，头与胸部向后倒，不偏不歪地倒在这个小通道里。

夏乾想到此，暗叹自己命大！

四壁泥土松软，他身子倒下之时砸掉一块斜着的泥土，从而让他此时可以仰视洞口。

这种情景让他心中慌乱无比，但他明白一点——有人想把自己活埋。

人被埋起定会窒息而死，即便露出头来，泥土也会压住胸腔。好在上苍眷顾，让他上半身有个很好的庇护之处，而下半身的沙土也不是特别多，他活下来了。

夏乾弄不清楚，自己从这么高的地方跌落居然没受重伤，脖子也没断。他不顾得这么多，只是拼命地想从土里出来，然而他无力挣脱也无力呼救。

夏乾记得在地面上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喝酒。

想到此，夏乾目眦欲裂，全身动弹不得，却怒气冲天。

凤九娘！是她！一定是她！她在酒里下药！

他脑袋炸开一般，脑中不仅是怨恨，还有浓重的悔恨，悔恨自己当日的大意。

夏乾与她吵架数次，凤九娘皆是忍让，平和的言语中却透着冰冷的敌意。夏乾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普通的乡下妇人居然狠毒至此。

她定然是早早盘算好了的。此人起初见夏乾，以为他出身贫寒，便百般刁难，不时出言讥讽。若说不对劲，便要追溯到夏乾甩了一桌子银子那日。他至今记得凤九娘当时见了银子的神情，错愕，贪婪，阴毒。

夏乾此时才明白，凤九娘面对他的指责为何不还嘴，一来是为了让他大意，二来是为了拖延他回汴京的时间。

洞里暗得让人心里发慌，夏乾看见洞顶的一丝微光，他也明白，若是此时坐以待毙，这将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丝光亮。不进食，浑身是伤，顶多撑三日。若是饮水，可撑过七日。洞口微亮且隐隐透红光，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暗去，应当是晚霞之光。如此算来，他应当是在这洞底昏迷了整整一日。

还剩两日供他脱逃。

即便从洞里爬出去，迎接他的是谁？凤九娘。

夏乾拼命地想翻个身，却发现很难做到，一来是因为药物的缘故，二来是因为冬日寒冷。

照理说冬日严寒，洞底应当温暖一些。然而这个洞却并不温暖，夏乾只觉得一阵冷风从自己脑后吹过来。黄昏已至，若是夜晚降临，自己会不会被生生冻死？

夏乾一阵胆寒，他不想死。

挣扎一番，天彻底黑了。夏乾觉得手脚不似之前麻木，反而变得僵硬冰冷。下肢埋在土里，肢体与土地似要融为一体。绝对不能冻死，必须先从土里出来。夏乾一咬牙，什么也顾不得了。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他心生一计。从昨日喝酒到今日黄昏，他还没有小解过。反正憋不住了，这样好歹暖和，能捡回条命，什么方法都行。

完事之后，果然暖和很多。虽然味道不好闻，身上的沙土却松软了些，可以挣脱了。夏乾动了几下，下肢似乎脱离了土面。然而他双腿疼痛无力，根本无法支撑自己站起。他苦笑一下，双目微闭，似要睡去。

他想他的家，想爹娘，想躺在青石板的路上，想听着流水的声音，想听见蝉鸣鸟啼，想听见小贩的叫卖声……他刚刚决定离开庸城，人生没有开始，又怎么能结束呢？他想起小时候自己跌落在山崖底下，天空中飞过一只孔雀，它的羽毛掉了下来，飞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后……

就在此时，一个声音突然传来。微弱，不清晰，似是从梦里传来，似是从心底传来。

“有人吗？”

夏乾以为自己真的在梦中。这声音为何这么熟悉，似是从遥远的过去飘来，慢悠悠地飘到了这个时间点上。

“可有人在？”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调平和，温和稳定而富有礼节。既像春日阳光一般和煦，也有冬日白雪的冷清，听着格外舒服。它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地随着冷风进了夏乾的耳朵里，似乎来自远方，又似乎近在耳畔。

夏乾昏昏沉沉。

这……听起来像是易厢泉的声音。

不久前——就在夏乾刚刚苏醒之时，吴村的厅堂中，水云、吴白、凤九娘、黑黑正在吃着晚膳。

晚膳与夏乾在时相比差了许多。小菜有一半是精致的，一半则是胡乱弄熟的。前者是黑黑做的，后者是凤九娘做的。

众人表情僵硬，均是一言不发，各怀心事。

“凤九娘，你刚才蹲在村子西面做什么呢？若不是我叫你，你难道还不来吃饭？”黑黑盯着她。

凤九娘一滞，低声道：“村西塌陷了，你们不要往那边去，听见没有？”

无人应和。良久，水云才突然发话问道：“夏公子真的走了？”

黑黑也看着凤九娘：“真的走了吗？”

吴白也放下碗筷，三个小辈齐齐看向凤九娘。

“走了走了，我都告诉你们多少遍了。”凤九娘脸色苍白，异常难看。她只是低头看着菜肴，胡乱地吃几口，敷衍他们：“他清晨就走了。见你们宿醉未醒，就一人爬山去了。他归心似箭，又想找曲泽。不过也是，那种富家少爷怎么愿意待在咱们这穷酸地方，你们还问个什么劲？”

凤九娘说罢，又继续吃起饭来，不似平日里的双手叉腰、眉毛高挑的样子，似是有心事。

水云咕哝一句，似乎是“也不记得道别”。

黑黑放下碗筷，似是吃不下，她只是看着凤九娘，用一种清澈的目光看着她。然而那目光之中却夹杂着疑虑。

凤九娘被瞧得心虚：“你看我作甚？”

“凤九娘，你老实告诉我，”黑黑盯着她，那眼神是恳切的，语气也十分委婉，“夏公子，他到底，到底……”

“你为何总问起他？”凤九娘趁机打断，冷冰冰道，“他走了，你心疼不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多想无益。回头给你找个人嫁了，你就不想了。”

凤九娘这话说来难听，黑黑被训得涨红了脸。吴白听见凤九娘口出此言，猛一抬头，面若冰霜：“我姐是想问你，你不会为了钱财，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吧？”

这是吴白自木须死了之后第一次与凤九娘对话。他一脸愤怒，却又强压下来，冷冰冰道：“趁大家都在，解释清楚最好。”

凤九娘想不到吴白来这一出，狠狠道：“你个黄毛小子，别血口喷人！我能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吴白怒道：“你做的伤天害理之事还少？”

凤九娘气急。她本就心虚，一下子站起，似要指责，话却并未出口，又慢慢坐回去了。几人沉默地吃着饭，各怀心事。日薄西山，光芒退去，也无人在厅堂内点上蜡烛。在这一片黑暗之时，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有人吗？”

声音不大却清晰，缥缈似来自云端。

都言日落时分，阴气最盛，猛然冒出一个声音是异常惊悚的。水云嘴里还塞着饭，瞪大双目："你们……听见了吗？"

"这莫不是夏公子的声音？"黑黑一下子站起来，脸上微微挂着喜色。

凤九娘的脸唰的一下变得铁青。她眉头紧蹙，颤抖道："你们听错了，是狼嚎。"

吴白三步并作两步打开厅堂的大门，一阵冰冷的空气钻入屋子。他扭头挑眉道："听起来是年轻男子的声音。"

黑黑听闻此，急急出去。凤九娘一拦，怒道："夏公子都走了！怎么可能有人在村子里？荒山野岭，定然听错了！"

吴白争辩："我听见分明是——"

"可有人在？"

那声音又传来了。众人陡然一惊，这分明是人声！

"听起来不是夏公子的声音。夏公子声音更清朗，这个声音更沉稳温和。"水云放下碗筷，咀嚼着来到门口，"是不是村子外面有人啊？"

黑黑蹙眉："定是路人在山崖的另一端，想借宿。不过说来奇怪，咱们村子隐蔽，很少有人能找到这里来。"

凤九娘听此，居然长长舒了一口气。恶狠狠瞪了吴白一眼，对门外大喊："对不住，村里的桥断了，你过不来，还是另寻他处吧！"

凤九娘说罢，把几个小辈赶回去，砰的一声关了门。黑黑欲去看一眼，被凤九娘拽住："你还嫌惹事不够多？阿猫阿狗的事都管？"

一听“狗”，吴白更来气。他没开口，门外的声音又飘进来。

“劳烦各位带我上去。桥断了，我知道。但我并不在山崖的另一侧。”

水云瞪大眼睛：“这……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在山崖的另一侧’是什么意思？”

黑黑麻利地提了灯笼：“路人有难，不可不帮。”

凤九娘欲阻拦，吴白狠狠道：“你积点德吧！”话音未落，黑黑与水云出去了。四周寂寥而寒冷，夜幕已经降临，远山似是幕帘一般黑黝黝地压过来，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森林安静地覆盖着山。周围漆黑，只有黑黑提的灯笼发着幽暗的光。

水云想起了那个自己守在棺材前的夜晚。夏乾把自己拉起，还说见了鬼。现下，她们二人都很害怕。

“公子……那位公子……你到底在哪里？”水云声音颤抖。远处吴白也甩脱凤九娘匆匆跑了出来。

“劳烦找一些粗绳子来，长及三十丈。取来了绳子便将它垂下。”那人又说话了。

吴白转身回去找绳子，却被凤九娘拦住。她眉眼一凌，高声道：“村中没有绳子！”

她说的倒是实话。

几个小辈已经围了过来，他们辨别出了声音方位，大约就是吊桥底下，孟婆婆的坠崖之地。

水云难以置信，悄悄对黑黑小声问道：“这人怎么会在山崖下面？”

黑黑面色苍白，有些害怕。山崖本身就深，周遭黑暗一片。但是她向下看去，山崖底部是一层未化的积雪，微亮，故而依稀可见一白色身影站于雪地之上，衣袂飘荡。孟婆婆的尸体就在此地，在这白影旁边。黑黑“呀”了一声，对水云低声颤抖道：“莫不是白无常？”

水云吓得脸发绿，壮着胆子大吼道：“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在这里？”

“路人而已，姑娘莫要惊慌。”

路人怎么会在崖底？众人心中七上八下，无人发话。就在此时，从山崖下扔来一块石头，正砸在凤九娘脚边。

这石头上绑了绳子。

“你们拉住，我这就上来。”他居然自己有一根绳子。

崖下的人的声音仍然平和，而凤九娘一行却很是吃惊。水云捡起石头，黑黑与吴白一起拉着。

底下的人又开口了，让他们把人拉上去。

凤九娘站在一边。她的裙摆在黑暗中摇曳，如同安静绽放于黑夜的花，与其说是花，倒不如说是枯萎的张牙舞爪的藤蔓，却疯狂地挣扎。见三个小辈卖力地拉着，她思忖片刻，走到绳索的前端，拉住绳索分摊了重量。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姓名也不肯说吗？”凤九娘声音有些颤。

山崖下的人没应。

凤九娘冷笑一下，悄然松了手。三个小辈没有力气，导致绳索以极快的

速度下坠——

“凤九娘！你在做什么？！”吴白吼了一声，伸手企图拉住绳索，但为时已晚，他们听见扑通几下，似是重物坠地之声，还有哗啦哗啦的石头滚落的声响。

水云大惊：“他摔下去了？他摔下去了！”

“凤九娘！你疯了！”黑黑急了，她第一次对凤九娘发怒，从她手里抢过绳子，却也于事无补了。

凤九娘心里不由得也害怕起来，却说道：“只怕这绳子年久不用，松散了……”

吴白怒道：“就是你松的手！”

凤九娘猛一回头：“你真是有出息了，成天冲长辈大呼小叫！”

黑黑大怒：“你这样做有何好处？”

“你说这话我怎么不明白？这路人死在山间，实属自然——”

水云刚刚听明白黑黑与吴白的意思，吃惊道：“凤九娘，你、你是故意的？”

凤九娘双手抱臂厉声喝道：“你胡言乱语些什么？我故意？我只是不让你们管闲事罢了！走了个夏乾，你们还嫌不够乱？这些路人一个个都不是好东西——”

“夏乾……他走了？”

这一声让众人彻底呆住了。这不是在场人发出的，而是来自山崖底下。

凤九娘一颤，缓缓上前，去悬崖那边探了探头。

山崖底部一丝白色影子，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

凤九娘脸色变了。她后退几步，觉得不可思议，又有些恐惧。

黑黑却是高兴地叫起来：“公子，你没事？”

“无事，再拉一次。”

啪嗒一声，又有一块拴着绳子的石头被扔了上来。

水云高兴了，却纳闷道：“那刚才重物坠地声是怎么回事？”

没人理睬她。而凤九娘却更不安了——她刚刚的话语定然被山崖下的人听得一清二楚。她不自然地提高嗓门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夜风阵阵，四下寂静。凤九娘等人安静地听着山崖下的回答。

“算命先生。”那人回答得异常沉稳。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五章 白衣人悄然降临

凤九娘大惊，这又是什么说法？不指名，不道姓，只告知职业，还属三教九流。

吴白冷冷看了凤九娘一眼，与水云一同将绳子牢牢地拴于身后的大树上，自己也紧紧地将余下的绳子握在手里，生怕它再次松掉。

“你究竟叫什么？为什么来这儿？”凤九娘惴惴不安，大概就是因为山崖下的那个不知底细的人。那团白色的影子如同白无常一样，来自地府，却又洞悉尘世之事。

那人没有回答。

吴白与水云拉着绳子，黑黑也过来拉着，拉了半天，拉上来的却是孟婆婆的尸体。

凤九娘叫了一声，连连后退，脸色惨白。

黑黑也愣了，硬着头皮将绳索解下，这才明白方才摔下去的就是孟婆婆的尸首，而山崖下的人一心要把尸首送上来。

此时，山崖下面的那人又发话了，要山崖上的人抛下绳索，拉他上来。

黑黑三人又开始拉绳子，这次轻松了一些，感觉那人似乎在攀爬。因为他们听到了岩石滚下之声。每爬一步，凤九娘的心就莫名冷上一分。她慢慢地后退，不敢上前。

所有人屏住呼吸盯着绳索，直到看见一只手。那人已经轻巧地翻了上来，他穿着一身白衣，慢慢直起腰身，轻轻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众人这才看到他的样貌：白衣白帽白围巾，腰间有一柄剑和一把扇子。这人长得清秀，很是俊朗。换作普通老百姓，攀爬上来定要大口喘气，但是此人很不一样。他淡然地站在山崖边上，面露微笑，整个人看起来温暖友善，但目光犀利，像是从天边走来、通晓世间之物的仙人，仿佛活在世界之外。

凤九娘先是一愣，然后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眼前的这个人面目表情明明这么温和。

众人居然同时沉默了。

白衣男子只是笑笑，刚要说话，却被一声猫叫声打断，众人这才发现，他的怀里居然窝着一只白色的鸳鸯眼小猫。小猫看了看众人，迅速从怀中爬出来，攀到了主人的肩膀上。

水云惊喜道："好可爱的小猫！"

"它叫吹雪。"白衣男子笑着将猫递过去给水云抱。

黑黑先反应过来，用吃惊的口吻问道："莫非，公子就是，易……易……"

"易厢泉。"

易厢泉规矩地行了礼，对黑黑笑道："定是夏乾与各位说过，惭愧。"

凤九娘挑眉问黑黑，突然有些结巴："你、你认得这个人？"

黑黑点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厢泉，面上是惊讶之色。水云、吴白亦是目瞪口呆。良久，吴白才问道："你就是……夏公子的怪人朋友？他拼命念叨，说你会从天而降。"

水云却看了看山崖，接话道："谁想到是从地下爬上来！"

水云说话直，易厢泉听了先是一愣，随后温和道："他总爱吹牛，你们不必当真。我路过此地，见山崖下端有老人尸首，就想办法带上来。死者为大，至少先把老人家安葬了。"他脸上皆是平和神态，感觉很是和善，三个小辈一看便觉得他是好人，何况他还是夏乾的朋友。几人叽叽喳喳说了几句，又忙着去后院抬棺材。

他们在一边忙着，易厢泉却突然转身看向凤九娘，脸上挂着礼貌的

笑："不知夏乾在何处？"

凤九娘听后，脸上抽搐了一下。这个人年纪轻轻、模样清秀，看起来温和有礼、毫无害人之意，可凤九娘就是怕他。

因为这一句"夏乾在何处"不问别人，独独问了凤九娘。

凤九娘一时没开口，待反应过来，却生怕自己做贼心虚，遂赶紧道："不巧，他今日清晨刚离开。"凤九娘说话明显底气不足。

易厢泉的目光冷了下来，把头转过去看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屋子。饭厅的门敞开着，饭菜被吃了一半，碗筷四双。良久，他开口："夏乾何时离开的？"

凤九娘迅速道："清晨，已经说过。"

"具体时辰？"

凤九娘慌张："我记不清了……"

"那你是看见他了？他临走之前和你说了什么？"

"我——"

"也'记不清'了？"易厢泉的目光如刀，看向凤九娘。片刻之后，他转身看了众小辈一眼，用波澜不惊的口吻道："诸位皆不记得？"

几个小辈合力将孟婆婆放入棺中，黑黑上前，斜眼瞥了一眼凤九娘："我们昨日喝醉，今日太阳高照醒来，夏公子已经不见了。"

凤九娘悄悄侧过脸去。

易厢泉快速地、不易察觉地扫了大家一眼："他的行李呢？他昨日可曾说

过要走？”

吴白点头：“行李不在了。他说过要走，但是——”

“但是想不到走得这么早。”凤九娘接话道。此时，厢泉的目光一下子投向凤九娘。清澈如泉水的目光，凤九娘觉得自己的影子映在他的眼睛里。

易厢泉问道：“只有夫人看见夏乾离开？”

这“只有”二字略重了口气，令凤九娘心生不快。她点头道：“对，我亲眼看他离开的。夏公子也是担心曲泽姑娘的安危，急着报官，这才冒险攀山离去。公子还是进屋来坐吧，天寒露重，伤了身体不好。”说罢，她给黑黑一个眼色，招呼易厢泉进屋。

而易厢泉却没动。他的表情依旧温和，若不细看，难以发现他温和的脸上挂着一丝凝重。

“曲泽怎么了？”

黑黑明白，易厢泉这样问了，定然也是认识曲泽的，便急急汇报：“她失踪了！”

“如何失踪的？”

“半夜，”黑黑咬了咬嘴唇，“我们都睡觉了，她就没了人影！夏公子担心她，就打算去报官叫人来搜山。如今也不知曲泽姑娘是生是死——”

“她活着。”

易厢泉吐出这三个字，目光炯炯地打量着四周。

众人听闻三字，皆是一惊。吴白瞪大双眼：“‘她活着’，什么意思？”

易厢泉点头微笑道：“她已经平安抵达不远处的县城，应当在医馆医治，惊厥受寒，应当无碍，你们大可放心。”

他此话一出，众人更惊。水云诧异道：“她、她出村了？怎么可能？她是飞出去的？”

“怪就怪在，”易厢泉依旧笑着，“连她自己也不知如何出村的。我在来这里的路上，见寺庙一旁的林中躺着一个女子。上前一看，竟是曲泽。待她醒来，我便让车夫送她去镇子上看诊。”

易厢泉说毕，又看向凤九娘。凤九娘被他盯得心里发毛，赶紧道：“进屋吧，你明日可同夏公子一样，爬山离开。”

易厢泉看她一眼，目光温和却有穿透力：“他真的走了吗？”

他的声音很轻，凤九娘却越发害怕起来，没有说话。

黑黑在一旁问道：“曲泽姑娘可还好？她没说村子里发生的事？”

易厢泉摇头：“她似是受惊昏厥，有些发烧，胡乱呓语了‘鬼怪’‘古屋’之类的语句。”

水云瞪大眼睛：“你说曲泽姑娘出村了，还在寺庙边的林中？”

易厢泉点头，望向水云：“哪里不对？”

水云喃喃：“有些像山歌。”

众人脸色皆变，易厢泉此时并不知道山歌的具体内容，只是皱了皱眉头，留心一下却没有继续追问。他看了看四周和众人，双眼就像是冰湖

里的水，干净清冽，却在夜晚的映衬下显得深不见底。

“夏乾生来爱惹事，真是麻烦你们了。”

凤九娘亦是坦诚摇头：“村子里是出事了，可这与夏公子没什么干系。真是不巧，你寻他，偏偏扑了个空。”

“真巧。”易厢泉居然笑了，他把目光投向不远处的山。它是村子通往外界的唯一险要通道，几乎垂直，不见顶峰，岩石尖利。再不远，水流从山间流下，湍急迅猛。

易厢泉显然是个平和淡然的人，说话彬彬有礼，不急不慢，和夏乾的性子完全不一样。凤九娘想到此，放心了几分：“夏公子就是今晨攀着这山走的。公子若是要与夏公子一同去汴京，那么应快快跟上。”

易厢泉只是又看着远处群山，不答。

吴白大声道：“其实山势很险峻的，你可莫要爬那山——”话音未落，凤九娘接话道：“休息一日，明日再爬也不迟。”

吴白本意不是如此，他恨恨地看了凤九娘一眼，而易厢泉只是摇摇头，声音细若游丝。

“若爬了，怕是命都没了。”

易厢泉这一句话虽然谦和却掷地有声，如同一锅热油被扔进去一个冰块，哗啦一下，在众人心中炸了锅。大家听了一下子愣住，谁也不吭一声。

凤九娘越来越害怕，这个姓易的……

易厢泉微微一笑，从容地在怀中摸来摸去，拿了东西出来。凤九娘定睛

一看，竟是钱袋。

“全身上下不过一两零二十八文，这一两银子你们拿去算是旅费，二十八文，我要留着下山后吃饭住客栈用。”

他摊开一两银子，迅速捕捉众人的神情。

易厢泉竟然先掏钱，小辈们都是咯咯笑起来，劝他收起来。唯有凤九娘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如秋叶被狂风吹过掉落入地，只是一闪，就无法再看到了。随后她也赶紧笑着伸出手来拿钱。

出乎意料地，易厢泉却猛然抓起她的手腕，翻转过来。凤九娘的手很干净，像是清洗过，但是指缝里隐隐有些残存的泥土。

凤九娘脸色一下子变了，立刻把手缩回去：“你做什么？真是没有礼数！”

易厢泉看着凤九娘。他爬上来之后看得最多的就是她，却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良久，他移开目光才道：“不知可否容在下前去吃饭休息？多谢大家帮忙，否则在这谷底待上一夜，只怕会冻坏；若是在山林中待上一夜，只怕喂了狼。”

凤九娘见易厢泉终于有要歇息的意思，很是高兴。这个人，察言观色能力甚强，凤九娘只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了话，被他揪住不放。她如送神般地把易厢泉请进屋去，希望他明日早早离开。

水云好奇地跟在易厢泉身后。村里外来人少，夏乾是一个，曲泽是一个，易厢泉又是一个。水云觉得眼前的这个人温和神秘，让她感觉好奇，但又觉得亲切。她身板虽小，却争着替易厢泉拿包袱。

易厢泉笑道：“怎敢劳烦姑娘？”

水云哼了一声："别以为我弱不禁风，我可是——"

"练过箭术？"

水云愣住，他怎么知道？

易厢泉笑了一下，把木盒子递了过去。水云接过摇了摇，咣当咣当的，问道："这是何物？"

"柘木弓。"易厢泉下意识地回头看看不远处断掉的吊桥。

水云吃惊，又晃了晃盒子："哪里来的？"

"山神庙里捡的。"易厢泉回答得平淡，只是跟随大家入了厅堂。

屋内灯火燃着，饭未吃完，炉火正旺。易厢泉的到来似是给厅堂添了一丝暖色。他一进屋子，打量厅堂一周，不痛不痒地夸赞几句。大家寒暄一下，介绍了彼此。随后将碗筷又拿来一副。

而易厢泉将目光落到墙上的那幅字上。他没有像夏乾一样感叹字的好坏，而是直接读了起来：

惜吾当年青杏小，

时待不知习无早。

读罢见鸳鸯游弋，

书弃提笼圈鸾鸟。

谨成父愿皇榜落，

言酸意恨几时了。

慎慎闻此丝竹乐，

行咎难对门氏老。

易厢泉夸赞：“格律不通，却是有意味的句子。藏头藏得巧妙，‘惜时读书，谨言慎行’颇有警示作用。”

吴白听到此言，也露出笑脸：“《黄金言》是司徒爷爷所作，孟婆婆把它送给我了，说此中有深意。字是很好的，夏公子也是这样说的。”

易厢泉认真道：“夏大公子，他见了谁的书法都啧啧称赞。一则他不会看，二则较于他本人的‘大作’而言，天下尽是好字了。这诗中偷懒书生的形象倒是和他很像。”

吴白乐了，问及易厢泉书法问题，易厢泉也耐心回答。吴白心想总算遇见个读书人，心生欢喜。易厢泉却道：“这幅字放在你房间岂不刚好，时时督促读书。你看上面写着，赠予吴白。”

吴白听得有理，便兴冲冲地取了下来准备挂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就在吴白卷着字的时候，易厢泉淡淡地看了这幅字一眼，他有种莫名的感觉，却又不知道怎么了。这字好像哪里有问题。

“等等。”易厢泉用手按住了卷轴。

字底有画。也许是年久之故，色彩偏淡。抑或作者本身不想以画夺了墨宝风采，故而画得极淡。字画向来是以画为主，字为辅，题在一旁，多半是诗词或是落款。而此幅却是以字为主，画为陪衬。

易厢泉眯了眯眼，这才看清画底，竟是桃花。他眉头一皱，望向吴白：“你可曾注意过画？”

吴白点头："只是一幅画。"

画与字的意境不符，画中叶子远多于桃花，花开三两朵，映在"游弋""鸾鸟""丝竹""门氏"几个字上。

易厢泉沉思，没有说什么，吴白便把画收下去挂在了屋里。

此时，凤九娘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她死死地盯住易厢泉，沉着脸。水云看也不看那字，转身打开了柘木弓的匣子，她羡慕地看着那柄弓，也不看别的。

众人本已吃过饭，眼下又吃些东西，都是干肉片之类的小菜。待酒也热上来，易厢泉一下子就喝了好几杯。凤九娘冷眼看他，刚才觉得他斯斯文文，没想到酒量这么好。

酒意浓时，他也不知怎的，提起了五个兄弟的故事。

"似乎是很有趣的故事，可否讲来与我听听？"

五个兄弟的故事不过是村间谣传，说说无妨，可如今发生了几件事，弄得人心惶惶，竟是谁也不敢再提。

易厢泉却仍然自顾自地倒酒，毫不在意地又问了几遍，大意是让众人不要再有所顾虑，说出来也能让自己出出主意。终于，在他的诱使之下，几个小辈给他讲起了五个兄弟的故事。

席间，易厢泉似乎如喝醉一般，他撑着头，双眼微眯，似听非听的样子。

烛火摇曳，时间慢慢过去。易厢泉听完了故事，没有做任何评价。突然，他抬头问道："那白棺材里的又是谁？"

水云收敛了笑容。易厢泉敏锐地看了她一眼，又摆出醉醺醺的样子，不再提此，反而问道："我就说夏乾是煞星，是瘟神，他一来准没好事，你们村子居然接连出事。"

凤九娘不引人注意地冷哼了一声。

易厢泉抬眼问道："那悬崖下的老婆婆又是何人？"

众人沉默不语。易厢泉则道："乍看之下就是摔死的。"

凤九娘双目一凛："什么叫'乍看'？"

"就是猛地一看。"易厢泉笑了，有些不屑地看着她。

吴白这才慢吞吞说了孟婆婆之事。碍于水云，他没有提哑儿之事。

"好有趣的村子。"易厢泉几乎是下意识地说了这句话，引得凤九娘一个白眼。易厢泉却不以为意："东边的那座古屋，住的可是故事中富翁的女儿？"

他这一句话又使得大家吃惊不小——易厢泉自从来到此地就径直进了这厅堂，他什么时候看见的古屋？

吴白诧异道："我们后辈都不清楚，易公子你怎会知道？是不是曲泽告诉你的？"

易厢泉摇摇头："曲泽没说什么。我以看相为生，只觉得那黑屋年代甚远，煞气未散，实属不祥，万万不得靠近为好。黑云笼罩，邪气纵生，孤魂野鬼哀嚎连连，莫不是有人死于非命？"

黑黑正端盘子进屋，双手立刻僵硬，而吴白、水云皆是低头沉默。凤九娘听到此，面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她匆忙拿起酒大口喝下，双颊这才

泛起红晕。

易厢泉用手扶住脑袋，半睡半醒，似是胡言乱语：“但是远观紫气东来，颇有祥瑞之势。紫气不散，必有横财；林木哀鸣，水流急促，这是发大财的前兆。你们……谁要发财了？”

黑黑上前：“易公子喝多了，我扶你去休息。”

易厢泉摇头笑道：“容我说完。要说生财，谁也生不过夏乾。他爹是江南首富，此次他是溜出门来的。不过他也怪，带钱出门，总爱将银票卷于发冠中，睡觉也不摘下。天气湿冷，银票这东西脆弱得很，只怕久了……”

凤九娘脸色一变，眼睛里闪着莫名的光。易厢泉快速看了她一眼，慢慢站起回了客房。

他住的是原先夏乾住的那间，房间的陈设一如夏乾几日前在时所居住的一般，有厚被、炭火盆、新鲜的松枝插瓶，还有一碗醒酒汤。黑黑帮他收拾房间，一边忙着一边问道：“夏公子与你认识很久了吧？”

“十年零七个月。他是我认识最久的人了。”

易厢泉坐到了床上，随口答着。但黑黑却是一怔，他的回答太精确了。

“你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易厢泉沉默了一下，没有回答。她想多问几句，又觉得不妥，于是收拾完毕就立刻离开了。

关上门的那一刻，易厢泉慢慢站了起来，双目机敏而警觉。他吹熄了灯，静待许久，一个转身便轻巧地跳到了窗前，吱呀一声将窗户推开一

条小缝，如同黑夜中的猎人，侧过脸去，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

窗外并不明亮，也许是阴天乌云遮月的缘故。远远看去，厅堂屋檐堆满了白雪，屋檐之下灯火却未熄灭。说话声、碗筷碰撞之声不绝，但是视野有所局限。易厢泉又跑到门口，将门开了一条缝隙，透过条缝隙可以看到整个村子。

凤九娘忙碌的影子映在窗纸上，清晰可见。几个小辈都在各自的屋子里忙着，吴白最先熄了灯。窗外微光照在了易厢泉的双眸里，而他的双眸却比雪夜更加明亮。

易厢泉不知看了多久，竟然听得一阵窸窸窣窣之声。他微微转身，判断出这个声响来自床下。

是……老鼠？

这声响是易厢泉意料之外的，他没有点亮灯火，而是凭借较好的夜视力摸索过去，低头仔细听着。似乎真的是老鼠，易厢泉松了口气，却不由得纳闷起来。他犹豫一下，还是点燃了灯。微弱的火光照亮了屋子，易厢泉看到了那只硕鼠。此鼠似乎畏光畏人，一下子就跑开钻进了墙边的幽深鼠洞里。

此时却听闻喵的一声，吹雪不知什么时候进屋了。它抬起小脑袋看了一眼四周，便直奔鼠洞，想要钻进去，头却被卡住了。易厢泉无奈笑了一下，赶紧上前去搭救。

吹雪被狼狈地拉了出来，毛发凌乱，又哀叫了几声赶紧溜出屋子去了。

好大的鼠洞，以前从未见过。易厢泉低头看进去，洞口开在墙上，但是幽深看不见尽头。鼠洞口有几粒米散落，沿着米粒望去，只见床底下竟

然有不少谷物。这是寻常人家吃的谷物，数量不多但颗粒大而坚硬。他诧异地看着，不知这谷物为何会出现在床下，似是被人刻意扫入床下的。

易厢泉略做沉思，伸手掀开了褥子底层。褥子上还沾着些许谷物，整整一床，数量不多。这谷物放在床铺下，叫人如何能睡得舒服？易厢泉蹙眉，难道是夏乾做的？

陈天眼说过，曾经有一位姓沈的大人来吴村借宿，但是半夜有人闯进了客房。易厢泉思忖片刻，估摸着凤九娘以前就做过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如今屋内松枝香味怡人，颇有提神之效。易厢泉酒量不错，饮了醒酒汤之后更加清醒。经过几番思量，他猜测吴黑黑在布置房间时做了一点小动作，意在提醒住客不宜睡得太死，防止有人夜半摸索进门盗取财物。

易厢泉的目光沉了下去。他慢步走到窗前，安静地注视着凤九娘的屋子。

吴村怪事连连，夏乾也失踪了，而自己掌握的线索太少。凤九娘行为极度可疑，但当务之急是先找到夏乾。

所有屋子的灯都熄灭了，就在四周一片死寂之时，吹雪又出现了。它浑身雪白，猛然一跳，一下子翻越上屋顶，又一下子跳到远方。它跑到了那白色的棺材旁，绕了几圈。那里放着些祭品，还有些食物残渣。

今夜易厢泉内心不安，他忘记喂吹雪食物，难怪它今夜动作颇多，显然是饿坏了。

猫与棺材并不是好的搭配。猫不得碰触尸体，这是常人皆知的忌讳。易厢泉倒是不忌讳这些，但他好奇白色棺材中尸身的情况。

易厢泉没有点灯，吱呀一声推开了门，轻手轻脚地走在黑夜里。

窗外留着一盏灯笼，安静地照着覆着白雪的村子。吹雪站在棺材旁边，目光炯炯，轻轻地冲主人叫唤着。它蓝黄双眸微亮，似乎是不情愿离开食物残渣。见主人一脸严肃，它摇摇脑袋，自觉地跳开了。

易厢泉却没有把吹雪抱走。他径直走到棺材边上，绕其一周，顺便四下看了看，确定无人，遂从附近拾起一根粗壮的树枝插进棺材缝隙之中，试着一撬。

开棺属于对逝者的大不敬，而易厢泉却没有丝毫犹豫。

咔吧一声，棺材一下子就被撬开。易厢泉异常诧异，眉头微皱。棺材素来都是被封得很紧，不论木棺石棺，一旦松动，只有两种可能：一则下葬过于匆忙，无法好好安顿棺椁；二则，它可能被撬开过——第二次再撬开定然要简单得多。

棺材周遭的脚印异常凌乱，好像来过很多人，此时已经看不出什么。易厢泉没有直接打开，而是细细检查了棺材的外观。封棺用的铁钉落在四周，一些散落在棺材头，一些散落在尾部。一小堆摆放整齐，另一小堆放得乱七八糟。棺材显然是被人撬开过，而且撬开棺材的是两个人，一个人做事比较用心，另一个人则粗心大意。

很可能是夏乾和曲泽。易厢泉很快就下了结论，双手扶住棺材板，试图以一人之力推开棺材。片刻之后，异样的气味传了出来，这是轻微的尸首腐败之气，还好是冬日，腐败并不严重，他提起灯笼仔细地看着棺材内部。

白色棺材中静卧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穿着蓝白相间的衣衫，一只手已经脱臼，身上有被踩踏过的痕迹。奇怪的是脖子上触目惊心的伤口，似

是撕裂，又似是扯断。脖颈处是致命伤，创口很大，这女子多半是因为失血过多致死。

易厢泉看着少女苍白的脸，恍然觉得她与水云相像。这才明白，二人兴许是有血缘关系，怪不得自己今日问起棺中之人，水云姑娘脸色极差。

这具尸首实在诡异。易厢泉不是仵作，但是尸体倒是见过不少，对于检验尸首这种事略通一二。光凭眼观，有些事是难以断定的，眼下身处荒山小村，自己就不得不动手了。

他先对着尸首行了礼，之后才伸出手去解开了尸体身上的衣裳。尸身在死亡不久后会僵硬，随后变得柔软。现下尸身便是极度柔软的，像一堆软塌塌的肉。脖颈处的伤口最大，像野兽咬伤，也像是人为的撕裂。凡是被野兽踏死的都会有骨头断裂、皮肤上红黑色内伤的痕迹，但眼前的尸身上却没有。若是被狼虎咬伤，伤者会口眼张开，双手握拳，发髻散乱，伤处多不整齐，一般集中在头部和颈部。这些倒是与尸身呈现一致，但受伤之处不见骨，不似猛兽咬伤，倒像撕裂，尸体身上也没有爪印。

爪印？易厢泉又仔细看了尸身，胸口处有抓痕，这是死前造成的，但不是野兽的，是人的。这就更加古怪了，易厢泉从未见过这样的尸体。看了半天，连攻击者是人是兽都无法确定。除非请到京城最好的仵作，兴许能看出更多端倪。

易厢泉叹息一声，帮尸身理好衣衫打算封棺。他最后看了棺材中的姑娘一眼，姑娘长得很漂亮，但是脸上却是毫无生机的惨白。清丽的面容与不属于活人的脸色，让易厢泉今夜第一次感到心里微颤。他叹了口气，检查了棺材四周和内部，皆无怪异之处，这才合上了棺材，又小心地将棺材板完好封上，尽量让人看不出来棺材被人再次动过。

吹雪突然叫了一声，跳过来蹭了蹭易厢泉的外衣。易厢泉诧异地抬头，不远处，凤九娘屋子的灯亮了。

门吱呀一声响了。

凤九娘伸出头来看看，见四下无人，便轻轻提着灯笼出了门，朝溪水边走去。她头上的木镶金簪子在灯笼的微光下显得格外耀眼，却粗鄙丑陋。

凤九娘走到溪水边停下了。她的脚下是一片土地，部分积雪已经融化，露出了黑色的地表，而土地上却覆盖着一层枯黄稻草，周围放了一些木板和一辆小推车，还有栅栏一类的木条，稀稀拉拉地斜插着。

天空渐渐亮了起来，人的视野也更加明亮了。

凤九娘蹲了下去，一只手扒开那些稻草，另一只手提起灯笼。她动作轻柔却急促，眼神如同是一个即将打开神秘礼物的小女孩，生怕弄坏了礼物盒子却又急切地想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但这种目光却不纯真，倒是透着接近病态的贪婪。

稻草哗哗落地，就在这一瞬，凤九娘急切地朝洞的下面看去，然而洞底下什么也没有。

凤九娘的脸色变了，从万般期待，变成极度惶恐与难以置信。她快速地、疯狂地把稻草扒开，只求光线再进去一些，死命地探头下去看，可是那幽深的洞底却真的空无一物。

凤九娘吞了吞口水，双手微颤。就在此时，她忽然觉得有人大力钳住了她的肩膀。她若惊弓之鸟，本就苍白的脸显得更加惊恐。

“他人在哪里？”

易厢泉站在她身后，声音低沉。他一只手按住了她的肩膀，另一只手用张开的金属扇子抵住了她的脖颈。

凤九娘觉得浑身冷汗直冒，她大气也喘不均匀，害怕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呀！他明明在这里的！我没有想骗你！你拿的什么东西？是刀吗？你别……你——"

"说实话！"

"我……我真的不知道！"

就在此刻，不远处的门哗啦一声开了。清晨是如此安静，这声门响就变得无比巨大。黑黑似乎刚刚睡醒，正推门出来活动筋骨，看到这一幕，惊诧得睡意完全消散了。

"易……易公子？凤九娘？"

易厢泉没有看她一眼，更没有放开凤九娘。他把凤九娘拽到一侧，自己则向洞中探去。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洞中清晰了不少，隐约可见洞底的稻草，但却真的无人。

"夏乾！"易厢泉越发紧张起来，大喊了一句，却真的无人应和。

一旁的凤九娘此时像是被冷风吹醒了，她嘴唇发白，身体却与易厢泉保持着一定距离，怒喝道："你拉我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我告诉你，姓易的——"

易厢泉根本不听她说话，绷着脸直接把她拽到一边的柴草屋里，推进去，咣当一声闩上了门。茅草屋又传来凤九娘的咒骂声。黑黑站在一旁惊诧不已，有些畏惧地看着易厢泉，想问却没问。

“你现在去把吴白和水云全叫到此地，我要问话。还有，谁都不要给凤九娘开门。”易厢泉脸色极差，收了手中的金属扇子，理了理衣襟，大踏步地又走回了那地洞附近，弯腰看向洞底。

洞里一片漆黑，深两丈有余。易厢泉不由得心里一凉，纵使将一个清醒之人丢进去，只怕也是凶多吉少。再向井壁看去，只见上面横着些许腐朽的木头，排列得很有规律。如同搭好的架子被土壤掩埋，又似是梯子一般镶嵌在土地里。人若是摔进去，这些横木应当能抵挡几分。若洞底土壤松软，也许人还能捡回一条命来。

这种奇特的构造令易厢泉疑惑，然而他却觉得格外紧张，不能再拖了。他昨夜诱使凤九娘去找夏乾的头冠，为此还苦等一夜，夏乾却无影无踪。如今只能断定夏乾一定曾经掉入洞中，眼下唯一可做的就是下井查探。

易厢泉立即站起，他觉得有些晕眩，昨夜喝酒，纵使酒量不差也是有一些影响的。而他又彻夜未眠，此时就更加疲劳，但还是要冒险一试。

洞口旁是凤九娘留下的绳索。他从山崖攀爬上来，用的正是这一根。易厢泉环顾四周，找到了大石，将绳子的一端拴在上面。

此时，吴白、黑黑和水云已经到来，水云看着易厢泉，诧异地大声问道：“易公子这又是做什么？”

“找夏乾。”

他把绳索的另一端拴在自己身上，朝洞口看了看，将灯笼熄灭之后扔了下去，接着深吸一口气，开始抓住绳索向下攀爬。

“小心啊！”小辈们急急地叫喊，易厢泉只是朝他们点了点头，下了洞。

井壁潮湿，易厢泉攀着横木条慢慢向下，直到光线一点点变暗，片刻之后他的脚便触到了松软的泥土。一股难闻的味道扑鼻而来，似是尿的骚味。

“易公子，可有发现？”吴白在上面喊着。

易厢泉抬头，头顶上方只有一小片灰蒙的天空，还有三个傻傻看着的脑袋。他点头示意一切安好，随即低头掏出燧石燃了灯，并闭起眼睛，以此确保自己的眼睛能够快速适应黑暗。待他睁眼，这才看清了洞底。

这是一个极度狭窄的洞，四壁有横木，洞底宽度大体和人的腿一样长。竖直的洞亦可称为“井”，然而细细看向四周，它的底部侧壁却还有一个小洞。小洞的位置很奇特，是与“井”垂直的。易厢泉打量四周，发现脚下臭味泥土里有一绿色物品，不与泥土同色。他扒开土壤，这才看清地上有一根孔雀毛。毛色油亮，色彩艳丽。他又扒开更多泥土，发现不远处掩埋着夏乾的双鱼玉佩。

孔子云“玉之美，有如君子之德”，纵然夏乾不是君子，但此玉他自幼戴着，从不离身。那根孔雀毛更是对他极度重要的东西，如同幸运符一样别在腰间。易厢泉看了玉佩和孔雀毛掉落的位置，几乎贴近了“井”壁，与那侧洞在同一直线上。

易厢泉深知夏乾的性格，只身在外时几乎不会露富，会把值钱的东西藏到怀里或是鞋袜中。这个洞的底部是躺不下一个人的。若是孔雀毛别在腰间，玉佩藏于鞋袜之中，那么夏乾的头与胸口的位置就会在……

在侧洞里。易厢泉松了口气，暗暗感叹夏乾运气真是极好。

夏乾定然是被凤九娘扔了下来，但是扔的角度却是适宜的。他身子长，必然是蜷缩而下，到了底部之后上身后仰，头便进了侧洞。易厢泉看着

侧洞口的位置，上端的泥土被砸下一小块，这是夏乾上半身顺势倒在侧洞时砸掉的。

洞底非常冷，夏乾身上肯定有伤，他下半身还被土掩埋，一段时间土壤便会水分蒸发而僵硬无比。如果不浇上水，冬季寒冷土壤变硬，夏乾根本无法逃脱。

易厢泉闻着地上的尿骚味，感叹夏乾真有一手。

凤九娘不敢动手杀人，便把夏乾迷晕了扔下来摔个半死，之后填土活埋。这与杀人无甚两样，但是毕竟没有沾染鲜血，不过是一扔一填，最后是死是活，全是天意，与自己无关。

易厢泉眸色发冷，凤九娘真是阴毒异常。

“易公子！怎么样了？”上边传来黑黑的声音。

易厢泉敷衍地答了一声，俯身看着侧洞。这洞蜿蜒曲折，无法望见尽头。他唤了夏乾一声，有回音却无人应。提灯而看，见侧洞口有人爬过的痕迹，不远处有一小块衣服碎片。易厢泉心里一阵欢喜，那一定是夏乾的衣服碎片。

他心中着急，提灯弯腰钻进去，将灯放在最前面，刚探进半个身子，却愕然发现灯被小洞卡住了。早知换成火把了，易厢泉吸了一口气，打算轻轻地把灯抽回来。他抬手提灯，刚刚动弹一下，却只听到呼啦一声，眼前的侧洞坍塌了。

易厢泉噌的一下往后退，井内尘土飞扬。那侧洞上的泥土哗啦啦地掉下去，刹那间便把洞填了个严严实实。易厢泉脸色惨白，心一下子冷了。

“易公子，怎么了？还好吗？！”吴白听到声音，慌忙叫着。

而易厢泉没有回应，心里如同冰冻一般。他只不过是轻轻取出卡住的灯笼，侧洞就坍塌了。若夏乾真的顺着洞口攀爬并昏迷在洞里，侧洞一塌，只怕凶多吉少。

在这一瞬间易厢泉脑中一片空白，他愣了半天，这才拉了拉绳子攀上了井口。

“怎么样？可有发现？”黑黑急急地问。

易厢泉被晨光刺痛了眼睛。待他慢慢睁开眼睛，见黑黑、水云、吴白都焦急地看着他，在等着他的答案。

夏乾很有可能遇难了，只是这件事连易厢泉都无法接受。他站着，感觉整颗心也慢慢地坠下去。

“易公子！夏公子他……”

易厢泉脸色很是苍白，但他深吸一口气，想极力安慰眼前的三个人：“会有办法的，很多事情不一定像想象中的那么糟。你们快去拿些铲子过来。”

此话一出，三个小辈都明白他的意思了。易厢泉聪明绝顶，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提出这种方案。黑黑和水云一下子哭了，吴白也愣住了。

“快些去拿，如果挖掘及时，说不定……”

吴白愣了一会儿，摇头道：“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若是真的塌陷，只怕回天乏术。”

他说得很冷静，也是实话。易厢泉没有说话，想直接去取铲子，被水云一把拉住：“现在进洞，你也有危险！”

“易公子，”黑黑哭着擦着眼泪，“等村里人回来了再挖吧。这种洞以前也有，塌过不少，被埋的人是救不出来的。”

易厢泉冲他们笑了一下，立即转身离去了。他虽然笑得很勉强，却是在竭尽全力给他们一点安慰。可是谁又能安慰他自己呢？从来都没有。他五岁的时候被收养，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怎么遇难的。而几年前回到洛阳，发现师母被害，师父被污蔑为凶犯，所有人都劝他撇清关系不要追究。夏乾是他唯一一个认识十年以上且还在世的人，如今却也出了意外，自己却束手无策。

他低着头快步走到后院，经历过两次丧亲之痛，他早已知道安慰的话语是奢侈而无用的，唯有行动才可以对悲剧性结局稍稍做一些改变。虽然希望渺茫，但总要好过站在原地任由痛苦的回忆一点点切割自己。

黑黑哭了一会儿，知道易厢泉是铁了心要把夏乾挖出来。她便遣了水云也去拿铲子，自己则去河边打些水来给大家喝，一会儿一起下铲子。通向河边的小路铺满了碎石，以前她和哑儿一起常来这里，如今——黑黑打了水，叹息了一声。如今哑儿去世，连夏公子也生死未卜。她胡思乱想着，走过那条山崖的边缘，无意识地向山崖下望去。

就是这无意识的一瞟，黑黑手中水桶咣当一声落地了。她双目呆滞，蹲下，粗布裙上蹭到了泥土，但是她不在乎——她几乎是贴到了地面上，以便看清山崖下的东西。

她看清后，喉咙动了动，竟然激动得发不出声音，心也狂跳不止，待她深呼吸后，发出一阵惊喜的大叫——

“夏公子！是夏公子！快！他在山崖下面！”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

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六章 一人复生一人亡

黑黑趴在地上拼命朝下喊着，吴白与水云也匆匆赶来，众人惊喜地一阵大叫。待易厢泉也跑过来，只见夏乾昏迷在山崖深处。

易厢泉愣了片刻，赶紧取了绳子。待到了山崖底部，他伸手欲探夏乾的鼻息与脉搏，他的动作有些僵硬，手在微微颤抖。

“夏……夏公子到底怎么样了？”吴白在山崖上方结结巴巴地问，他着实害怕了。

易厢泉开始号脉，夏乾的气息微弱却还算平稳，还有一脉尚存。再抚摸额头，火热无比。虽不知骨骼断裂与否，至少能稍微放心了一些，估计他只是因发烧而昏迷。易厢泉向山崖顶部的三个小辈招了招手，示意夏乾一切安好，又把自己的外衣解下罩在他身上。

此时乌云已经退去，暖阳照了下来，山崖的峭壁和尖利的岩石也泛着淡淡的金色。夏乾的鼻子冻得通红，四肢伸展着趴在雪地上，就像是趴在自家的白色锦被上一样，等着睡到日上三竿之后下人叫他起床。

经过一夜折腾，易厢泉此时已经是满面尘土，憔悴不堪。他擦了擦脸，躬身在石头上坐下，低头看着夏乾，突然笑了，他觉得自己身上沉重的东西已经被卸下来了。

很快地，山崖顶部的三个人取来了木板，夏乾被绑在木板上拉了上去，整个过程简单又迅速。不久，夏乾便安然地躺在床榻之上接受检查。

“他应该没事，”易厢泉擦了擦额间的汗，“身上全是伤但是骨头没断，现在只是因受寒而昏迷，不久后便会醒过来。”

“夏公子为什么会躺在山崖里？”水云仔仔细细地瞧着夏乾，低声问着。

易厢泉看了看他们，慢慢道：“被人下药了。”

他说完，这才发现夏乾的衣服褶皱里藏着一根白头发。易厢泉把白发拿起来看了一眼，却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玉佩和孔雀毛放回到夏乾床边。

吴白惊道：“真的是凤九娘做的？”

易厢泉没有说话。他走到桌子边上，提笔在纸上写了一些食材，让黑黑拿去做些饭端来。写毕，忽然看到吴白桌上堆砌的书卷下边放着一幅卷轴，轴上似乎有血。他抽出来打开，只见上面画了一位年轻女子。

易厢泉先是眯眼打量，只是纯粹欣赏。片刻之后却忽然一怔，冲吴白笑道：“这莫不是七名道人所画？”

“七名道人？”吴白讶异地转头一看，“谁？”

易厢泉摇头：“七名是他的名字，喜欢研究机关秘术，也是一位很奇特的画师。他技术精湛但总爱画些奇怪的东西，据说只画了几年就不知所终了，鲜有画作存世。若得一幅，价值千金。”

吴白很是开心，并非因为画作值钱，而是因画本身珍贵。

而易厢泉只是看着字画，修长的手慢慢地抚摸着粗糙的画面，翻来覆去地看着，正面、反面，甚至于贴近眼睛去细细地看着那图画上的细小之处。

画中的少女娇俏美丽，她穿着一身华丽的衣裳，手戴造型奇特的镯子，

趴在榻上安静地沉睡着。易厢泉翻过画来，看见那一小摊暗色血迹沾在画的背面，又将画竖起来看它的长度。

“被截过……”易厢泉喃喃道。他用手轻轻摸了摸画卷，那里是沾有血迹的地方，一直延伸到了画的边缘处。可见这幅画原本沾染血迹的地方要更多一些，但是有人嫌弃不美观，于是截掉了。现画卷的空白之处太多，除去人物之外，其他的地方统统没有画完。

一般画师是不会自己裁掉自己的画作的。哪怕整幅画都沾染血迹，一般的画作收藏者也不会去将画破坏，反而会将其好好珍藏。截掉画作的是什么人呢？是一位对画作没有这么珍视的收藏者，他珍视的不是画作，而是画中的姑娘。

易厢泉正在沉思，吴白端了茶水过来，打断了他：“这画原来是挂在古屋里的，很久以前就存在了的，被夏公子取了出来。你说，会不会与山歌有关？那山歌——”

“那山歌太奇怪了。”水云看着易厢泉，想听他说些什么。

但易厢泉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了看关了凤九娘的柴房。它就在吴白的房间对面，凤九娘似乎还在里面走动，现在已经停止喊叫了。

“别放她出来，等夏乾醒了再说。”易厢泉语气有些生硬，几个小辈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易厢泉还想问些凤九娘的事，但是目光却又扫到了《黄金言》上。这字挂在吴白的房间里，倒是非常合适的：

惜吾当年青杏小，

时待不知刁无早。

读罢见鸳鸯游弋，

书弃提笼圈鸾鸟。

谨成父愿皇榜落，

言酸意恨几时了。

慎慎闻此丝竹乐，

行咎难对门氏老。

易厢泉看了看，忽然问吴白：“你可有纸鸢？”

吴白一怔：“纸鸢？以前做过，司徒爷爷也送过给我，但我忘记放在哪里了。”

“其实昨日我就想说，但是急着找夏乾，就没有再提。其实这是个双重字谜，”易厢泉颇有兴味地说，“一开始只觉得它是个藏头诗。‘惜时读书，谨言慎行。’但是看桃花映在‘游弋’‘鸾鸟’‘丝竹’‘门氏’几个字上。其实是丝、氏、鸟、弋，合起来就是‘纸鸢’二字。是不是纸鸢上面有什么秘密？”

吴白愣了愣，挠了挠头：“想不起来放在哪里了，上面画了很多花纹，有点丑。水云、黑黑姐，你们记得放在哪里了吗？”

水云茫然摇头。

黑黑又给易厢泉倒了热茶，他接过喝了一口，看向夏乾，有些忧心：“你们回去休息，我今夜在这里守着。”

黑黑又端来一些吃食。易厢泉劝走他们，关了门之后，慢慢洗了脸，随

便吃了点东西，又坐在了桌案边。

他闭起眼睛，慢慢地回忆吴村发生的所有事情。

吴白出了房门，叹了口气：“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黑黑认真道：“我看易公子是个好人，他的话要听。你们不要去给凤九娘开门。”

她言下之意，凤九娘的罪是认定了的。吴白很赞同地点点头，而一旁的水云则从背后拿起了柘木弓的匣子。

“你们说，这弓是不是很好用？”

“那是人家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拿出来的？快放回去！”黑黑指责道。

水云嘟囔：“我就看看，明天就还回去。”

此时苍山覆上了白雪，显得更加险峻。这种时候，吴村人都要避免走山路，以免路面湿滑导致发生意外。黑黑点燃了村里的灯，嘱咐了吴白和水云几句便回房休息了。

不一会儿，水云的房门开了，她悄无声息地跑出来，怀里抱着柘木弓的匣子。

水云从小就练习射箭，但苦于没有一把好弓。弓箭制作，以干、角、筋、胶、丝、漆六材为重。好的弓箭都是选材优良，再经由优秀的工匠制作而成，工艺复杂，价格高昂。

这个匣子是用上好的檀木所制，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还镶嵌着翠玉。水云看不出来雕刻的是什么图样，只觉得异常美丽。她自小家境贫寒，而山中多树木，她的弓箭多用普通树木制作，再以鹅毛为羽，着实

不佳。眼前的弓箭是她梦寐以求之物。

在灯笼微弱的光线照射下，柘木弓匣染上一层浅淡的黄色，似乎有了呼吸和心跳。而水云郑重地、小心翼翼地将盒子放在一块平整的大石之上，似乎在举行神圣的仪式，轻轻打开了它。

柘木弓就这样出现在水云的眼前，瞬间照亮了她的双眼。优雅的弧度、完美的工艺，与那些粗木所制的弓箭不同，这把柘木弓散发的气息冷冽而神秘，像尊贵的武者。

水云轻轻取下它，爱不释手。她眷恋地看着柘木弓，随后又看了一眼箭筒。箭筒也是异常精美，仿佛是装着夜明珠的盒子。轻轻旋开，里面有不少黑羽箭。她长这么大第一次恨自己的出身，她好羡慕夏乾！她活了十几年，这种弓箭摸都没摸过。水云深深叹气，这都不是她的东西！但是她想试一试，哪怕射一支箭也好。

她兴奋满满，手微微颤抖，瘦小的肩膀扛起了柘木弓，上了箭。心想周围都是群山、树林，以近处的物体为靶，未免没有趣味。只射出一箭，射得远远的也无伤大雅。她决定向上垂射一箭，这样不必担心射到什么东西，也不必担心伤到人。

天色逐渐昏暗，水云匆匆举起弓箭，奋力一拉，仿佛有了后羿的英雄气概。她听见弓弦的声音，突觉脑中一片空白，唰啦一下，箭就离弦飞了出去！

柘木弓的力度比普通弓箭强太多，水云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瘦弱的身躯经不住强大的冲力，被狠狠震了一下。而那箭却是一下子蹿上了天，就像是逆向而行的星，速度快到无法看清，只觉得那亮光一闪便直冲云霄了。

水云目瞪口呆地看着昏暗的天空，箭消失了。

水云的惊喜之感烟消云散，如今只剩下悔恨与害怕。夏乾的箭就这么射出去了，再也回不来了！那箭价格高昂，自己怕是赔不起的……

水云急得快要哭了，飞快地取下灯笼朝远处的山中奔去，用灯火照着她目之所及之处，偷偷地寻着，而此时远处的屋子忽然亮了。

今夜不知怎么的，黑黑觉得有些不安。她回忆了一下，今日易厢泉提到的纸鸢似是被收起来放在了柴房里。虽然不知道纸鸢有何用意，但她还是想拿回来看看。

她披衣出了门，也没有看到水云奔跑的影子，打算去柴房一趟，再顺便给凤九娘送些吃的。

易厢泉早已吹熄了灯火，准备趴在桌案上睡一夜，却觉得有些冷，想从夏乾的身旁拿下一床薄被。刚走过去取被子，却万万没想到夏乾“哎哟”轻叫一声，突然睁开了眼。

黑暗中，两个人都愣了一会儿，彼此看不见对方。

“我是不是死了？”夏乾瞪着眼睛突然问道，声音喑哑，也不知道他在问谁。

听他这个语气，肯定身体没有事了。易厢泉突然有些高兴，一时激动不知说些什么，愣了半晌，竟然起了捉弄他的念头，沉声道：“死了，你死了。这里是阴间！”

接着一片死寂。

夏乾躺在床上愣了一会儿，竟然坐起来朝着易厢泉的方向看去。看了半

天，算是看清了一些轮廓。

“易厢泉？你怎么会来吴村？”

易厢泉愣住了。要知道，以前的夏乾是最好骗的，不管说什么他都信，而且人在经历生死浩劫之后往往是没有理智的。如今是怎么了？怎么变聪明了？

见易厢泉不说话，夏乾觉得他还想骗自己，愤然道：“还阴间呢，我从小被你骗到大，如今还能被骗？！点灯去！”

易厢泉赶紧点灯。室内亮了，只见夏乾扶墙站起，脸色苍白，却满眼闪着光。

“凤九娘人呢？她真的是个——”

夏乾的愤怒使后半句的污言秽语没有说出口，反倒吞在肚子里，化作了剧烈的咳嗽。

“她被关起来了，”易厢泉赶紧扶他坐下，倒上茶水递过去，“曲泽也平安出村了。你先别急，把这几日发生的事告诉我。”

夏乾端着茶碗，刚想说话，门突然开了。只见黑黑提着灯笼站在门口，神色惊慌。但看到夏乾醒了，先是一怔，后竟然喜极而泣。

“出事了？”易厢泉发现她神色不对，赶紧站起身。

吴白此时也从门外踏进来，焦急地说道：“没找到！她……跑了。”

夏乾一听，也不管自己身体不适，赫然站起：“她跑了？咳咳咳……她把我扔到洞里活埋，自己跑了？”

“你冷静一些，喝一点水。”易厢泉按住了他，转而问黑黑道，“什么时候的事？你把来龙去脉说清楚。”

黑黑抹着眼泪：“不知道，也许很久了。她应当是翻山走了，不过夏公子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夏乾喝完茶水，涨红着脸怒道：“她要杀我！她在酒里下药，还把我扔到那个井一样的洞里，想活埋我！要不是我想办法跑了——”

“凤九娘真的要杀你？”黑黑吃惊问道。

吴白叹气：“事已至此，你还不信？姐，你就是心肠太好，不把人往坏处想。”

黑黑垂头，半天才道：“凤九娘以前不是这样的。她刚嫁过来的时候我才五岁，我记得她温柔又老实，对孩子们很好。喂我们吃饭，教我们唱歌，就像……”

“像哑儿姐，”吴白叹息一声，看向窗外，“后来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直很激动的夏乾听到这话，有些难以置信：“她？像哑儿？”

黑黑点了点头，叹了口气。

易厢泉沉默不言，黑黑亦是如此。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夏乾，而就在这一刻，门一下子开了，水云冲了进来。

夏乾朝水云望去，还伸手打了个招呼。水云却没有看他，她脸色惨白、双唇颤抖、失魂落魄地看向前方。

“水云……”黑黑奇怪地看着她。

她这才慢慢抬头，看了众人一眼。

“凤九娘，”她似乎是哽咽了半天，“在河里……”

众人皆瞪大眼睛，水云所说的“在河里”，又是什么意思？

“她泡在河里……”水云几乎说不出完整句子。

吴白吃惊道：“凤九娘不是跑了吗？”

水云脸色苍白地摇摇头：“她、她好像……死了！”

一听这话，夏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下子坐起来欲冲出门去。几人未想到夏乾真的是“毫发无损”，筋骨未断不说，发着烧还能一跃而起。黑黑赶紧拉住夏乾，但易厢泉却率先出了门，吴白和水云紧随其后跑至河流边上。

易厢泉站在最高点，提灯照亮了河岸。

“你们不要过来。”他手中提灯，高高举起，似乎在望着水面。

夜幕降临，此时才知日暮之时的晴朗只是风雪来临的前兆。大雪飘落，如刀子一般打在众人身上。河水湍急，从陡峭的山崖间滚滚而下，直至平缓之处遇石激起阵阵水花。在一片灰色乱石之中，似乎有东西夹在其间，那是凤九娘泡得发涨的脸。

易厢泉看清了，脱了外衣，举着灯笼蹚入水中。

水云和吴白都忧心地在一旁站着：“你小心些——”

“你们不要过来。”易厢泉又重复了一遍。他走得很稳，好在河水是温泉水，不至于太过寒冷。但是湍急的河水很快漫过了他的胸膛，他只得把

灯笼举高。可风雪极大，那可怜的灯笼晃荡几下便熄灭了。易厢泉把它扔到湍急的河水里去，灯笼落水之后撞上不远处的尖利岩石，很快碎成一团。

“易公子！实在不行不要捞了，你自己要小心呀！”水云喊着。可易厢泉没有回头，直到河水快要漫过他的脖子，打湿了口鼻，他才碰触到凤九娘的尸身，凤九娘的尸身已经在河水里浸泡很久。而不远处的石头缝里夹杂着一只花纸鸢，在风中晃晃荡荡，接着起了一阵狂风，那纸鸢便飞上天去了。

远处，黑黑也提灯过来了，紧跟在后面的居然是夏乾。他披着一床被子，怒吼道：“如果捞不上来就不要捞了！活人比死人重要呀！你不要犯傻！”

却见易厢泉已然抱起了凤九娘，就像是抱着一块白色的、腐烂而庞大的肉。他在激流中艰难地往回返，走出了水面，身上全湿了，头发很快结了一层冰霜。

黑黑想去给他披衣服，却被易厢泉阻止道：“不要过来！”

易厢泉抱着凤九娘的尸身走到了众人面前，此时他已经冻得浑身发颤了，这才接过黑黑的衣服披上。看了看凤九娘的尸身，探了探鼻息，又号了号脉，才道：“真的没救了。”

“实在太危险了，以前村里有人失足落水，被卡在石头缝里都是没人去捞的。”水云低声道。

易厢泉还在低头检查伤口，没有抬头：“万一人没死呢。她……有家人吗？”

“没了，她丈夫前一阵在狩猎的时候受伤死了。不过他以前就很长时间不回家，回家了就喝酒打人。”黑黑也低下头去。

易厢泉什么也没说，他想把自己的干衣服给凤九娘盖上，夏乾拦住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凤九娘盖上。

“盖我的衣服，我穿得厚一些。”

夏乾皱了皱眉头，站起来看着凤九娘的脸。她的脸被泡得发白而不成形，似乎挤一挤就能出水；她的头发散乱，然而那个木镶金的簪子还在；她的手臂露在外面，像是有很多外伤，已经好了大半。

看着她的脸，夏乾不由得想起几日前凤九娘是如何把自己抛下洞的。他叹了口气，觉得自己不可能原谅她。但如今她已遭了难，有些事想要计较却也根本没法儿计较了。易厢泉拍了拍他的肩膀，抱起凤九娘的尸身准备回去。

冷风吹来，夏乾冻得打了个喷嚏，视线逐渐模糊。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五个兄弟的故事，有些不合时宜，却挥之不去：

老大独自在大雪纷飞之时进山找财宝。然而地势险要，山中多狼。他攀爬之际，手下一滑，落入河水之中溺死了。

富翁、姑娘、老二、老大，竟然都死在这样一座山上，死后灵魂不散去，成了孤魂野鬼，日日哭泣，宛若山间的风声。

此后山中总有这种风声，在山间回荡着。

这段故事令夏乾浑身发颤。凤九娘扭曲又肿胀的脸离他越来越近，夏乾眼前一黑，一下子晕了过去。

风雪交加的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夏乾这一晕就是一天一夜。他在炭火的噼啪声中醒来，已经中午了。听见水云在抱怨着什么“夏公子这样下去以后怕要落下病根”，夏乾顿时脸色阴沉，翻个身后昏昏沉沉地打盹儿，直到暮色降临。醒来后发现易厢泉不知去哪儿了，黑黑与水云轻声谈话，吴白时不时地插嘴。

夏乾听不清楚，只觉得肚子有些饿，却贪恋于床铺的温暖不想起身。他闭起双眼，想再睡一觉，可脑中总是浮现出吴村所经历的种种事情：孟婆婆的歌声、哑儿的尸体、井底所见的阴沉天空、凤九娘的脸……

无法解释所有的事情，凤九娘应当是意外失足而死。走了山路就出了事故，可见山路多么陡峭，若自己当初要是真的爬山离村，那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

很快就到了用晚膳的时间。凤九娘不在了，他们也不用按规矩坐在厅堂吃饭。炭火堆旁，吴白一边喝着粥，一边哼起了山歌：

大雪覆盖东边村子

阎王来到这栋屋子

富翁突然摔断脖子

姑娘吃了木头桩子

老二打翻肉汤锅子

老大泡在林边池子

老四上吊庙边林子

老三悔过重建村子

老五天天熬着日子

是谁呀，是谁呀

是谁杀了他的妻子

黑黑低声喝止他：“不要唱了！”

吴白有些委屈：“从小就唱，习惯了。”

“出了事还要唱吗？”

吴白闭嘴，闷头吃起干粮。

水云满嘴塞着饼，犹豫了一下，问道：“富翁去世，对应孟婆婆坠崖。而老二的死，对应哑儿姐死亡。曲泽出现在山神庙树下，好在安然无恙。而贪财的老大对应凤九娘，在白雪遮天的日子死在水中……”

“你别说了，吃你的东西！”黑黑又喝止了水云，觉得自己心力交瘁。

“但是哑儿姐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能不去想这些事呀！”

他们争吵着。夏乾翻了个身，把自己裹在了被子里。他不信鬼神之说，若是诸多怪异事件是人为，那么究竟是谁？不是他自己，不是易厢泉，那就只剩下水云、黑黑、吴白了。夏乾觉得太可笑，这三个人——怎么可能和这三个人有关！？

听到门嘎吱一声，屋外三人谈话瞬间停止。

“夏乾醒了吗？我有话问他。”

“没醒。”水云天真地答道。

易厢泉只瞥了夏乾一眼，便知道他在装睡，于是遣了三人吃完饭回去休息，自己则坐到床边推了推夏乾。

“你将吴村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我，每件都要说清楚。”

夏乾无奈地点点头，裹着被子盘腿坐起来开始讲故事。烛火温暖，易厢泉坐在那里，脸上被染了一半阴影。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而夏乾喝了三壶茶、吃完了两碟点心，一讲便直到夜色渐浓。

从山神庙到古怪的古屋，从孟婆婆坠崖到哑儿遇害，之后又讲了遇见哑儿与孟婆婆的鬼魂、曲泽的失踪。等到全部讲完，夏乾如释重负，心中也好受很多。

现在易厢泉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应当就好办很多。但是他仍然皱着眉头，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有些阴沉的天空。吴村四周的高山像灰黑色的墙面，墙面之后却有更多的高山，层层叠叠地把他们围了起来。

“你听见狼叫了吗？”易厢泉看着窗外，突然问道。

“山里经常有。”夏乾从床上坐起来，穿好了鞋。

“你真的看到了孟婆婆？”

夏乾听到这件事很是吃惊，摸了摸头：“真的！”

“我的意思是，你确定你看到的是孟婆婆？是人？不是画，不是影子，而是一个人？”

夏乾点头：“是真人，是背影。”

“那哑儿呢？”

夏乾脸色越来越难看：“是她，看到的是正脸。”

二人默契地沉默了，这件事分外怪异。假如有人装神弄鬼，可村里根本没什么人。即便真的有人装神弄鬼，还能装出两个鬼来？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见孟婆婆鬼魂的那晚，是从窗户这边看到的？”易厢泉从窗户边上探了半个身子出去。

“不是这间房，是那间客房。我当时想开门，可是打不开。人死不能复生，我看到了哑儿的鬼魂，又接连看到了孟婆婆的。假若有人装神弄鬼，那这个人的目的何在？”

易厢泉推开门看了看四周。屋舍尽收眼底，而在窗户一端则看不见任何东西。他问夏乾：“那晚你有听见什么声音吗？”

“似乎有，但来了这边一直睡不安稳，大家起得也早，”夏乾犹豫一下，又道，“有件事不知是不是我听错了，我在井中爬行的时候似乎听到了叹息声。”

易厢泉讶异：“是人声？”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夏乾想到此，心里有些害怕，却不愿承认，问道，“你说吴村是不是真的有鬼？”

易厢泉没说话，只是皱着眉头。

“我想出村啊。”夏乾腿一蹬，又躺在了床上。

“吴村的人是去狩猎了？这么久了还不回来。曲泽前去报官，竟然也未回

来。”易厢泉叹了口气，忽然转移了话题，“你身体好些了吗？”

夏乾一愣，心里嘀咕，觉得易厢泉此问定是没安好心。他与易厢泉性格极为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突然对人关心起来，多半是有事要麻烦对方。

夏乾顿时心里一寒，赶紧答道：“不！没好！我正头晕恶心想吐呢！”

易厢泉白了他一眼：“那你还穿好鞋，打算半夜溜去厨房找吃的？”夏乾一怔，赶紧脱鞋。

“别脱了，”易厢泉看了看窗外阴沉沉的天空，叹了口气，接着到脸盆旁边开始洗手，“我带你去厨房。”

夏乾一听这话，顿时开心了。但易厢泉没有直接带他去厨房，而是先去了孟婆婆的房间。查探一番之后，易厢泉找到了一些油和燃料，说要借用一下。随后，二人才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像做贼一样，夏乾偷吃了一些烧饼，易厢泉没说话，拿了一把剪刀。

待夏乾吃完东西，二人出了门。易厢泉看了看不远处大树下的三口棺材：一口是哑儿的，一口是孟婆婆的，一口是凤九娘的。

“那我也回去睡觉了。”夏乾有些心虚，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易厢泉看了他一眼：“哑儿的棺是你开的？胆子可真大。”

夏乾心中一凉：“我、我不——”

“再开一次吧，”易厢泉举起剪刀朝他笑了笑，“这次我们开孟婆婆的。”

冷风把树吹得吱呀吱呀作响，易厢泉迎着风走到门口取了灯笼照明，灯笼一晃一晃地，闪着浅淡的黄色。易厢泉扶住了灯，把剪刀递给夏乾。

“你拿着。”

“我不拿！”

“唉。”易厢泉叹息一声，唤来了吹雪，让它驮着。两人、一猫走到树下，易厢泉取了棺材上的钉子，扶住孟婆婆棺材的一端：“我数一二三，一起抬。”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夏乾如今体会到了被人强迫开棺的滋味。他有苦说不出，只得伸手抬了棺材板。孟婆婆的尸体赫然出现在眼前，易厢泉皱眉提灯照射，道：“剪刀递给我。”

夏乾不动，易厢泉又叹息一声，从吹雪背上取了剪刀，开始动手。

“你主动开了哑儿的棺材，如今怎么不敢看了？”易厢泉埋着头孤军奋战，有些哀怨。

“我只是看看，不会动刀！”

他话还没说完，易厢泉就把剪刀放回到了地上。

“你……你真的剪开了皮肉？”见剪刀上面沾满了血，夏乾有些慌乱了。

“其实不用剪开，”易厢泉皱着眉，认真地看着，“我不是有经验的仵作，还是谨慎一些为妙。那日我在山崖底下，由于光线不足，只是大致地看了下。如今倒是看清了，这尸首坠崖之后是趴在地上的，伤却在脑后。”

夏乾一怔：“不是坠崖死的？”

“你过来看看。”

“我不看！依你所言，她死后有人把尸首扔下了山崖？”

“错不了，”易厢泉提灯认真地看着，“若失足坠落，体表轻伤，体内伤则比较严重。死者多半是内脏大出血，身上有骨折。但现在死者腹部有一块不明显的伤痕，像是被山崖底部尖利的石头划伤的。肉色干白，没有新鲜的凝血块，因此这处划伤应该是死后伤。除此之外，若是人失足坠崖，在失足的一瞬往往会伸出双手试图抓住什么，比如山崖边缘的岩石，或是身体有碰到山崖侧壁而擦伤，可是孟婆婆身上却没有这些伤痕。”

夏乾探过头去，只看了尸体一眼，突然觉得有些想吐。

易厢泉仍然眉头紧皱：“她的致命伤在头部。发髻散乱，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是被钝器击打过，而且一共被打了三次。只是……这钝器是什么？她死前应当是拿着什么东西的。”

“但她怎么会——”

“她怎么会死而复生？”易厢泉提着灯轻轻地说着，“她被打了三次，又被丢下山崖，怎么会死而复生？”他喃喃自语。

夜风吹得大树轻轻摇曳着，周围安静极了。

良久，他再度看向夏乾：“我一向相信你的识人能力，但此事非同小可，需要再向你确认一次。你确定你看到的是孟婆婆，不是村中其他人假扮的？”

夏乾知道他在怀疑什么，看着易厢泉的眼睛，认真道：“是孟婆婆没错。”

易厢泉的有些疑惑了。他知道夏乾这个人平日里虽不太可靠，但是认人能力是极强的。他回过头看了看孟婆婆的棺材，又看了看哑儿的棺材。

夏乾小心翼翼地问："哑儿的棺材不用再看了吧？"

"我已经看过了。我再问你，在你见到哑儿鬼魂之后，你亲自开棺确认了没有任何异常？"

夏乾摇头："她也死透了。"

"你确定你看到的哑儿是真人？"

"我看到的是哑儿的正脸。不只是我，水云当时也在场。"夏乾又回答了他一次，这次更加坚定了。

易厢泉叹了一口气，眉头紧锁。

夜晚的风呜呜地吹着，阴云一直不散。

夏乾看着天空，突然问了一句："你说，世上真的有鬼吗？"

易厢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认真地看着他说："你可知鬼神的来历？古时人们畏惧雷电、山崩、地震、疾病与死亡，自然会将这些现象归咎于和自己相似的个体。鬼怪、神明的形象多半是人演化而来。恐怖自然现象归咎于天神，死亡与怪事则归咎于鬼怪。如今时过境迁，我们越发信赖人的智慧，又怎能把解不开的事归咎于鬼神？"

夏乾无言，他说得很有道理，可还是解不开这些怪事之谜。

阴风吹过，两片挂在枝头的树叶再也支撑不住飘零下来，一片落在易厢泉肩头，一片落在棺材上。易厢泉拾起肩头的这片，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又把它仍在地上。

"我们走吧，"夏乾被冻得瑟瑟发抖，其实也是心里害怕，嘴上却说，"太冷了。"

易厢泉没动，风吹得他的白色衣摆直飘，吹雪也上前蹭着他的裤腿，可是他全无反应，只是怔然地看向前方。良久才慢慢抬头对夏乾说了一句话：“我……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件事只有几种可能。”

夏乾瞪大眼睛：“真的假的？”

“不确定，”易厢泉的眼神有些飘忽，“事情比我想象得还要复杂，有很多事需要理清楚。”

易厢泉突然提起灯笼往回走。回屋的路程很短，但是他走得很快，一句话也没说，好像生怕把自己刚刚想到的东西忘掉似的。回到屋内，他点燃了一盏灯，把纸张撕开，开始在纸片上写写画画。夏乾想看他写的是什么，但是他却将纸揉成一团，扔掉了。

“我需要找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但有些事我想不明白，需要问问你。你觉得古屋墙上的密道是通向外面的吗？”

夏乾摸摸头：“我当天和曲泽进入古屋，黑灯瞎火的只是摸到了墙上的缝，像是门……”

“但我今天白天从墙外看了看，并没有看到任何裂缝。”

夏乾一惊，若是古屋真的存在通往屋外的密门，趁着白日里亮堂，完全可以从屋外就看到墙面上的门缝。回想起自己拉住曲泽在半夜摸墙，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傻。

夏乾问道：“可山歌是怎么回事？”

易厢泉揉揉脑袋：“不知道。这些日子一直在忙你遇害的事，如今可算是消停了，但这些事越想越不对劲，明天天一亮我就进屋去查探——”他话说了一半，突然止了声，迅速站了起来推开了房门。

房门外是如墨的夜色，灯笼挂在屋檐下轻轻晃动着。易厢泉眯着眼查探四周，扭头对夏乾道：“刚才好像有人。”

夏乾讶异，出门看了一圈，摇头道：“没人呀。”

几间小屋的灯都熄灭了，几只鸟从夜空中飞过，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

易厢泉沉默地关上了门，脸色不佳。他在房间踱了一会儿步，没再言语。走了一会儿，又回到桌子上开始撕纸写字。

夏乾快快不乐地躺床上睡着了。伴着撕纸的声音，他睡得很香，但是没睡多久却觉得四周很冷。

夏乾打了个喷嚏，睁开眼。屋内暗淡无光，不知道什么时辰了，至少天还没亮。易厢泉已不在屋内，桌子上的灯也熄灭了。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发现门开了一条缝，冷风呼呼地吹进来，桌子上的纸片被吹散在地面上。纸片上面写了很多字，散落在地上像是一地的鬼符。

他打着哈欠去关门，却发现易厢泉正站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不知在做些什么。昏暗的角落里堆砌着一些木材和布料，仔细一看，旁边摆放着四只巨大的白色纸鸢。

夏乾看了看纸鸢的形状，就知道那是易厢泉亲手做的。他们小时候一起做过这东西，易厢泉做得很丑。

易厢泉站了很久，又跑去厨房，拿了一块猪油和一坛酒出来。又拿起布料，把酒倒在上面。

夏乾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有些紧张。他知道易厢泉一旦落单，往往会做一些怪事——这家伙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布料、木材、酒、油，

这些东西分明是用来燃火的。易厢泉一向我行我素，放火烧了村子也说不准。

夏乾眼前出现村子着火的情形，突然害怕起来。他准备披衣悄悄出门看看，却突然想到易厢泉是害怕大火的，照理说他应该是不会放火的。

此时，站在院子角落的易厢泉忽然动了。他先是弯腰，然后抱着一大堆东西向河边走去。

夏乾匆忙推门出去。门外的夜空模糊一片，因有乌云而导致星辰看不真切。不远处，夜晚的河水依旧哗啦地响动着，似风吹树林之声，浪花不住地拍打着黄褐色的山崖。然而在河水的涛声之中，夏乾却隐约听见几声燧石的咔嚓声。

只见河岸边堆起一堆木柴，木柴旁边蹲着一只白猫，而白猫旁边，是一脸专注、正在背风打火的易厢泉。

夏乾吓了一跳——他真的要点火！他不是害怕大火吗？

吹雪听见响动，叫唤一声，蹭了蹭主人的腿。易厢泉慢慢转头，这才看见夏乾："你出来做什么？"

夏乾冲过去一把拽住易厢泉的袖子："我怕你烧村子！"

易厢泉愣了一下："烧什么村子？我只是在放纸鸢。"

易厢泉点燃了油灯，转头对夏乾说："本以为你真的不舒服，想让你休息。如今看来你倒是酒足饭饱，就替我做些事吧。"

夏乾听得糊涂："放纸鸢？不是放火？"

易厢泉安静地看着天上的云彩，它们缓慢地飘动着，像是随时会散去，

但是仍然遮住了漫天的星星。东方的天空有些微亮，似乎快要天明了。

看了片刻，易厢泉把线递给夏乾：“准备放吧，放得越高越好。这是一件大事，只能交给你来做。咱们小时候也放过，你比我更擅长放纸鸢。”

夏乾一脸不情愿地接过了线。儿时逢清明重阳，他也会跟人去放纸鸢。只是易厢泉很少会夸赞自己，如今突然开了金口，总觉得有些问题。

纸鸢多为鸟形，而易厢泉做的这个纸鸢尾部极长，毫无美感，活脱脱像拴着两根布条的傻鸟。

“你拿着线跑到村子那边，看看能不能放起来。我打灯笼给你照明，小心脚下，不要摔倒。”易厢泉竟然真的打算放纸鸢，还打着灯笼和他一起跑。

夏乾没有办法，知道易厢泉一向行事古怪，也没多问，只能拽着线跑起来。易厢泉做的纸鸢虽然丑陋但似乎更为精巧，如张开双翅的鹰，一下就飞入了夜空。

夏乾赶紧道：“放起来了，线给你！你接着呀！”

易厢泉不应。

纸鸢飞起，直破苍穹，却戳不破浓重的云彩。天空阴云密布，根本无法看见一丝月影。易厢泉皱着眉，看了纸鸢片刻，喃喃道：“差不多了。”

“你拿线！”

“再等等。”

夏乾提着线，仰着头问道：“你把纸鸢捆上布做什么？”他话音未落，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手中线的上端有些滑，空气中掺杂着酒味与油

味。

易厢泉没有解释，只是言不由衷地夸了他两句“放得真高啊！”，随后把灯笼罩子打开，拿出了里面的油灯。

“你……你要干什么？！喂，你别点！你——”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七章 纸鸢飞天传信息

易厢泉举起油灯点燃了夏乾手中的线，火苗瞬间蹿了出去。夏乾压根没有反应过来，只听得火焰燃烧之声，还有易厢泉的谆谆告诫：“莫要松手，若是纸鸢掉下，必引大火烧了村子！”

夏乾这才明白，这纸鸢是浸了油的，只是自己手持的位置上没有，而上面却是浸了个通透。

火舌一下子冒了出来，疯狂地向上燃烧。带火尾的纸鸢燃烧在漆黑的夜里，明亮得如同太阳，又像一只巨大的凤凰展翅飞在夜空，凄厉地鸣叫着。

吴村的诅咒好像在此刻被这只“凤凰”冲破了。易厢泉两手一背，站在河岸看着天空。纸鸢的正下方是河水——他恐怕是以防万一，特地将放火地选在河边。

夏乾觉得双手灼热，吼道：“易厢泉！你——”

这一嗓子已将屋内的黑黑、水云、吴白三人一并叫了出来。水云本是睡眼惺忪地跑出来，嘟囔着，但一看见此情此景，眼睛立刻瞪圆了：“我的天哪！”她只觉得一团大火球在天空燃起，不停地翻滚着，迸出的火花化成金色长线，似要把天空撕裂。

三人目光呆滞。

易厢泉此时已经放起另一只巨型纸鸢，待它平稳飞于天空，转头问水云：“不知姑娘可否帮忙？”

夏乾哀号一声：“傻子才听你的！”

水云却是没动，黑黑急了：“易公子你究竟在做什么？”

易厢泉言简意赅：“与狼烟同理，夜间送消息。”

“你听他胡扯！”夏乾等到手中纸鸢的火焰减小，匆忙扭头补上一句，“他自己怕火，不敢放这纸鸢，偏偏叫别人来做！”

“我的确畏惧大火，”易厢泉迅速补充，面不改色，“这是下下策，若不是情况危急，我也不会这么做。如今情况不妙，恐怕拖不得。与其浪费时间，不如送出消息请人支援。”

吴白吃惊：“情况不妙？这……”

他还未问完，只见水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从易厢泉手中拿起线，抬起稚嫩而勇敢的脸：“放火吧！”

易厢泉抬手用油灯引燃了线，呼啦一下，又一只纸鸢燃起。水云将线拿得异常平稳，而此时夏乾手中的纸鸢却是逐渐熄灭，化为灰烬，星星点点的火焰从空中落下，似流星坠落。有些火星接触冬天寒冷的空气而逐

渐熄灭，有些则跌落入河水中再也无法燃起。

按理说纸鸢通身浸入油中，火焰顺着线燃烧，线应该会速速被烧断。不出片刻，纸鸢就被烧得只剩骨架，从空中栽下来。

水云手中的纸鸢快要熄灭，吴白手中的纸鸢又飞了起来。一个接一个，像是一群凤凰飞越吴村上空。易厢泉忙了良久，才缓缓道一句："只有四只，想不到这么快就燃尽了。本是想一直放到黎明的，只怕烈酒不足了。"

待最后一只纸鸢燃尽，吴村又陷入了黑暗。

空气中飘散着一股焦煳的气味，余烟弥漫在夜空，众人皆是满腹疑问。易厢泉一边低头收拾着地上的残局，一边慢慢说道："黑夜传信息，必定以高空燃火最为有效。古来传信息的法则不少，在没有信鸽的情况下，狼烟、纸鸢、孔明灯都可以作为传消息的工具。"

"用于夜间的传递法，狼烟不明显，孔明灯也可。然而用火不慎定然造成山林失火，况且孔明灯不便控制方位。我只得以火引燃纸鸢，明亮而且更加安全。"

吴白蹲下搬起小酒坛，帮忙收拾起来："那这酒有何作用？"

"以麻布蘸酒系于纸鸢上，燃起，火光极大而布不损。此法可以让燃烧时间更久。"

夏乾哭笑不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要传信号给谁？"

易厢泉沉默一下，冲大家道："大家可知附近有位姓沈的大人？他本是京官，过些时日会前往延州，只是暂居此地。沈大人原先做过司天监，是荆国公手下的人。"

三人摇头，而夏乾却点头表示听过。

易厢泉继续捡起地上剩余的布条："我从宿州码头下船，找车夫探听了一些事。但夜色已晚，我决定次日白天进山，当晚去拜访了沈大人。沈大人素来喜欢观石、观星象，他之前来过山间寻物制墨，曾在吴村暂住，却觉得有人半夜入户。天一亮他就赶紧下山了，越想越古怪。他说，若是山间遇到麻烦，便设法联系他。"

吴白突然想起什么，他一拍脑袋，转而对黑黑道："姐，你记不记得不久之前有一主一仆，来我们村借宿过一晚……"

黑黑也是一怔："记得，次日他们张皇失措地走了。"

易厢泉点头，微微一笑："就是他们，估计凤九娘半夜去偷了他们的银子。"

吴白诧异道："但是易公子为何在半夜传送消息？"

"沈大人每日有观星的习惯，白日睡觉，夜晚观察天象。最近几日天气阴晴不定，想必他也是着急，待到放晴，必然会观星，便能看到燃烧的纸鸢了。你且看这些柴火，白日里我会燃烟，虽不明显，但只要沈大人观察也能看见烟。然而今日夜空阴云密布，说不定他今夜没有观星的打算，那么咱们也就白忙一场了。"

夏乾唉叹了一声："你可以明天白日里叫我们帮忙点狼烟，何必晚上吓唬人。"

易厢泉沉默一会儿，深吸一口气，决定实话实说："吴村之事，只怕拖不得了。"

众人一愣。

夏乾瞪大眼睛："真的有鬼？"

黑黑有些恐惧，打断他："夏公子，不要提'鬼'字！"

易厢泉转头轻声说道："鬼不是世间最恐怖之物，总有东西比它更可怕。"他的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易厢泉没再说什么，只是弯腰收拾着残局。余下几人都没再言语，只有夏乾敏捷地捕捉到了易厢泉脸上的一丝忧虑。凭借他与易厢泉多年的交情，自然清楚易厢泉一向是喜怒不形于色，如今脸上有了忧虑之色，必定是心中藏了一些大事。

一夜过去。东方的天空泛红了，是几日里难得一见的好天气。众人睡在厅堂里，昨日他们的确是被惊到了，晚上又睡得晚，故而此时睡得格外沉。只有夏乾还躺在榻上翻来覆去，心里想的总是易厢泉那句"鬼不是世间最恐怖之物，总有东西比它更可怕"。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眼见晨光照进屋子。他看了看易厢泉的地铺，空无一人。

此时易厢泉早早披衣起床出门点燃了烟。今日无风，烟雾在冬日寒冷的空气中仍然凝成一道直直的、异常显眼的灰白柱子，带着几分诡异。

阳光洒下，夏乾更加睡不着了，真心盼着那个沈大人带人来救他们。他爬起来，看到易厢泉昨日桌上的碎纸片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竟然是一根木条。夏乾拿起，发现木条在四分之一处断裂成两截。

夏乾看了一眼，拼命地回忆，却想不起来这是个什么东西。他坐了片刻，喝了点茶，遂蹑手蹑脚地披上衣服想去古屋查探一番。昨日在他和易厢泉谈话的时候提到了古屋暗门，但因这件事被搁置了，如今却很有查清楚的必要。若是古屋真的没有暗门，哑儿的死就只剩两种情况了。

他路过厨房，无意间弄倒了厨房门口的篮子，东西哗啦啦撒了一地，像是某种晾晒的草药。

“你是不是要去古屋？不用去了，我刚从那里出来，在床下找到了暗门。”

夏乾一怔，抬头又看见了易厢泉。他似乎一夜没睡，但是精神不错，估摸着喝了许多浓茶。

易厢泉也蹲下帮忙捡草药，语气平和：“你一个人不知情况地乱跑，好不容易捡来的命，还不知珍惜！”

夏乾一脸不屑：“只是风寒，现下只是偶有鼻塞，已经无碍。我的命金贵得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刚刚说什么？古屋有密道？”

“不错，”易厢泉点点头，“一会儿我们就从暗门进去。”

夏乾听得一愣：“去抓凶手？那暗门通向哪里？不等沈大人了？”

“我估计事情不能再拖了，若是今日沈大人不派人来，咱们只好自己试试看。所以，你最好休息休息，傍晚动身。吴村之事实在奇怪，虽尚未明了，但我已猜了个大概……”

夏乾盯着那篮草药：“这是……什么？”

“半夏。在庸城时我在傅上星的医馆里看过几本医书，还记得这个药。”

夏乾哼了一声：“你记性真好！”

夏乾语毕，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傅上星”成了三个最沉重的字，弄得他浑身不舒服。他低了头，问道：“也不知小泽怎么样了？”

易厢泉盯着半夏，没有答话。

夏乾抠弄着手中的半夏，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小泽本就孤苦无依，偏偏傅上星出事了，而我也有责任。待我去汴京给母亲写一封书信，让母亲给她找个好婆家。"夏乾说完，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深深舒了一口气，"好婆家！最好是斯文、读书多……"

易厢泉只是盯住眼前的药，眼神飘离，不知在想什么。

"……然后，她就嫁了。我要多给她些嫁妆钱，最好让我娘认她做干女儿，那样夏家就是她的娘家。两全其美，她幸福，我自由——你说怎么样？"

"这药是哑药。"易厢泉脸色变得不对劲。

"哑药？这东西？"夏乾拿起一个，作势要吃。

易厢泉一掌拍掉："我记得大家口中的'司徒爷爷'，也懂得医药？"

"对，死了很多年。"

易厢泉则问道："那个哑儿姑娘，她究竟是怎么变哑的？"

"听说是幼时生病。你觉得她是吃了这种药？你会不会想得太远了一些！"夏乾把药收好，放了回去。

易厢泉摇头："我想得比这更远。她会不会是误食？"

夏乾不信："这药这么厉害，能让人终生变哑？"

"不会，只不过对人日后的嗓音有影响。"

"那不就得了！"夏乾拿起篮子推到一边，"快走，你把吴村的事给我分析

一下。”

易厢泉一下子站起来，似是想起什么，抓住夏乾肩膀问道：“你记不记得，哑儿炖肉的锅里是新鲜的肉还是肉干？”

夏乾回忆了一下，当时有些肉块随汤撒出，遂答道：“新鲜的。”

“那么，哑儿的出身究竟如何？她的父亲、母亲……”

夏乾吸了口气，准备长篇大论起来：“哑儿那身世很是复杂，她跟水云同父异母。她爹娶了她娘后，又跟水云的娘好上了，生了水云。你听这些旧事做什么？家长里短，乱到不行。”

易厢泉蹙眉道：“水云是哑儿同父异母的妹妹？”

“对，哑儿以前还有个兄长，但好像死了。你莫不是怀疑水云？但她才多大——”

“你看见哑儿魂魄的那天晚上，水云正好睡在棺材前面？那她可是也看见了？”

夏乾摇头：“应该没看见。她当时睡着了，我看到哑儿之后她才醒的。但是衣服是哑儿死时穿的那件蓝白衫，后来却盖在水云身上。”

易厢泉低头沉思，又抬头看了看西边的云，看看苍山，看看河边的木柴。

夏乾问道：“沈大人会派兵来救我们？”

易厢泉点点头，又摇摇头：“出事还是要靠自己。不知沈大人何时能看到烽烟，而这山路崎岖，即便进山也要数日，只怕来不及了。”

“不等救兵，我们要怎么办？”

易厢泉沉默一下，终于缓缓吐出一句：“今日做个了断。”

夏乾瞪大双目：“今日做个了断？和谁了断？就凭你我？”

“不错，就是今日，就凭你我。”

夏乾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只要能出村，我一定帮忙。你说，要我做什么？”

易厢泉认真问道：“那……你可会煮粥？”

“我怎么可能会？”

“我去煮些粥和肉汤，你去找凤九娘剩余的迷药。”

夏乾一惊：“你要做什么？煮肉汤？哑儿临死的时候也……山歌里的老二也……”

易厢泉起身快步走向厨房，找出做饭用的锅碗瓢盆，开始淘米。

夏乾无奈，只得一脸晦气地跑去翻着凤九娘的东西。他不愿意找那种药粉，也不愿意去厨房帮忙做饭。在他的眼里，“君子远庖厨”永远是他拒绝掌握这项技艺的绝佳借口。况且他一个少爷，哪里轮得到他做饭。

他走了几步，心里也有些难受。易厢泉这人虽然可恶，但是聪明得很，受众人夸赞不说，居然连饭都会做。

夏乾甩了甩头，忙翻着凤九娘的东西。凤九娘的屋子很是整洁，没有什么杂物，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夏乾从床底下翻出一个茶杯，里面有铁锈的味道。他闻了闻，把茶杯一丢，又去翻枕头被褥。片刻，他便在凤九

娘的枕头下翻到一些药瓶。很多是外伤药，其中一瓶有些特殊，夏乾打开闻了闻，这气味令他联想到庸城城禁时，青衣奇盗在油灯中放的香料，似麝香，他断定这就是迷药了。

虽然易厢泉不是一次两次装神弄鬼了，但他觉得还是要相信他。

夏乾忙跑到厨房，只见易厢泉正在煮着粥和肉汤，还围了围裙，可能是怕弄脏自己的白衣服。围裙有些滑稽，但夏乾此时也无心玩笑，只是把药粉一丢："你要做什么？不会是下药吧？"

"就是下药。"

夏乾紧张起来："你要给黑黑他们下药？"

"怕他们碍事，怎么只有这么一点？"易厢泉看着药粉摇摇头，"你再去找找看，这点剂量恐怕……"

"你居然真的要下这种毒手！"

易厢泉不为所动，慢悠悠道："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会儿你劝他们喝粥，等他们昏迷之后，把他们关进屋子去。我虽然不能十分确定，但他们之中应该有人与此次怪事密切相关。"

易厢泉吹了吹粥，轻轻抿了一口，蹙眉道："再煮一会儿就可以了，即使粥煮得不熟他们应当也会出于礼节全部喝下，就权当我厨艺不精好了。"

易厢泉慢慢搅着粥，两个炉子、两个锅，他倒是处理得游刃有余。那样子像个归田隐士，又像是寺庙里的做饭和尚。眼看乌云遮天，夏乾在厨房来回踱步。他差不多问三句，易厢泉才答一句。

"我们要去捉凶手吗？"

“也不能算是凶手。”

“有危险吗？”

“有。”

“带兵器吗？”

“带，你不是只会射箭吗？”

“凶手是谁？”

易厢泉犹豫一下，才道：“算是凶手也不能算是凶手——”

问题绕了回来，夏乾着急道：“快煮快煮！煮完了去抓人！”

易厢泉赶紧拉住夏乾：“如此扇风，火会很快熄灭。”

夏乾深深吸了一口气，憋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敢问易公子，凶手有很多种，聪明的、羸弱的、武艺高强的，而我们要去抓一个什么样的人？”

夏乾此言，意在盘算此行的危险性，弄清楚他们的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无论易厢泉回答什么，他都有个思想准备。

哪知，易厢泉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夏乾万万没想到的话——

“不能算是人吧。”

夏乾呆住了：“不是人？那是妖魔鬼怪？”

易厢泉刚要开口，夏乾一拍大腿：“是动物！”

“也不是。”

夏乾欲哭无泪地看着他："那是个木头？"

易厢泉拿起勺子，一边搅粥一边道："我没见过，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只是根据山歌推断个大概。我先将事情的始末说个清楚，你自会明白。这件事看似复杂，其实最怪异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亡人复活，一处就是山歌应验。而几起事件无非就是山歌的翻版，即五个兄弟的故事。"

易厢泉转身关上门，从灶台里捡出带着灰烬的柴火开始在地上写写画画，一边写，一边讲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他按照顺序，在地上写下了：

孟婆婆

哑儿

曲泽

凤九娘

夏乾点点头道："孟婆婆、哑儿与凤九娘死了，小泽失踪，一切都与山歌极度相似。此事怪异万分，如今想想只觉后怕。"

"你可知为何？"

夏乾紧张道："定是有歹人故意……"

易厢泉摇头，慢慢叙述道："我们从整体入手，从事件的动机开始分析。以山歌、诅咒等形式连续杀人，若是人为，属按规律犯案，有预告、警示作用，意在威胁。在普通的案子中实属个例，我也见过此类记载，如此做法只为让人感到惊慌失措，觉得下一个被杀害之人会是自己。"

夏乾皱了皱眉头："目的为何？"

"复仇，这是第一种可能。而仇恨源头多半与山歌有关，故而以此做威胁，让人陷入恐惧。"

夏乾听闻，先是颔首肯定，随后细想，却觉得不对劲。

易厢泉继续道："这些推断是我遇事后的第一反应，随着对此事的了解越发详细，我却发现……"

"这样不对！"夏乾摆摆手，"山歌出现的年代太过久远，若是后人复仇，算来算去，这梁子应是吴村建村时结下的。经过几代生息繁衍，什么仇恨都消了，还非要等到此时来报？"

易厢泉闻言，报以肯定一笑："不错。看古屋陈设，不似本朝之物，山歌若是在那时兴起，当属乱世。据此进行推断，最近一次天下大乱是唐宋之间，大宋建国至今已有一百余年，少说也间隔三代人。再考虑画师出生年份，若仇恨在那时结下，报仇却间隔一百年以上……"

天空乌云慢慢挪着它的脚步，日光渐熄，厨房间只听得二人谈话之声。安静之时便于思考，但夏乾揉揉脑袋，觉得怎么都想不通。他看看易厢泉，叹口气："那仇恨……会不会是上代之事，借山歌的名头吓人而已？"

易厢泉点头："毕竟上辈人涉及两事：财宝之事及水云与哑儿爹娘之事。若是复仇，定然是与遇难的这几人都有联系。昨天我写下了这些人的名字，然而再看和山歌对应事件的相关人员，凤九娘、孟婆婆、哑儿、小泽几人之间并无必然关联。若硬要说关联，哑儿与水云有姐妹关系，凤九娘与孟婆婆有婆媳关系，吴白与吴黑黑是姐弟关系，而小泽和你有关系。"

易厢泉又在一旁写下水云、吴白、吴黑黑三人，并且在水云与哑儿之间、凤九娘与孟婆婆之间画了线。

“那到底为什么？这些事和曲泽也没有关系呀？”夏乾一拍脑门，“换言之，歹人仅想谋害哑儿，余下事件全是障目之法，混淆视听。”

易厢泉摇头：“这是第二种可能。但哑儿之死本就很是怪异，那歹人还要将孟婆婆推下悬崖，弄出鬼魂之事，又害凤九娘掉入水中，再送曲泽出村。既然是障眼法，就把所有人都砍死再仿照成山歌的样子摆好，岂不更简单？但眼前这些事件完全不同，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没死，事件越多，留下的线索越多。”

他说得夏乾哑口无言：“所以不是复仇，也不是障眼法？”

易厢泉摇头：“不能完全排除这两种可能性，但是从案发时间、复仇源头、众人反应来看，既不像是复仇，也不像是障眼法。”

夏乾揉揉脑袋：“那为什么按照山歌的内容杀人？”

易厢泉点头：“这是第三种可能。若凶手是一位以杀人为乐的疯子，一般手段会更加残忍，往往会在每个出事的人身边写上‘老大’‘老二’之类的话语，抑或是山歌的字条，又或是把皮影小人扔在事发地造成恐慌，这样反而能与山歌直接对应，也符合他杀人的乐趣，但是就目前看来都不符合。”

“所以只剩下一种可能，”夏乾突然眼前一亮，“歹人不止一个，一人犯案之后，另一个人借着他的名义杀人。”

易厢泉点头：“这是第四种可能。一般连环杀人最容易出现这种冒名顶替的情况，歹人数量为两名以上，一名犯案者，一名或多名顶替者。我们

可以理解冒名顶替者的动机，但是犯案者的动机又要回归前面三种可能性。这种情况就目前来看仍然不成立。”

听他连续否定了四种可能性，夏乾急得在屋内踱步：“那到底怎么回事？”

易厢泉继续道：“两起谋杀，一起失踪，一起意外。抛开山歌不谈，这四个事件中最奇怪的就是哑儿的死亡，其次便是小泽的失踪。此外，还有孟婆婆和哑儿鬼魂出没的问题。当我意识到这点再去细读山歌，这才发现了问题。

“第一，‘姑娘吃了木头桩子’没有发生；第二，‘老四上吊庙边林子’，小泽并没有上吊身亡，只是她躺的地点是寺庙附近的树林，而她毫发无损；第三，老大与老四的事件对应凤九娘与小泽，而事实发生时间则是颠倒过来的，先是曲泽失踪，后才是凤九娘意外死亡；第四，你落入井中其实也是一件大事，但是你侥幸逃脱了。若你因故身亡，你也算一个‘死人’，但是与山歌完全没有对应关系。”

夏乾这下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依你之意，事件与山歌并不是完全对应？”

易厢泉点头：“不错。何况按我方才所说，若是以山歌威胁他人，意在复仇，而目的是使做错事的人感到惊慌失措，备受威胁。可是再看吴村，所有人的惊慌都来自于对事件的不理解，也不知道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所有被害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下一个，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夏乾疑惑，深深吸了一口气。

易厢泉尝了一口粥，点点头：“快好了，挺好喝的。”

“别吃了！”夏乾心中焦急，“绕来绕去，居然无解。”

易厢泉看了他一眼，点头道：“对。”

“什么？”夏乾木愣愣，“无……解？”

“不是无解，而是推断错了。”易厢泉自嘲一笑，“我昨天本想从哑儿的事件逆推，却发现线索散乱。再从孟婆婆的事件逆推，发现也是如此。换言之，这几起事件的行进方向是平行的线，根本无法汇聚到一点。因此才从动机着手分析，竟然也无解。想到此，我也觉得事件无解，便追溯回去，想看看是哪个环节推断错了，可惜并未发现什么严重错误……”

夏乾默然不语，等着他继续说下去。炉子上的两个锅都冒着热气，肉汤中传来阵阵扑鼻香气。易厢泉站在窗前，慢慢地搅着锅里的汤，轻声道：“事情无解，是因为大前提错了。我说过‘以山歌谋害人，若是人为，属于按规律犯案，有预告、警示作用，意在威胁’。而‘人为’，是我刚才那番推论的大前提。”

夏乾突然觉得明白了几分，易厢泉的这句话，不仅一下子推翻了之前的所有设想，还提出了一种夏乾从未细想过的可能。柴火发出一阵噼啪声响，夏乾反复咀嚼着易厢泉的话，才缓缓问道：“依你之意……这事件不是人为？”

“没有人按照山歌杀人，四起事件完全独立且与山歌无关，他们只是碰巧和山歌相像而已，”易厢泉看着他，慢慢露出笑容，“这才是这个案子最大的盲点。”

乌云慢慢挪了过来，遮住了日光，阴影投射在夏乾那张诧异的脸上。他愣了片刻，回想了一下之前的事，摇摇头：“这怎么可能呢？这也——”

易厢泉见粥已经煮好，遂灭了火，将粥盛出来："换言之，山歌之中只有部分词语与事件一致。夏乾，在孟婆婆死亡之时，你有没有发现山歌与事件相应？"

夏乾迟疑一下道："只是隐隐觉得有些相像，并没有真正往这个方面想……"

易厢泉点头："不错。你们觉得事件与山歌一致，是因为哑儿死亡时打翻了肉汤锅子。'肉汤'这种奇怪的词出现在山歌之中，又出现在现实之中，这才引人察觉。若不是哑儿死得怪异，且出现了'肉汤'一词，你们很可能不会觉得山歌与事件有关。"

夏乾被易厢泉说得一愣。的确，这些事件与山歌的关联，全都是吴村一干人等的臆想，从未有人判定它们完全相关。

易厢泉的语气平和，声调毫无起伏，夏乾听他所言自己愣了半晌，抓了抓头发。

"关于二者的对应关系，在此之前你心中一定有疑虑，一种朦胧的、隐约的疑虑——山歌真的与事件有关吗？若说与事件无关，为何出现这么多类似的场景？当你无法解释这种疑问时，内心就会觉得二者必定相关。估计是有歹人故意为之，这个歹人不是潜伏于村中的外来客，就是吴村之人。"

夏乾犹豫道："其实我没有细想，只是觉得有些像，大家也觉得有些像。可如果二者真的无关，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类似的场景？"

"历朝历代的天子在位统治之时，总会相信民间所编的童谣，祥瑞也好，不吉也罢，它们都预示世运或人事。在我看来，这的确不可信，然而换个角度讲，为何天子会相信？因为童谣、歌谣都来自民间，来自于百

姓，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露出民间发生的事或者某种迹象。而自古以来，农谚、俗语也比比皆是，形成歌谣经人传诵百年，而且朗朗上口。所以这些话语的应验也不仅是单纯凑巧，还是前人总结的经验。”

易厢泉继续道：“五个兄弟的山歌，这是前人的故事和教训，是吴村先人的经历。编成山歌意在警示后人，这才会代代相传至今。今天应验，是因为吴村发生了与山歌相似之事。五个兄弟的故事与如今吴村发生之事有着相同的起因和环境，这才导致相同的结果。故而使得其中有这么多相似元素，这与农谚的道理相同，也与万物之理等同。”

语毕，易厢泉走到窗前，一下子将其推开。灰蒙的天空袒露出来，阴风阵阵。“你且看这天气，定是要下雪的前兆。古语也曾云‘三月死鱼鳅，六月风拍稻’，‘冬至天阴无日色，来年定唱太平歌’。全都是前人的经验教训，有些关于天气，有些关于时运。换言之，天时地势全部相同，起因相同，顺应自然规律，必然导致相同的结果。吴村的先人们经历过这样的事，哪知后人也遇上了相同的事。”

易厢泉转身，将白色的粉末分成四份，一份最多的加入肉汤中，余下的加入三碗粥中，徐徐道：“你仔细看那山歌，看似庞杂，细细读来却能瞧出端倪。故事的根本，不过是两条起因：‘暴富的富翁’和‘生病的姑娘’。由此，才引发五个兄弟上山的故事。暴富的富翁引发了凤九娘拿纸鸢逃跑之事。而‘生病的姑娘’……”

“易公子、夏公子，你们怎么起来了？”黑黑猛然一下推开厨房的门，夏乾一个激灵，下意识挡住正在下药的易厢泉，而易厢泉却是笑盈盈地点了点头。

“打扰数日，此举不过聊表心意。”他冲黑黑笑笑，笑得一脸温和，不慌不忙地把包裹药粉的纸塞进袖子。

易厢泉这一笑让夏乾吃了一惊，这厮做了坏事都一脸正人君子的样子。

水云从旁边冒了出来，瞪大漆黑的眼睛扫了厨房一圈："做饭？你们在做饭？"

易厢泉一脸淡然道："思来想去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表示心意，倒不如做些小事，帮些小忙。见你们都没起，就擅自来了厨房。"他脸上不红不白，转过身去慢条斯理地搅着粥，"不出片刻即可食用，耐心等候即可。"

易厢泉本身说话就带着几分沉稳之气，如今他的语气平淡，一如既往地可信。

吴白远远地站在厨房外，那句"君子远庖厨"深深影响了他。水云踮起脚尖看着厨房，良久才冒出一句："易公子不是都盛好了嘛，为何现在不拿去吃？"

易厢泉立马答道："粥正滚烫，凉些再吃会更好。眼下若是端出去，烫了你们的口，我岂不是感恩不成反而有罪了。"

他不紧不慢地搅着粥，似乎在等药粉溶解。夏乾暗暗震惊，这易厢泉撒谎功力比自己都强！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八章 深入洞底欲捉妖

几人坐在厅堂中等待，而夏乾坐立不安。余下几人小声议论着，话题不过是昨日发生之事，以及鬼怪之事。

黑黑问道："你们说什么东西比鬼还要可怕？易公子所言'鬼不是世间最恐怖之物，总有东西比它更可怕'，到底是何意？听来不似玩笑话。"

水云坐在桌案旁边，一脸严肃，像极了临危受命的战士，摇头道："黑黑姐又担心什么？妖魔鬼怪，只会怕人，能胜鬼的当然是人了。"

黑黑问夏乾："不知夏公子有何见解？比鬼可怕的，是妖吗？"

夏乾有些心不在焉，被问到之后"啊"了一声，挠了挠头："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对鬼尚且如此，妖物就更不足为惧了。若说是有妖作祟，老百姓总会请人作法驱除干净。这种东西若是现形了，人人得而诛之，乱棍打死就好，没什么好担心的。"

黑黑叹气："话是这么说不假，若是真的碰上，只怕会吓得不轻。"

夏乾听闻，突然来了兴趣，问众人道："若是你们见了妖要怎么办？"

吴白面无表情："没有妖。"

水云神色有些冰冷，犹豫片刻，低声道："除掉。"

黑黑见只剩自己未答，思索一番，摇头："我不知怎么办。夏公子，你会怎么办？"

夏乾眼眸微亮，兴奋道："抓来养在家里！"

吴白笑着看了他一眼：“自古以来，遇见妖物、怪物，都是人人喊打或欲诛杀的，夏公子为何要养在家里？”

“好玩儿，”夏乾随意答着，瞅了瞅窗外，竟还不见易厢泉身影，只得继续道，“若是真能见到妖物，此生无憾。”

黑黑叹气：“哪里好玩儿？多晦气，弄不好招致祸患。”

吴白不屑：“姐，你胆子太小了。”

水云哼了一声：“人比妖魔鬼怪可怕多了。”

“这话不假，”夏乾表示赞许，“最可怕的当然是人，永远是人。”

吴白一脸正经道：“人心险恶胜似鬼，这是古训。不过我依然不相信鬼怪一说，世上本无鬼怪。”

夏乾抿了口茶，反驳道：“这可就未必了。《山海经》所记录的上古神兽，哪个不是似鬼怪一般，五官错位，叫声古怪，有些还能预知未来。你觉得那都是无稽之谈？《山海经》所言‘鹦鹉’一鸟，能讲人语，那都是真实存在的。”

吴白不屑地哼了一声，这些他当然知道。然而黑黑一听，有些害怕：“那依夏公子所言……”

夏乾心里巴望着易厢泉快来，也就随口道：“‘妖魔鬼怪’很可能真的存在，《山海经》一书不是随意写的。也许有些神兽在上古时已经死去，不再生息繁衍，却被我们祖先记录下来，绘成壁画、竹简、图卷，形成传说。况且，除了中原大地，西域也有不同的怪物与传说，我们都未曾见过。”

吴白颇有兴味地听着：“我倒是不知西域传说。”

夏乾答道：“很多呀。我家以前接待过外来商客，他们说各地信奉的神明不同，鬼怪传说也有所不同。”

水云一惊：“他们是不是也有蛇精、狐妖之类？”

她这一问，就问到了夏乾的专长。夏乾这个人一向不好好学习，要问他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他答不上来。但是他从小就喜欢听人说书，偷偷看些人鬼仙妖传奇的话本，对这种问题自然精通一些，于是开始胡诌起来：“这倒不知，不过有专食人血的妖怪，似是蝙蝠化来的；也有上身为人、下身为鱼的怪物；还有出没深海之中形似女人的妖精，类似我们所传的‘鲛人’。传说唐朝时海运频繁，东瀛临海渔民见过鲛人。你若想知道，可以问易公子去，他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咦，他怎么还不来？”

吴白撇嘴：“这就快过晌午了。”

夏乾起身推开门，看见阴沉的天空。远处一朵乌云遮日，巨大无比，晌午不像晌午，倒像是没有太阳的清晨，寒气重，光线弱。这是即将变天的征兆。

夏乾眯眼瞅着天，却见远处易厢泉端粥而来，踩着薄雪，走得平稳，似是白衣飘飘的得道仙人踏着云彩，前来给人间的万千灾民广布恩泽。

吴白先钻出门来，他目光炯炯，似是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易厢泉手里的五碗粥，其中三碗有问题。夏乾紧紧地盯着粥，生怕易厢泉搞混，连自己也一并喝错倒下。只见易厢泉一脸温和地进屋，缓缓地、有次序地将粥放下。夏乾脸上一阵发白，他注意到，只有吴白的粥

冒着热气，余下的都是凉的。

这是怎么回事？

他转身对易厢泉使了一个眼色，意在询问是不是弄错了。而易厢泉却不看他，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乌云密布的天空，喃喃自语："只怕今日天黑得早。"

夏乾傻傻抬头问："你、你说什么？"他用勺子搅了搅粥，却没入口，想眼见着别人喝下去，万一喝错了……

此时，所有人端起了碗。

易厢泉突然转头，对正在吹着热粥的吴白温和道："可否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夏乾赶紧眨巴眼睛："吴白，你喝完再去。"

吴白也是一愣，不知听谁的。他还未开口，易厢泉笑道："别听夏乾的，你的粥烫，放凉些再喝也不迟。"

吴白疑惑地点点头，跟了出去。夏乾满肚子疑问，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瞥了一眼端着碗的黑黑与水云。虽然几日连续遭遇不幸，可如今能喝上一碗热粥，她们心情自然不错。况且这粥是易厢泉煮的，金贵又特殊。

夏乾想到此，看看黑黑与水云略带喜色的脸，心里却生出几分内疚。跟易厢泉串通下药，还亲眼看着人家喝下去，太不仗义！

"我跟出去看看他们鬼鬼祟祟要做什么。"夏乾随便找了个理由，溜出了屋子。

这一下走掉了三个人，门还敞开着。水云嫌冷，就让黑黑出门看一下，顺便将门关上。待黑黑回来，水云嘴上沾满了粥，还边咂咂嘴，边夸易公子厨艺精湛。黑黑也是饥肠辘辘，迅速喝掉了一碗粥。

夏乾偷偷摸摸地跟着易厢泉与吴白，见他们到了偏远的角落停下，易厢泉低声对吴白说着什么。他不敢凑太近，隐约听见了“下药”“不得已”“千万不能出来”之类。听及此，易厢泉似是将下药之事对吴白全盘托出了。

夏乾一下蒙了，易厢泉这又是做什么？

易厢泉与吴白二人见夏乾突然钻出来，先是一愣，易厢泉转而冷声喝道：“谁让你出来的？”

夏乾被这一声激怒了：“你们鬼鬼祟祟，又是做什么？休想瞒我。”

易厢泉无奈摇头，扭头对吴白道：“我说的你可记清了？过会儿我闩紧门，你们务必不要出来。”

夏乾一头雾水，吴白迟疑点头。易厢泉再也不看二人，快步走回厅堂。一推开门，只见黑黑与水云已经晕倒，正趴在桌上，做着好梦。

易厢泉松了口气，看向吴白，又看向夏乾：“我怕药粉剂量不足，便将那份要下入吴白碗中的药粉分到了黑黑与水云的碗中。你和我要去做危险的事情，黑黑还好，若是水云中途醒来，恐怕不妙。她天生勇猛，性子刚烈，深觉自己有点功夫，冲出来帮忙也说不定。”

吴白深深叹气：“易公子是为了我们的安危，不过，你与夏公子究竟……要去做什么？”

易厢泉快步出屋，看了天空一眼。乳白与灰色交织成云团，暴风雪即将到来。他看了看苍山，叹息道：“只怕沈大人不会派人来了。”

吴白刚欲问话，却被易厢泉打发进屋。他亲眼看吴白将门闩好，这才拽着夏乾往前走去。

夏乾低语道："你之前不是说，不放心这屋内三人，也不确定他们是否与此次事件有关……"

"不错，"易厢泉将夏乾带离厅堂，这才缓缓解释，"药粉剂量的确不够，我也是无奈。据我推测，吴白应当与此事无关。不过推测只是推测，若是有关……"

夏乾有些担忧："有关，会怎样？"

易厢泉笑了两声："若是有关，就凭他的小身板，又能如何？"

夏乾闻言也是哈哈一笑，转而问道："可我眼瞧那剂量应当是够用的，你为何说不够用？"

"夏乾，你能吃多少饭？"

夏乾一愣，犹豫一下："一碗半。"

易厢泉点头："放在粥里的够了，但放在肉汤里的不够。一只锅能盛将近五碗饭，是你食量的三倍多。迷药太少了，散入肉汤之后剩下的只够两人份，故而吴白只能不吃了。你去取你的柘木弓来，我们一会儿进入密室，万事小心为上，切忌冲动受伤。匕首备好，准备随时抽出自卫。"

夏乾听得稀里糊涂，听到最后一句却一惊："你确定古屋有密门？"

易厢泉脸色发白，看了看天空："你速去取来弓箭。密室应当在地下深处，里面什么情况，我也不甚清楚。应当异常昏暗阴冷，需要火把。所以我们最好在天黑之前回来，这才安全。"

易厢泉说得平静，村子里也平静。冰天雪地似要把一切都冻住，苍山树木连同那破旧的茅草屋子都陷入了沉睡之中，一片死寂。唯有天际的云卷撕扯着，翻滚着，似是骄傲地表示它们还活着。

夏乾缩了缩肩膀，抬头看着易厢泉："那密室里面有什么？"

易厢泉深吸一口气，竟然微微垂下眼去，低声道："我不知道。"

夏乾刚想骂他装神弄鬼，却见易厢泉抬起头来，也看见他眼中的一丝恐惧。这种恐惧是极度罕见的，夹杂着一丝茫然，在易厢泉漆黑的眼眸中一闪而过。

夏乾心中一凉，易厢泉那一句"不知道"，代表眼下情形并不乐观。夏乾了解他，此人不仅聪明绝顶，极度冷静，擅长分析，而且小心谨慎。待他行动之时多半已经成竹在胸，可眼下这一丝恐惧与茫然令夏乾惴惴不安，易厢泉都害怕了，何况自己？

夏乾试探道："是不是里面有什么恐怖之物？"

易厢泉双手交错："这个事件极度不可思议，我不能确定，也只怕你们不肯相信。你可知道，西域有传说——吸血的蝙蝠，比人还大的怪物，就和那些东西差不多……"

夏乾一愣，这话竟然和自己在饭桌前胡诌时说的如出一辙。他哭笑不得道："连吸血蝙蝠都出来了！罢了，我先去取弓，一会儿跟你下去。"

易厢泉坚定道："总之，我会尽量保证你的安全。"

夏乾无奈地点了点头，折回水云的房间去找柘木弓。乌云翻滚着遮住了日光，村子即将入夜。易厢泉速去取了火把，回原地等待。须臾，见夏乾匆匆从水云屋内出来。他的脸上带着一丝错愕，额上冷汗直冒，手中

空空如也。

易厢泉吃了一惊：“弓呢？”

“弓没了！”夏乾进屋四处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

易厢泉闻言眉头紧皱，而夏乾则有些惊慌。他从未习武，只得倚靠弓箭自卫，如今弓已离身，他似是失去了左右手。

易厢泉眉头紧锁道：“可有仔细找过？”

夏乾点头，叹息一声：“可能是水云拿去玩儿了，不知道藏在哪里。”

“你的徐夫人匕首可还在？地下密室窄小，视野不佳，带着弓箭不过是有备无患，匕首反而更有用些。只可惜你我二人皆不会用刀剑，武艺不精，真是不便。”说罢，易厢泉进了厨房，将锅端了出来。夏乾吃惊一看，一锅肉汤，香味浓郁，不停地冒着热气。

“走吧。”易厢泉居然说了这两个字，端着锅走了。

夏乾见状，立刻瞪大眼睛。“你到底要做什么？端这个做什么？”

易厢泉没有回头，一边走一边道：“武器。”

夏乾仿佛听到了最好笑的字眼，哈哈嘲笑几声，但没有跟上去，只是眨巴着眼睛独自站在雪地里，带着几分慵懒和得意。

“易厢泉，你别当我是傻子。”夏乾挑了挑眉毛，“我早就隐隐猜出地下密室之事，也猜出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次，轮到易厢泉愣了。但只是愣了片刻，他用衣服将汤锅裹了几层，抱在怀里保温，又想往前走。

“狼！”夏乾得意地吐出这个字，易厢泉闻声停住了，转过身看着他。

“我定然是猜对了！哑儿死于密闭的房间，伤口撕裂不是人为，倒像野兽所为。若非木须所做，定然是真狼了。村子里狼本来就多，再看这下了药的肉汤，分量很足，真相就更加明显了。你不敢下去，只能说明……密室之中的狼不止一只。”

夏乾又道：“山神庙中供奉神仙极度像狼，我估计，将狼奉为神明是村里的规矩。因此，自村子创始以来，村中之人就在地下养狼，生息繁衍，如今也有一群了。”

他语毕，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易厢泉顿了一下，诧异问夏乾道：“山歌怎么解释？为何几人的死亡像极了山歌？”

“你说不是人为……”夏乾看了看厢泉。

易厢泉颔首不语，夏乾一时语塞，憋了半天才道：“那就是巧合。”

易厢泉呆住：“没了？”

夏乾坚定道：“苍天自有其理……”他手指向苍天，话音未落，乌云似一张大网笼罩于吴村上空，狂风若浪滚滚而来，卷起屋上几重稻草。夏乾站在茅草屋下，恰是风口，根本来不及躲避，成片的稻草朝他头上铺天盖地撒下来。

易厢泉叹息一声，护住肉汤，快走几步进了屋子。夏乾连跑带喘地跟了进来，头上沾满了稻草。

“你这是什么表情？我说得不对？”

“一窝狼……你这种想法，倒是有趣，”易厢泉说得很认真，“但是全错

了。”

夏乾诧异瞪着双目，一屁股坐在古屋的破旧床榻之上：“密室里不是狼？”

“不是。”

“野猪？”

“不是。”

“虎？”

“早已说过不是动物野兽。”

都不是？夏乾突然觉得有些心慌。他冷着脸，装作没事的样子。“休要骗人。你不知底下是何物，却在这断言我说的全错，难道……是人？”夏乾满怀希望地问。

而易厢泉叹息：“我也没见过，总之很凶恶，你带好武器，我们准备进去……”

夏乾一跃而起：“你不说，我就不进去！”

易厢泉挑眉，放下肉汤：“你可还记得五个兄弟的故事以及有关富翁女儿的片段？”

夏乾赶紧点头：“富翁女儿五岁时与五哥相识，随即同富翁一同搬进深山，再无消息。直到长大成人，富翁才放出消息说女儿得了病，召集郎中入山治疗，但是郎中进了房子再也没有出来。富翁随即改了条件，改招女婿，只要照顾女儿七日就可入赘，于是五哥就……”

易厢泉点头道："贪财的赌徒老大不断地查探所有的屋子；奸诈的郎中老二熬着一锅肉汤；聪明的风水师老三抬头看着东边的房子；优秀的工匠老四不停地敲敲打打；诚实善良的老五一直看着那姑娘的画像。"

他顿了顿，接着道："姑娘一定是住在一个密室里，密室的入口在屋子之中。这才使得人入了屋子便不见影子，就像这个屋子会吃人一般。只是，好端端的姑娘为什么住在这里面？"

夏乾嘟囔一句："早就猜出来了。"可待他说完，却感到无限寒意。天色已经逐渐变得灰沉，天上零星飘着雪花，簌簌落着，在狂风的携带之下打在古屋破旧的窗户之上。霉味弥漫在空气中，带着朽木腐蚀的味道与茅厕的臭气。夏乾不由得一颤，皱了皱鼻子，这种阴森之气深深侵入了他的骨髓。

灯笼亮着微光，照射在易厢泉苍白的脸上，甚是可怖。夏乾晃了晃脑袋，努力恢复神志："莫不是同碧玺一般得了传染之症？"

易厢泉道："有了妻室的男子在外寻欢，会将人藏起；为了庇护犯了大案之人，会将人藏起；抑或如碧玺一般得了传染之症，唯恐众人知道后议论纷纷，也会被藏起。但此事……"

易厢泉从桌上拿起那个姑娘的画，这是他方才放进来的。画上的姑娘一副健康人的样子，只是睡着了。

易厢泉说道："富翁怕女儿见人，特地将女儿藏匿起来。而进去的人见了那女儿的状况，最终……命丧黄泉。"

夏乾闻言，心里越发慌乱起来。"好端端的，现在说这个太不吉祥了。"

窗外的风肆意怒号，似是人的哀叫之声，根本辨不清楚。狂风猛烈地撞

击在古屋的门上，要将破旧的石砖木头统统撞烂，像是有人要破门而入。

易厢泉指着画道："你看此画，女子美丽，全身没有什么不妥，只有手上的镯子比较特殊，镯子拴链而链子下坠很长，余下部分被遮挡，隐于画中不可见。"

夏乾呆住了，双目瞪得溜圆："你是说……"

"那不是镯子，"易厢泉的声音很低沉，"是镣铐。"

易厢泉则缓缓道："她手上是镣铐而非镯子，直到我今日看了半夏，这才有几分确定。山歌之中的老二是个郎中，不断地熬着肉汤。我推测他在肉汤里下了迷药，估计也掺杂了哑药半夏。这药在山间并不难采，煮肉汤之时将迷药和半夏一同加进去，只为了让那姑娘喝下去能安静一些。再看那画，画中的姑娘睡着了，她只有睡着之时才能安静供人作画。然而画未完成，背面有血迹——因为在画未完成时，那个姑娘突然醒来，并且……攻击了画师。"

若换作平日，夏乾一定是要放声大笑的。如今易厢泉的话语看似属无稽之谈，夏乾却笑不出来。窗外阴风阵阵，让人觉得心绪不宁，他的脸也是极度僵硬："然后呢？"

"那个画师也是倒霉，也许死了，也许伤了。出事之后大片的血留在了画作背面。可是那画像得来不易，富翁不舍得丢掉，就将沾染大片血迹之处裁掉，将剩余的画留下，这才使得画短了一截。夏乾，你把桌上的肉汤端过来。"

夏乾被这番话说得稀里糊涂，真的听了易厢泉的话，老老实实将肉汤端来，问道："那个姑娘为何会攻击人？与吴村如今发生之事有何关联？"

“你小点声，”易厢泉的声音压低了，将画作卷起，皱着眉头，“我方才说过，西域有传说。吸血的恶魔，那是半人半蝙蝠的怪物；此外，还有半鱼半人的人鱼，还有……”

窗外乌云翻滚，大雪纷飞。

听闻这些妖物，夏乾眼睛一下子瞪圆了。他的脑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幻象，一些似人非人、似真似幻的存在。而如今窗外之景甚是可怖，让人不由得汗毛直立。他安静地呼吸着，等待易厢泉说出真相……

“狼人，在中原也有狼妖一说。”易厢泉走到了床边。

“狼……人？”夏乾一愣，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

易厢泉没再接话。

“狼……妖？”夏乾却继续喃喃问道。

易厢泉依旧沉默，只是卷起了床单。

片刻，夏乾嘴巴慢慢咧开，随即发出一阵大笑：“易厢泉你越来越会编故事了！狼人，我还杏仁、果仁、核桃仁呢！”

“你小点声！”易厢泉低声吼了一句，用手扒住床板。整个大床像个大箱子，床底与地面相连。夏乾上前一看，却见整个床板似乎都是可以卸下来的，像个巨大的门。

易厢泉在床边坐下，叹了口气：“那姑娘四岁入山，消失十余载，现身后染了怪病被其父藏匿。我曾猜想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何要将人藏匿。若是病了，不论病症大小都应看郎中才是。哪怕是不治之症，郎中也不会说些什么。可为何要隐瞒？”

夏乾捧腹："所以那姑娘就是狼妖？但凡是个正常人，看见妖物定会惊慌而逃，叫人前来铲除，所以富翁不敢说出来。可为什么不是狐妖、狗妖？又或是鬼怪、白无常？"

夏乾看似问得认真，实则一点儿也不信。易厢泉只是淡淡道："《山海经》中怪物甚多，也不乏此类怪物，譬如狼人、猿人。然而这些怪物有些存在，有些已经绝迹。而中原大地上，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事例。母狼、母猿、母猴之类，若看见孩童，有些会直接撕裂入腹，抑或直接害死；而有些出于母性，会将其抚养。"

夏乾愣了一下，脸上的嘲笑之情少了几分。这种事并非易厢泉的胡言乱语，倒是真实存在的。纵使他身在江南，幼年时也听闻过类似的事。

易厢泉继续道："你甚少去这些野地，自然不通兽性。若是山村猎户，多少会知道一些。年幼的孩子入了山林，未必会死掉，有可能被山林的野兽抚养，一直生长在山间，不穿衣服，不食用熟食，不讲人语，性子也完全不似人一般温和，举止行动反而酷似山间野兽。"

夏乾摇头："你这也太过于不可思议了！纵然是真的，发生这种事的概率一定极小。"

"我早已说过，这与吴村的环境有关。这山头甚大，山中多狼。富翁的女儿被狼抚养，几年后被人发现。这姑娘可是富翁唯一的亲人，幼年时虽与常人无异，但她却在人应受教化的最佳年龄，与狼群同居。待她被找到，定然忘记如何为人了。富翁心疼，也想重新对其进行教化，但估计收效不大，于是召来郎中，只想让姑娘恢复心智。"

夏乾喃喃："那些郎中，一去不回……"

易厢泉皱眉："郎中被那姑娘攻击或者被富翁灭口。"

“灭口？”

“人形狼心，如此违背天理的活法，若传出去恐被百姓们看作妖孽，想必人人欲诛之。况且姑娘名声不保，富翁也痛心。如此，灭口一事就合情合理了。郎中医术再高明，怎么可能把狼变作人？屡次寻求治疗却毫无结果，富翁年迈，就只得找人代替自己照顾姑娘。”

夏乾有几分相信了：“所以，就开始找入赘女婿。但是，还是难以理解……富翁居然把这么多人灭了口！”

易厢泉的面色冷了下来：“不是你想得那样简单。这个富翁可不容小觑，心狠手辣，他最担心的只有两个东西：女儿和钱。”

“我不明白……”

易厢泉道：“你是不是不理解为何会有人去杀掉这么多人？杀人的理由无外乎名、利、情、仇，抑或丧心病狂。但他们有唯一的共同点，即忽略生命本身价值，认为人命轻贱。一个父亲唯一的女儿在山间被狼群叼走，这已经是锥心之痛了。多年后竟然失而复得，然而‘狼病’无法得以治愈，他定然不会让女儿再受到半点伤害，一丝一毫都不行。而且……”

易厢泉顿了一下：“而且他以前就杀过不少人。”

夏乾怔住：“此言何意？”

“说来话长，”易厢泉扒住床板对夏乾说道，“和我一起抬。”

夏乾上前去抬着床板另一端：“我不懂。依你之意，那富翁……”

“嘘。”易厢泉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咣当一声，二人将床板掀开，一股臭气扑面而来。整个床像个巨大的箱

子，二人开了箱子盖，向下看去，有一些台阶，台阶下面漆黑一片。

“夏乾，你捉妖的梦想要实现了！”易厢泉有些紧张，这个玩笑开得不太自然。他用燧石点燃了火把，又燃了一支小柴，直接扔进了洞里。

火焰明亮，小柴火入了洞依旧燃烧着。易厢泉舒了口气：“空气不错，能进去。”

“空气不错？”夏乾哭笑不得。那股臭气直钻鼻孔，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这是粪尿的味道。”

“习惯就好。”自门开启，易厢泉总是在笑，却笑得很僵硬。夏乾很会察言观色，他知道易厢泉在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

洞很深，那只小柴发出了点点的光，但很快就熄灭了。

夏乾越发紧张起来：“没什么好怕的。密室下面只是一个人而已，不！只是一个疯子而已，用得着……”

“嘘，你听。”

窗外的风雪疯狂地袭击着屋子，风雪声音极大，像是要把房子吞没。而夏乾屏息凝神，却在风雪之中辨别出了别的声音。这个声音来自洞底密室，比风雪声小，却有声可闻。

易厢泉道：“你听见了吗？声音很弱，但是……”

“吼！”这一声如同狼的哀嚎，从幽暗密室的深处传来，凄厉狂暴，似是夹杂着愤怒。它将窗外的风雪声完全击垮，似要震破房梁！

易厢泉瞪大双眼，一下子向后退去，脸色煞白。夏乾则完全吓傻，额间冷汗一下就冒了出来。夏乾、易厢泉两人似木偶，完全动弹不得。

“这声音……男人？不，公、公的？”夏乾面色苍白，声音喑哑。

易厢泉脸紧绷得如同一块平滑的铁板：“是男的。”

夏乾吓得瘫在旁边的桌子上：“这又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姑娘吗？母的啊！”

闻言，易厢泉无奈道：“你平时机灵，今日怎被吓傻了！那山歌发生在百年之前，姑娘早已入土。吴村的祖先们一定想不到，百年之后村里的后辈又遇到了同样的事。”

“你是说，吴村里……又有孩子被狼叼走抚养，之后被找到，和那山歌里的姑娘一个命运，被关在地下密室？是不是他杀了哑儿？你快告诉我！这……这也太……”

“吼！”

“为什么声音越来越大，他是不是饿了？”夏乾向后退去，死死地贴住屋内潮湿的墙壁。让他进洞，还不如在窗外风雪中站上一宿！

易厢泉看了一眼黑洞，脸色竟然也微微发白，但他尽量保持冷静，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我武艺皆不精湛，”易厢泉看了夏乾一眼，语气急促，“若要对付成年男子，还是疯魔成性的半人半兽，要万分小心。本想等着沈大人派人救援，或是曲泽报官前来，只怕风雪交加……”

夏乾并未作声，他很清楚，自己不懂武艺，易厢泉武艺也不精湛。可是如今的情况比他自己预想中要好上许多——他本以为密室之中是一群狼呢，如今再看，横竖不过是一个人。

两个人打一个疯子，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二人不可能全都毫发无损。

夏乾闭起眼睛，他想起了哑儿当日的死状。风险不是没有，弄不好真的会丧命，如今唯有信任易厢泉了。而一旁的易厢泉端起肉汤，轻轻搅了搅，又放下，根本没看夏乾一眼。

“那就等救兵来了再说！”夏乾心里越来越不踏实，“我看这密室很结实，就让他在里面号几嗓子算了！”

易厢泉探身进去，又往前走了两步：“可依我看，这地下密室恐怕不止这一个出入口。我怕村里其他的地方连通着密室，哪天那怪物蹿出来，伤了人怎么办？何况……”易厢泉深吸一口气，跃跃欲试地往里走。

“喂！你不是现在就要进去吧！我们还是赌一把算了，将他饿死在里面，或者放火把他熏死……”

易厢泉驻足，扭头道：“你害怕了？我们只是看看情况，未必动手。”

“别安慰我，你自己分明也害怕……”易厢泉似乎被他说中了，脸色越来越苍白。他犹豫一下，还是踏进了洞，黑暗的密道一下子吞噬了他白色的衣裳。见他进去，夏乾的心也乱了。他咽了咽口水，也燃起火把跟着易厢泉进去。

二人顺着楼梯往下走，潮气与臭气混杂着进入了夏乾的鼻中。洞内漆黑一片，空气中散发着臭味，又不流通，只令人觉得胸口闷得很。夏乾手扶着墙壁，却见墙上还横着不少腐朽的木头，让他忽然想起了自己被抛下的那口井。

“这富翁真是大费周章，还建了这么个地下通道……喂，易厢泉，易大仙，你倒是说话啊。我说咱们过几天再来，饿死那个怪物；或者放把

火，把这怪物熏死在里面？”夏乾一向多话，如今紧张，话更加多了。

“小声一点，小心被怪物听到。咦，肉汤呢？你没拿进来？”易厢泉用火把照亮了夏乾空无一物的手，夏乾这才发现自己没把肉汤拿进来。两人面面相觑，夏乾有点腿软，易厢泉脸色苍白。

“你刚才只顾着搅拌，自己不拿？”

“我是让你端，肉汤里下了药而那怪物饿了许久。只要他吃了肉汤，待其安睡，什么事都好办。山歌中的老二也是用这个法子让那姑娘安静下来的，哑儿也是如此。如今肉汤不取来，我们就……”

他没说下去，夏乾也想出去，至少深呼吸，憋口气再进来。可如今听闻那句“哑儿也是如此”，不由得心中一惊。

“快去快去！”

夏乾很是听话，赶紧出洞去取肉汤，片刻他就回到了入口，往地上一坐，吸着新鲜空气，心里痛快几分。他不是脑袋不灵光，只是一时间难以接受如此复杂而令人震惊的事实。如今细想，方才易厢泉说哑儿也煮了肉汤。莫非哑儿知道里面有怪物才总来喂养他？哑儿身上怪异的撕裂伤口，恐怕正是被怪物所伤。哑儿不可言语，不能呼救，失血过多，这才……

夏乾叹了口气，易厢泉虽说将事情讲了个大概，奈何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他翻身站起，走到肉汤旁边轻轻端起，又叹息一声，打算这就下去。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窗外风雪未停，明明是傍晚却如同黑夜，只怕大雪要下上一夜了。夏乾

看看阴郁的天空，还是觉得不对劲。他摇了摇头，决定不做他想，颤颤巍巍地端着肉汤顺着洞口进去了。好在有易厢泉陪着，至少不会一个人孤独凄凉地死去……

洞的深处仍然传来怪物的喘息声，声音不大却很是清晰。夏乾一手持着火把，一手端着肉汤，匕首只能藏于袖中，他瞬间没了安全感。密室里传来他吧嗒吧嗒的脚步声，风雪声逐渐减小，如今已经被墙壁彻底隔绝。他不知自己走了多久，直到台阶已经没了，眼前是一条类似走廊的漆黑通道。这条走廊很长，似要直通地底深处。夏乾走了很久，却没有看见易厢泉的身影，也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火把明亮，火焰燃得安静。夏乾晃动火把照亮四周，除了土壁就是木头。

易厢泉消失了。

四下张望，夏乾顿觉汗毛竖起。密道原本狭窄，逐而变宽，连洞顶都高了几分，而纵观四周并无遮挡之物，但竟然看不见任何人影。易厢泉真的消失在黑暗之中——即便空间这样窄小。他浑身冷汗涔涔，茫然地转身看看土壁的样子，又看了看不远处泛着亮光的台阶。那里是自己刚刚与易厢泉分手的地方，但如今他人又在哪里？

远处怪物的喘息声清晰了不少，夏乾知道自己距离怪物已经很近，可不知多近，至少不在目之所及之处。黑暗总会带给人恐惧，而夏乾此时的恐惧感骤然增强。没了伙伴，敌人未知，身无武艺。他颤抖着举着火把环顾四周，低声唤着易厢泉的名字，却没人应和他。

夏乾小心翼翼地往洞的深处走了几步，环顾四周，又走了几步。那样子十足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生怕跑快了会狠狠摔上一跤。

“易厢泉！你在哪儿？快出来！是我偷懒，在上面待了一会儿……你快出

来！”夏乾压低声音拼命地呼唤着，有些无助。那怪物的声音在远处，却不知多远，他不敢贸然上前，只将火把举得离自己远了一些，好让视野更加开阔。

他向前走着，突然停住了。腿前有一根细线，虽然很细，但由于夏乾的步子迈得很小，走得又慢，这才能感觉到有线阻拦。夏乾的夜视能力极好，弯腰细看，只见那根线绷得很紧，连接到两侧的壁上，混进墙里再也看不清了。他诧异至极，也不做他想，用火把照亮一下，便迈过线去，只觉得心中七上八下，仿佛迈过了一条禁忌线。仅仅向前走了几步，却听闻怪物的喘息声越来越大。

夏乾赶紧驻足，打算往回返。都怪自己在洞口停留太久，如今必须先找到易厢泉。

夏乾提心吊胆地看着四周，不见一物，便紧闭双眼，只用耳朵去捕捉声音。万籁俱寂，风雪无声，他却听清了——除了怪物的喘息声，似乎还能听见微弱的说话声。

像是易厢泉的声音。他在说话？在哪儿？

夏乾觉得莫名其妙，但心里依然是一阵狂喜，他又仔仔细细地往四周看，这才看见远处的墙壁上还有个洞，如同门洞一般，在贴近入口之处。原来是他太过紧张，没有注意到这个侧向洞口。这显然是条岔路，离入口比较近，离自己与易厢泉分开之处也不算太远，兴许是易厢泉在等待自己时四处乱看，这才发现侧洞走了进去。夏乾侧耳听，觉得那洞里传来易厢泉说话的声音，真真实实的，但仅他一人，像是在自言自语。

“只有你一个人吗？”

“快些随我出去。”

“不要在此地逗留，随我出去！”

易厢泉只是自顾自地在说话，却不知在对谁讲，像是对着空气，也像是对着看不见的人。夏乾觉得心里发毛，想赶过去看看。

主路的尽头，即夏乾背后所对之处，因少了火光而变得漆黑一片。夏乾急着找易厢泉，匆忙地跑了两步，谁知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倒，没站稳，一下子狠狠跌在地上，绊倒他的是刚才那条细线。随着他整个人跌倒，火把一下子掉在前方。夏乾赶紧向后稳住身体，却吧嗒一下子摔倒在地。肉汤咣当一声洒在了地面上，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它撒在肮脏的地面上，混杂着尘土一起变成了泥浆。

夏乾还没回过神来，只觉得细线被他压在身下。他想站起，却听见脑袋顶上轰隆隆作响。待他诧异地抬起头，映着微弱的火光，夏乾看见了——洞顶上有东西正飞速下落！

就在这一瞬，一声如同重物坠地的巨响传入他的耳朵。一个巨大的栅栏一下子扎到地上，离他不过一尺的距离，四周瞬间飞扬起一片尘土，仿若滚来一团灰黑色的浓重雾气。他被飞扬的灰尘呛得咳嗽不停，四周乌烟瘴气，什么都看不清！周围一片模糊，他神魂未定，只想翻个身站起来。然而就在此刻，他听到了易厢泉的声音。

“夏乾！”

闻声，夏乾喜极而泣，也不管多少烟尘在此刻进入他的口鼻，索性大声吼了一句：“没事！你在哪儿？”

只听得远处的易厢泉低声说了什么，而夏乾也不去理会。因为他听见自

己背后不远处传来了低沉的喘息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还夹杂着一股令人生厌的臭气。伴随喘息声的，还有一阵不规则的、沉重的脚步声。

夏乾一惊，下意识地匆忙起身，却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左脚动弹不得。灰尘渐退，他惊恐地看了栅栏一眼，脑袋嗡的一声，脸色惨白。闸门以横纵木条构成，下端尖利，落下就能深深扎进地里。而横木的一格……正好卡住了夏乾的脚踝。脚踝是整个腿最细的部分，足根部过长，这栅栏却卡得正好，刚刚只卡住脚踝。他使劲动了动，虽然确定浑身无伤，却根本无法将脚抽出来。

闸门是一个机关，有阻隔之用。出口与侧洞均在另一侧，地上本有细线，为的就是防止怪物跑出去。若是怪物压倒细线，闸门就会落下，如此方能阻止怪物前进。出口、侧洞、火把均在栅栏另一侧，而夏乾身处于怪物一侧。自小被狼抚养之人拥有狼性，难以恢复神智。但细想也不过是个得了失心疯的疯子，即便体格强健，力大无穷，虽然可怖，但是毕竟只是个人而已。

夏乾汗如雨下，不停地挪动着，却听得身后的粗重喘息与脚步声逼近，仿佛就在耳畔，距离不过一两丈。他一下子从袖中抽出徐夫人匕首，头也不敢回，感觉整个人已经被巨大的恐惧感吞没了。

不远处，易厢泉突然出现了。他刚刚从侧洞跑出来，手持火把。待他往夏乾这边看过来，脸上难掩震惊和仓皇的神色。

“救——”夏乾赶紧呼救，却被易厢泉打断了。

“别说话，别动，千万别往后看！”易厢泉恢复了神志，脸色发白，声音不大却微微颤抖。

夏乾本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却被易厢泉这个神态吓住了，越发地想回头看。他僵硬地转过头去，在微弱的火光中，他看到了此生难忘之景——离他几步之遥，有个毛发浓密、身强体壮的“男人”。“男人”背上肌肉强健，四肢有力且皮肤粗糙，整个人躬身在地，手足紧抓地面。“男人”抬起了乱蓬蓬的脑袋，露出了脸。这是一张人的脸，满是皱纹和污垢，但眼睛不是人的眼睛。

夏乾被那双空洞的眼睛吓住了，他从未见过这种眼神。暗淡无光，透着寒意，单单对视就令人汗毛竖起，只有兽性而无人性。

就在这四目相对之际，男人吼叫了一声，震得洞内灰尘乱舞。他往后一顿，大力扑了过来。而夏乾脑中一片空白，抓住匕首扬了起来。

“躺下！”

不远处易厢泉吼了一声，夏乾下意识地听从指示，立刻往后一躺，瞬间躺在了怪物脚下。就在此时，栅栏上传来当当几声巨响。三四枚银亮小镖打在栅栏上掉落了下来，散成一地银花；两枚小镖穿过了栅栏缝隙，直接刺到了怪物身上。

怪物中了一镖，哀号了一声，鲜血喷涌而出，转身向后跑去了。

夏乾躺在地上，觉得几滴温热的血溅到了自己脸上。就在这短短一瞬，穹顶之处传出了咣当一声，闸门重新被吊了起来！他的脑中一片空白，只觉得脚踝被人拉住，使劲一拖，整个人被拖离了是非之地。很快地，闸门再次落了下来，又是咣当一声，震得灰尘漫天飞舞。

不远处，易厢泉把夏乾拖到了角落。两人对视一眼，不停地咳嗽起来。

“那怪物、那怪物——”

夏乾语无伦次，易厢泉只是咳嗽，没说出什么话来。二人喘息了一阵，却只能看到栅栏处的黑暗角落里隐隐有东西在动，但是没有什么声响。

“我们脱险了？”夏乾看着远处，有些欣喜。

“脱险了，”易厢泉擦擦汗，终于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我这一扇子的镖全打没了。”

夏乾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他又转身向入口看去，忧心问道：“怪物是不是被伤到要害了？要不趁现在……”

他话音未落，一阵沉重而不规则的脚步声从洞的深处传来，诡异地在洞穴中回响。二人皆向里望去，然而洞穴的最深处像是永久处于黑暗一样，是烟尘与臭气的发源地，却什么都看不清。只听一阵强烈的咣当的撞击声，这一刻二人几乎停滞了呼吸，他们盯着最黑暗之处，却看见了亮光……

撞击声不断，伴随着喑哑的嘶吼和痛苦的哀号。亮光与烟尘混合一体，使得夏乾的视线朦胧而不清晰。他被这声音吓得两腿发软，可是他没失去理智，便一下子跳起，撒腿就往门口跑，同样撒腿就跑的还有易厢泉。

可是夏乾跑了两步才发觉，易厢泉居然往反方向跑，朝着怪物奔去了！

“你疯了，你往里面跑什么！？那怪物估计被放出来了！”夏乾冲着易厢泉大声叫着。

易厢泉的行动出乎他的意料，他似一道白影，没有向洞穴深处跑，而是一下子冲向侧洞，冲洞里大喊道：“你疯了！把门关上！”

夏乾一愣，他这是在对谁说话？这种急促的语气，夏乾很少在易厢泉口

中听过。只见易厢泉转头对夏乾吼道："你快去拦住那怪物，快去！绝不能让他逃出去……"

夏乾不明所以，经历方才被栅栏门卡住之事，他的双脚发软难以迈开步子。侧洞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像是铁链子与闸门混合的响动声。只听见易厢泉语速极快地说着什么，像是劝谏却也是责备。夏乾脑袋快速地旋转着，此情此景，他这下才明白几分。

易厢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洞穴不止一个入口。洞里亮了，说明第二道门被开启了。这第二道门，恐怕是有人刻意打开的，那铁链坠地的声音也不是偶然，是有人要放那个怪物出去。此洞机关重重，定有人操控，才可使门升起落下。除去易厢泉、夏乾、怪物，这个地下密室竟还有第四个人。

夏乾本想逃出去，转身看见远处洞穴透着光亮，顿时心中一阵寒凉。自己现在逃出去又怎样？那怪物也逃出去了。若是走了霉运，出了古屋，不消片刻就跟那怪物打个照面，到时候更加难办。黑黑、水云、吴白还在村子里，所幸他们全都躲藏于屋中，不会出门，故而暂无性命之忧。

夏乾愣了一下，这下才顿悟，易厢泉真的很有先见之明。

他犹豫一下，跑回洞里去。他在自己刚才跌倒之处捡了几块肉，放在手里，又往前探了几步，隔着栅栏傻傻地冲着怪物道："这里有肉，你、你别出去了……"

他甘愿亲自当诱饵，见远方没有动静，便叫喊几声，扔了肉去。用此法将怪物吸引过来，随后便让易厢泉从侧洞动用机关将第二扇门关上。

夏乾心里想得倒美。

远处的光亮更加强烈了，第二道门已然被完全打开，窗外的光线照射进来，夹着零星雪花，亦带着丝丝寒气。角落里的“男人”先是畏惧地向后一缩，随后行动起来，竟然四脚着地。他迅速向后一跳，后脚发力向前奔跑至透光的门口。他在门口停了片刻，用那强壮有力的双手撑着地面，看了看门外雪景，又看了看洞内。

他与夏乾再次四目相对，只见他是人的外形，却是狼的姿势，头上血迹斑斑，眼中杀意仍然不减。他轻轻一跃，竟一下跳了出去。

夏乾脑袋嗡的一下，似是还没回过神来。那扇门轰隆一声落地，光亮瞬间被遮住，夏乾的心中也是一片漆黑。他愣了片刻，喊道：“易厢泉，你快打开闸门！我看看能不能……”

眼前的闸门呼啦啦地往上吊起，闸门里面已经空了。夏乾朝里面走了几步，只见地上全是粪便。又走了两步，脚下发出叮咣响动，低头一看，是一副镣铐。看着空荡荡的地方，夏乾心中有些懊悔，如今怪物出逃，若是在村中游荡，倒不如在密室之中更好拘捕。如若伤人，更是糟糕。如今只得追出去引弓射箭将其制服，抑或带着匕首与其搏斗，但他没有弓箭。

他握紧手中的匕首，狠狠叹了口气。不论如何，出去仍然要面对险境，可能比洞中更加凶险。

他后退几步，准备往出口方向走。然而就在这一瞬，被拉起的闸门却开始剧烈摇晃，却听得轰隆一声，天上的土块像是冰雹一样地往下落，他来不及说些什么，急忙往后撤。

这扇闸门再次坠落，顶端的土石疯狂地落下，洞顶塌了！地上满是稻草和粪便，尘土与污浊的空气混合着，全都灌进了夏乾的肺里。他整个人

倒在地上，却看到闸门、第二道通向外面的门都已经被土掩埋了。

就在此时，夏乾被易厢泉拽起来拼命往回拉着。易厢泉把他拖到入口处，两个人都灰头土脸，气喘吁吁。夏乾抹了抹沾在脸上的稻草，赶紧站起来："门塌了，怪物跑了。咱们快回到村子去想办法把怪物抓住……"

易厢泉只是站着不动。

"走呀！哎，我的孔雀毛呢……"夏乾突然发现自己腰间的孔雀毛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他低头找了一圈，觉得洞穴深处似乎有一抹艳丽的绿色。他刚要跑去捡，已经不成样子的洞穴深处却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脚步声轻柔细碎，但是步履匆忙。夏乾驻足，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定睛望去，在布满烟尘的洞穴尽头走来了一个人。

那人从黑暗中走来，走得很慢，走着走着突然弯下了腰，拾起了孔雀毛递了过来。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九章 易厢泉妙解奇案

是哑儿。

夏乾下意识地退后三步，脸变得青白。他定了定神，指着哑儿，手在发抖。

"厢泉，这是怎么回事？她不是……"

易厢泉看了看他，并未作声。

哑儿活生生地站在夏乾眼前。与数日前不同，夏乾从未见过哑儿这样的神色。她步伐不稳，头发凌乱，呼吸急促，脸上尽是汗珠，面色却苍白如纸，原本清澈的双目也变得涣散。

她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双目微红，似是经历了什么不堪回首之事，整个人显得消瘦而憔悴。夏乾瞧着她，并不觉得她比之前美丽，反而觉得她苍白的脸此时有些恐怖。

传说人死之后会化为鬼。鬼者，归也，其精气归于天，血肉归于地，呼吸之气化为亡灵而归于幽冥。哑儿虽然样貌狼狈，整个人焦虑不安，呼吸急促，但夏乾敢断定，眼前的哑儿是个活生生的人，绝不是鬼魂。

易厢泉站起身来，对哑儿道："这门的另一端，通向哪里？"

哑儿神色奇怪，冲易厢泉摆了摆手，还做了一系列手势。易厢泉蹙眉，思索一下继续问道："我是问，这门通往村子哪里？你摇头的意思是说，这门不通往村子？"

没想到易厢泉居然能听懂她的意思，夏乾愣了一下，道："那出口不是通往村子？那么怪物没跑到村子里，我们出去也是安全的。"

易厢泉依然不动，只是盯着哑儿："不是通往村子，便是通往村外的树林了？"

哑儿僵硬地点头，魂魄似乎丢了一半。夏乾觉得有点吓人，不敢与其对视，觉得她整个人比几日前更加瘦弱，似是经历生死之劫，从地狱之中爬上来一般。

夏乾拉拉易厢泉的衣袖，低语几句，意在询问。易厢泉并未理会，只是

催促三人回到古屋，此地恐有塌陷之险，不宜久留。夏乾赶紧往回撤，易厢泉上前扶住哑儿，慢慢往门口走去。

夏乾还是不敢离哑儿太近，他思索片刻，问道："哑儿，你如此虚弱……可是数日未进食了？"

易厢泉替她点了点头："你且去找些水与食物来给她。"

哑儿则是虚弱一笑，摇了摇头。她这一摇头，夏乾又不解了，她吃过东西？

易厢泉闻言，眉头微蹙，但没有多问。不出片刻，他们穿过迂回、窄小的通道，出了洞，回到了古屋卧房。夏乾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瘫倒在地上。易厢泉从厨房水缸舀来水，让哑儿侧躺在床榻之上饮水休息。没过多久，她居然沉沉睡去。

从他们进入密室到此时出来，不知过了多久。窗外的风雪不再似之前一般肆意怒号，而是以柔和的姿态浮于空中，点点无声，落在吴村的破落屋瓦之上。天空亦开始放晴，只是现下转至黑夜，不知几更天了。

村子里静得可怕，寒夜独坐人也倦。夏乾坐于古屋的破旧地板上，衣衫破烂，浑身臭味，却觉得地板是这么舒坦，舒坦到胜过了自家的雕花大床，令他想要沉沉睡去。

易厢泉一言不发，一如既往地安静沉稳。燧石"咔擦"几声，他燃了灯，替哑儿号了脉。

纸糊的窗户并不严实，透着丝丝寒气。夏乾缩了缩肩膀，回想刚才所见，只觉得做了一场春秋大梦。梦中有人，有妖，有鬼，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易厢泉，还有失魂落魄的自己。夏乾觉得自己要堕入睡梦之中

了，却恍恍惚惚看见了哑儿的脸。

“她……不是鬼吧。”

他知道哑儿不是鬼，是个真实的人。但此事疑点太多，他按捺不住内心的疑问，又不想吵醒哑儿，只是压低了声音想问个清楚。

易厢泉也压低声音道：“哑儿确实死了。”

“什么？”夏乾听及此，睡意一下子消散了。

“你先去隔壁厨房，仔细看看除了我今日拿进来的肉与米，还有无米面粮食之类。”

“要给她吃的东西？”

易厢泉摇头：“不用，只是看看而已。一会儿出去煮些粥……我只是让你看看里面有没有吃的东西。”

听闻此言，夏乾觉得古怪，却也照做了。没多久他就回来了，摇头道：“隔壁厨房只有些调味之物，此外，还有你今日搬来的锅碗瓢盆。这古屋的厨房不常用，没有东西也很正常。”

易厢泉叹了口气，面色变得很是凝重。

夏乾看了看哑儿的瘦削脸庞，也叹了口气：“她是怎么死里逃生的？可是，棺材里分明是……”

“是哑儿的尸首，一点不假。”易厢泉淡淡道。

夏乾一屁股坐下，理了理衣服：“那这个躺在床上的人是谁？长大的水云？哑儿活着，孟婆婆是不是也活着？”

易厢泉摇了摇头："吴村事件如今基本明了，这桩事件错综复杂又难解，根源在于两次错误联想。人们把关系不大的几件事与山歌相连，这是第一次错误联想，也是第一个盲点。第二个盲点，则是把哑儿复活和孟婆婆的复活归于一类。"

夏乾没听明白，易厢泉却起身走到了门外，拾起三片枯叶回到了屋里。

"你第一次见鬼，会认为自己眼花；第二次见鬼，会认为这世上确有其事。可是，你两次见到的鬼真的是一回事吗？你的视力一向很好，不会轻易看错人，不会把别的东西当作人影。我假定你看到的真的是孟婆婆和哑儿，但死去的人怎么会复生呢？"

易厢泉拿起两片树叶，一片放在碗中，一片放在地上："你当日亲自开棺，见哑儿的尸首躺在里面。尔后我来村再开棺，尸首依然在。而你开棺那日，却看见哑儿的鬼魂出现在古屋附近，她的衣服也曾盖在水云身上……"

夏乾看向易厢泉，又看看躺在床上的女子："这是不可能的，也是解释不通的。一个人，一会儿死，一会儿活，一会儿出现在棺材里，一会儿出现在山洞里。这分明无法解释，若要解释，那只能说明……"

易厢泉微微一笑："双胞胎。"

夏乾沉默半晌，眉头拧紧，没有答话。

易厢泉叹气："我原先说过，因环境相同，人物类似，山歌与如今情况有些相像。我们不妨以山歌来分析如今之事，反而更加形象。我问你，山歌中出现了几个角色？"

"七个。五个兄弟，富翁与女儿。我们现在提起哑儿之事，你说山歌做什

么？”

易厢泉笑道：“这个案子是我所见过最离奇、最巧妙的案子之一。在这个案子里，山歌是最大的误导，却也是最好的线索。”

夏乾皱着眉头：“我不明白，你说得清楚一些。”

“富翁对应的是那个坠崖的婆婆，整个村子只有那个婆婆知道财富之事。”

夏乾一下子打断：“这村子真的有财宝？在山里？”

“有，此事我们日后再说。其次，凤九娘对应的是那个贪财的老大，富翁的女儿对应的是怪物，而那个郎中老二对应的则是哑儿。”

夏乾摇头：“你也曾说过，山歌与吴村今日之事相似，只因人物类似且环境相似，但二者不完全对应。有一事我一直存于心，那‘姑娘吃了木头桩子’是怎么回事？也许与今日之事无关，但我只是好奇……”

易厢泉笑笑：“这其实是最有意思的一点，我也猜了许久。既知那姑娘的‘病症’，就也可以做些猜测。传说毕竟有夸张成分，所谓‘吃了’并非‘吃了’，很有可能是含住或是吞入。我在屋内听到老鼠响动，这才觉得，会不会是磨牙？”

因怕吵醒熟睡的哑儿，夏乾听闻后低声笑了几句，嘲讽道：“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磨牙，人只会在夜晚梦中‘磨牙’，又非鼠辈，你真是……”

夏乾那后半句“你真是在糊弄我”没有说出口，便听易厢泉耐心道：“姑娘的习性与人并不完全相同，我推测她只是牙齿疼痛，又无法言明，只得用这种方式缓解，似兽类一般，直到满嘴是血。”

夏乾摇头："她吃糖吃的？还是同小儿换牙一样，嘴里不适？"

易厢泉却颇有兴味地点头："姑娘入山约莫有四五岁了，迁居十五年之后五兄弟入山，那时她多大？"

"十九、二十，不是换牙的年纪……"夏乾话音未落，突然怔住，捂住了自己的侧脸。

易厢泉笑了，指了指夏乾的嘴道："智齿。古时曾有流传，长智齿之人有智慧之相。有人于二十岁左右长出，有人于四五十岁时长出，有人终生不长，而有些人在智齿长出时会疼痛不堪。"

夏乾到了年纪，自然知道此事，便缄默不言，只是微微点头。

易厢泉继续道："富翁与姑娘是事情源头，而整个事件的来源有二：金钱与亲情。凤九娘与哑儿是两件事，分别是这个源头所衍生的两个悲剧。姑娘得病需要有人照顾，故而老二与哑儿都扮演了'照顾者'这一角色。这个'照顾者'需要端肉汤给那个怪物，目的简单：其中掺入半夏，意在防止那怪物发出吼声引人怀疑，导致群民激愤；也可以掺入迷药之类，为了去打扫粪便一类的残渣。这古屋建造也奇特得很，茅厕就挨着厅堂，如此一来，倾倒粪便也很方便。"

夏乾愣了一下："我第一次看见这种布局，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上前查探，那茅厕很臭……"

易厢泉点头："你也是不仔细。古屋要是久无人住，茅厕的臭气又是从何而来？古屋内藏乾坤，这一点应当可以轻易判断出来。而哑儿的死，也是我随后开棺才略知一二。伤口奇特，联想到古屋与肉汤，我觉得密室之中藏着什么怪物，兴许是狼之类的野兽，但很弱小，不似山中猛兽一般直接将人吞食入腹。"

“你看吧，我的猜测也有道理！”

易厢泉摇了摇头，继续道：“狼，这个猜测是说不通的。屋里藏着个野兽，日日喂食，不让他人知道，这是何必？甚至在古屋伤人之后，哑儿死亡，这个‘狼’居然也没有暴露在众人视野之内。所以我能确定，这不是普通的野兽。其次，他竟然消失了，无影无踪，几乎没留下什么线索。这又是为何？因为有人接替死者，做了‘照顾者’这一角色，而且这名‘照顾者’动作极快，在最短的时间内收拾了残局。”

夏乾思考道：“你所言‘动作极快’……”

“避免混淆，我们把死去的哑儿称作‘死者’。死者遇害的厨房与古屋的卧房相连，咱们把它们看作一个大屋子，这个屋子是绝对密闭的，当时下了雪，脚印只有一个女人和木须的。最先发现尸首的是你、黑黑和水云，吴白、凤九娘他们都在你之后，你们没有见到攻击者，卧房也干净。换言之，有除了你们之外的人收拾了残局。”

夏乾不甘心道：“我也觉得有人收拾了残局！我还说村里有歹人，让大家都去厅堂睡。”

易厢泉摇头：“若排除木须杀人这一可能，哑儿的死就只剩几种可能：第一，行凶之人下雪前杀害哑儿并离开；第二，行凶之人就是哑儿；第三，行凶之人在下雪时杀人并有办法让自己的脚印消失；第四，行凶之人一直窝藏在房间内没离开。

“第一种可能不成立，下雪的时候哑儿还是活着，在和你们一起吃饭。第二种可能性也不大，除非哑儿是受到攻击之后自己带着木须躲进古屋。倘若真是如此，雪地会有血迹，更何况雪地里的脚印显示女人是走进古屋的，而木须是先走后跑的。第三种可能性也有，但是设计复杂，行凶

之人为什么不直接把哑儿推向山崖呢？这一点，我暂时留有疑问。至于第四种可能性，似乎也很奇怪。若是行凶之人有密道可以藏匿，那么这个密道很有可能在古屋里；若他是行凶之后逃窜，古屋一定会有血迹。但是古屋很干净，像是被清理过。那么问题来了，行凶之人没有这么慌张，倒还算是精细，知道擦除血迹之后从密道逃脱。若换作是你，你还会不会去闩上厨房里的门？”

夏乾一怔：“我不会。若是如此，整个屋子就密闭了，外人很容易猜到有密道，再进去一搜，一下就找到了。”

易厢泉点头：“换作是我，我会把厨房的门打开。哪怕屋外下雪了没有旁人的脚印，我也会想办法把人的视线往屋外转移，这样别人不会怀疑屋内有密道。然而，这个行凶之人没有这么做。”

夏乾嘟囔道：“你与其空想这么多，不如进屋去查探线索来得快。”

易厢泉挑眉：“很多事是三个小辈和我说的。我想这些事的时候，你还在昏迷，我守在那儿走不开。”

夏乾挠挠头，没法儿反驳了。

“待你康复，我才进入古屋，最先看到的就是门闩。门闩不像是被你们撞断的，倒像是击打断裂的。若打人的是哑儿，哑儿浑身是伤，自行再把门闩放上，显得不合情理。若是凶手放上的，显然是期待你们撞门的时候将门闩再度破坏，好隐藏门闩断裂的痕迹。所以我取了门闩回去看，但发现上面并没有什么线索，整个古屋就像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在苦思冥想之后，我突然想到一种结果——案发当时会不会是三个人，而非两个人。粗暴的攻击者、软弱的死者、精明的藏匿者，一共三人。这样就能解释上述所有矛盾。

“但我推断到此，依旧没有猜透古屋中究竟是何物。而‘狼人’的猜测，来自于凤九娘逃走那日，我看到的姑娘画像，之后一切越发清晰。但更令我关心的，是那个‘藏匿者’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藏匿’？到此，我才联想到你们那日见到哑儿鬼魂的事情。我猜想，会不会那不是鬼魂，你看到的是真人——一个与死者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唯一的解释就是双胞胎。之后与山歌的‘照顾者’联系，大致勾勒出真相。但是我没有任何凭证，便将这个问题搁置了。直到后来，我问你哑儿的身世，听闻之后我才清楚几分。”

夏乾震惊：“身世？就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

“对，在你眼里那是不值一提的事。哑儿有死去的哥哥和姐姐，在这一刻，我确信了双胞胎的想法，更确定了那个‘狼人’的身份。”

夏乾瞪大眼睛，没有吭声。

易厢泉看向床铺：“如果我没猜错，那狼人是哑儿的亲哥哥。”

“哥哥？”夏乾一怔，也望向酣睡的哑儿。她脸上尽是疲惫之色，瘦削柔弱，很难想象她与方才那密室之中的浓毛怪物有血缘关系。

“看哑儿与怪物，身为兄妹，有几分相像？都言人妖殊途，不共戴天，人与动物自然也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观今日之事，谁又能再下这样的定论？”易厢泉的声音很轻，只说了这样两句话。

灯火摇曳，夏乾的心似是蒙了一层暗雾。妖物素来为人所厌恶，动物也不可能被平等相待，夏乾与易厢泉方才进入密室，也是做了“下狠手”的准备。而易厢泉此言，令夏乾的内心有些迷茫。他说不清自己迷茫什么，但他知道，既然狼人是哑儿的哥哥，哑儿自然就认为他是个“人”，而且是个亲人。夏乾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回恶人。他的思绪有些

乱，有些事情仍然解不开，千丝万缕道不明。

易厢泉看了他一眼，又继续说："其实现在基本都清楚了，如果我没猜错，'哑儿'是一对孪生姐妹，她们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轮流照顾这位非人非兽的哥哥。"

夏乾诧异道："轮流？"

"一个人在地面上与你们一同生活，另一个人在地下照顾哥哥，二人经常轮换。狼人需要被看守，需要有人做饭，需要有人清扫，需要有人与之对话使其恢复神智。可是恢复神智怎会如此简单？当年富翁找了多少人，都未曾有恢复之法，如今只不过是在做没有意义的事。"

易厢泉语毕，也沉默一会儿。也许他觉得，就这样下了定论未免太过草率。

"换言之，'哑儿'一直是两人在扮演？"

"对，出事那日也是如此。死者在做肉汤之时被怪物攻击，我推测姐妹两人都在。搏斗场面混乱，最后两个女人一死一伤，其中一个用门闩击打了狼人，狼人被制服并带回了密室，擦出了一部分血迹，门闩被放回到了门上。"

夏乾吃惊不已："她们二人竟然制服了那个成年男子！他这么强壮，而且还这么有力量！"

易厢泉严肃道："但是她们赔上了其中一个人的性命，这就是哑儿伤口奇怪的原因——撕咬踩踏，导致颈部受伤，胳膊脱臼。若狼人真的这么好对付，我又何须如此谨慎？你忽略了一点，你曾告诉我，木须那条狼崽当时也在屋子里面。估计是哑儿要给哥哥做肉汤，顺便将其带入，给些

肉吃。你后来说，木须浑身是伤，几乎没命。凤九娘怀疑是它攻击了哑儿，所以把它弄死了。”

夏乾一下子明白了，双目瞪圆：“关于木须这一点完全错了，简直颠倒黑白。它受伤，不是因为主动攻击遭到哑儿反抗，而是因为——”

“因为它拼死保护了哑儿。兴许那个狼人认为木须才是同类，哑儿却是异类。”

说到这里，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个是有人形而无人心的哥哥，一个是有人心无人形的狼，前者被人守护数年，后者被人冤枉致死。

“那个死掉的哑儿被狼人攻击而死……她被自己的亲哥哥杀掉了？”

易厢泉回头看了床上睡着的哑儿，道：“对。”

夏乾脸色发白。

“在搏斗之后，一个人死掉一人活着，活着的哑儿独自一人把那个狼人拖回密室，把现场略做清理——估计是异常匆忙的。不久之后，你就赶到了。之后的日子里，她一直带着伤住在密室里看着那个狼人，直到水云在棺材前祭拜睡着，她才出来给水云披上外套。却不想你来了，便匆忙躲到屋后，还被你瞧见。这就是所谓的‘鬼魂’。自那之后，古屋就成了神秘之地，你走过路过都要看上一眼，她就不敢贸然出来了。”

夏乾望着哑儿睡着的脸：“在那之后，她一直在密室里住着？”

易厢泉沉郁地点点头：“你回去取肉汤时，我发现了侧洞。她就在里面，非常虚弱。我对她说了实话，跟她说，这个怪物不能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关着，总是要想些办法，但是她不听。”

易厢泉说得平淡，却带着一丝惋惜。

夏乾皱眉：“所以，我再去找你时，却发现你人不见了，还听见你说话的声音……”

“我在劝她，她也不能出声反驳我，所以你只能听到我一人的说话声，后来你被机关绊倒，我就赶紧出来了。最后，你说要不要趁着怪物受伤做个了断，哑儿听到之后，这才激动地把怪物放跑。”

夏乾嘟囔：“我又不知道那怪物是她哥哥。”

易厢泉闭起眼睛，双手交叠。

夏乾在屋内来回踱步，摇头道：“我真的不能理解，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两个年轻的姑娘，就这么心甘情愿地守护一个有血缘而无感情的哥哥这么多年！”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哑儿自幼生在山间，自然不懂太多人情世故，但她知孝，知父母之恩懂手足之情。这些道理很简单，她们又单纯，认定了就是认定了。父亲死得早，估摸着死前恳求过她们，譬如找到哥哥、保护哥哥之类。”

夏乾摇头：“要是我，我是绝对不听的。大好的时光，大好的青春年华，为何要在密室之中照看一个废人？”

易厢泉看了看哑儿，脸上有些忧虑。良久，他才慢慢问了一个问题：“夏乾，你可认为女子之命轻贱，自出生起就不如男子金贵？”

夏乾不知他会这么问，先是一愣，摇头道：“怎么会有这种说法？我可从来不会这么想。没有我娘，哪里有我？你为何这么问？”

易厢泉没再说话。夏乾愣了片刻，看着火光下哑儿的脸，好像隐约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窗外风雪已停，夜色渐浓，寒风不停地吹打着屋子，呜呜作响。

夏乾一屁股坐到地上，似一只丧家犬，叹气道："我觉得好累，很想出村。"

"我也想出村。"易厢泉也接了一句，又慢慢闭起双眼。夏乾知道这是他的思考之态，也许能想出好办法。然而过了许久，易厢泉似是僵化不动了，屋内只有哑儿均匀的呼吸声，而易厢泉连呼吸声都变得很弱。

夏乾见状赶紧狠狠推了他一下，易厢泉立即睁眼，皱眉道："你这是做什么？我只是打个盹儿。"

"怕你思考过度猝死。"夏乾嘟囔道，"就知道你没好主意，连怪物都抓不到。"

易厢泉叹气："出村的办法，有！"

那个"有"字说得斩钉截铁，易厢泉的目光却不似以往坚定。

夏乾眉头一挑："真的？"

"你忘了一件事，"易厢泉懒洋洋地笑了，"曲泽出去了。"

夏乾瞪大眼睛——他都快把曲泽忘记了！

"她怎么……"

"当夜她出门去了茅厕，可是却就此失踪。我推想，她是遇见了'歹人'，而'歹人'却没有灭口，只是把她带到了村子外面。一来是这个'歹人'心存

善念；二来，她并没有看见‘歹人’的脸。”

夏乾一怔。

“哑儿？”

“不错，思来想去也只有这个答案。曲泽见古屋有人，便受了惊吓；她夜视力不佳，仓皇之中丢了灯笼，这才没看清什么。于是哑儿出了门，捂住她的口鼻。”

夏乾一愣：“可是我们看到脚印通向棺材边上。”

“哑儿那时多半是在古屋找吃食，或是取水来喝，或是煮肉汤。我问你，若你是哑儿，半夜在古屋被人发现之后你要怎么对付那人？”

“丢出村子去。”夏乾思索了一下。

“太过麻烦。”

“我哪里知道？”

易厢泉笑着摇了摇头：“还有种更好的方法，将曲泽放入棺材之中，与尸体放在一起，再将棺材盖上。次日曲泽醒来，一个大活人进了棺材，大家只会以为她是遇上鬼怪，整个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夏乾一惊，这倒真是个好方法。

易厢泉点头：“哑儿……她很聪明，想到这个方法，可是当她使劲抱着曲泽走到棺材前，却没有这么做。”

“为何没做？”

易厢泉笑了笑，带着几分得意。他的这种表情更招致了夏乾的怨恨，夏

乾嘟囔道：“快说。”

“因为你不是女子，头脑简单，所以你不懂。”

夏乾气恼：“我不是，难道你是？”

易厢泉看了看榻上的哑儿。她相貌姣好，虽然枯瘦无力，却并不可怕，眉目间带着善意。看了片刻，易厢泉轻声道：“因为，她怕曲泽害怕。”

夏乾瞪大了眼睛：“这是什么理由？”

“猜的。”易厢泉慢吞吞道。

夏乾无奈：“可是，曲泽怎么出的村？我们是不是也能……”

“我推测她是从密室出去的，”易厢泉叹了口气，摇头道，“就是那个‘狼人’出逃的洞口。”

夏乾一愣，那个洞口塌了！

想到此，夏乾抓抓脑袋，丧气道：“一来我们出不去，二来狼人四处乱跑，这可如何是好？伤了人怎么办？”

“那湖边的烟还在燃着，只等沈大人派人来了。怪物跑进山里，若是伤人定然麻烦。不过，我们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无能为力。”说罢，易厢泉看了夏乾一眼，又道，“要不你去山崖边烤肉，凭香味把那怪物吸引过来，再放箭射伤他。”

夏乾一听，喜上眉梢：“好主意！”

易厢泉恨铁不成钢道：“好主意？你的箭呢？就算你有了弓箭，那怪物肯乖乖现身的概率微乎其微。山头甚大，冬天猎物虽少，但他去抓个兔子

倒也有可能。他是否闻得见，是否会靠近，都是问题。”

夏乾一听，问道：“那就在这儿坐以待毙？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不出去好好休息？我也许久没吃饭了。”

易厢泉突然笑了一下。夏乾见他笑得阴森，令他浑身发冷，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弓箭没了，抓不到怪物。可是……柘木弓去哪儿了？这种想法突然冒上夏乾心头。他腹中一直有疑问，又不知疑问在哪儿，问不出口。这些疑问如今连同柘木弓之事一起如云雾般翻滚，在夏乾心中一下散开。

“厢泉，哑儿和怪物……不吃不喝地在密室里待了几天，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靠古屋残余的粮食？可粮食和水不剩多少呀，他们……他们……”

易厢泉严肃道：“肉汤里炖的是鲜肉还是干肉？”

“有鲜肉，但我们平时吃的都是风干的肉干。”夏乾回答完，却突然冷汗直冒。鲜肉是从哪里来的？这村子与外界隔绝了。

易厢泉缓缓闭起眼睛，一番思索：“哑儿毕竟柔弱，我们要杀她的哥哥，她能不记恨我们？未曾可知。夏乾，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还不出门？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等等！”夏乾叫道，“依你之意……”

“你不觉得奇怪？在刚才‘照顾者’的分析中，有解释不通之处，比如获得鲜肉的途径。肉汤是狼人的食物，每炖一次，耗量巨大，村人为何不觉得奇怪，储粮之地的肉为何少得这么快？”

夏乾摇头：“也许是哑儿私藏的。那鲜肉到底是哪里来的？”

易厢泉道："村子与世隔绝，获得的鲜肉又不是鱼类，那是什么？是飞禽。"

夏乾心中一惊，答案越发明显："有人给她送东西吃？"

易厢泉点头："对，我们一直忽视了一个角色，一个能射掉天空中的飞禽，与哑儿姐妹、狼人都密切相关，知道事件前因后果，并且比哑儿更加难对付的角色。"

"但是，她才……"

易厢泉摇头叹息道："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刚进村时随便处置了你的柘木弓，你以为你的柘木弓，真的是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夏乾一下子站起，震惊地连连摇头："水云她……她才十几岁。"

易厢泉挑眉："那又怎样？十几岁，哑儿姐妹已经开始交替照顾她们的哥哥了，夏大公子你十几岁就可以进赌场、逛青楼。怎么，你觉得水云不像是能隐瞒秘密之人？"

"但是……"夏乾张口，却无法辩驳。

"她一定知道前因后果，这个女孩子年纪虽小，却比她两个姐姐勇敢得多。她那日在哑儿棺材前跪拜流泪，估计已经知道，哑儿是被亲哥哥所杀。这等手足相残之事……她一清二楚，并且隐瞒了这么久。"讲到此，易厢泉苦笑一下叹道，"人生在世，绝对不能小瞧女子。"

距离他们进入古屋，不过几个时辰。而易厢泉口中的真相，不仅带来震撼之感，还颠覆着夏乾心中的各种观念。这些古怪、离奇之事就像是他听过的戏，妖怪、密室、出不去的村子……如今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发生在眼前，发生在他所站的地点。

易厢泉呼出一口气，没再言语。良久，夏乾缓过神来，慢慢道：“水云虽未做什么过激之事，但是，单凭你说她是知情人这一点，我就不相信。”

易厢泉问道：“你以为，我下药迷晕他们真的只是为了保护他们，防止外出遇到怪物？”

夏乾一愣：“你是怕水云出来阻止我们？”

“对。”易厢泉扶住额头，“她每日出去练习射箭，其实就是射落飞鸟，这是肉的来源。肉汤用于溶解药物，而生肉也是必备的，有时候野兽更喜欢生肉带来的血腥味，而肉干则不然。冬日飞鸟几乎绝迹，所以一旦看到落单的小鸟雀，也是要射落的。为了保证肉的供应，水云必须经常练习箭术。”

夏乾叹息一声：“你想好怎么交代了吗？”

“劝。”易厢泉吐出一字，双手托腮，也没有动身出门的意思。夏乾知晓他的性子，素来谨慎，不知水云对此事的反应也就不敢贸然出门。这也是易厢泉难得坐在此地长篇大论的原因。

夏乾赶紧问道：“有空想怎么跟小姑娘解释，不妨告诉我如何出村？”

易厢泉叹了一声，看都不看夏乾一眼：“出村的办法是有的，但风险较大。”

易厢泉话音未落，夏乾一下子跳起：“真能出村？快说！”

易厢泉慢悠悠道：“但若要用我这个方法，全村都可能毁掉。我们还是等人来救吧，你且消停会儿，哑儿还睡着。”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下去一趟，冒这么大的险，差点丧命。快说，我

要去汴京城！”

易厢泉面无表情，显然是累了，竟然闭起眼睛。

“不想待，自己爬山走。”

夏乾知道他还在琢磨水云一事，于是只说了一句“好你个易厢泉”，就一下子踹开门，跑了出去。易厢泉怎么也没料到夏乾会踹开门出去，见势不妙，也赶紧跟了出去。

外面天色昏暗，夕阳已落，大雪早停，残存最后一点光已被黑暗吞噬。夏乾跑在路上，踩得雪咯吱咯吱响，突然觉得有些哀凉。

要是按照往日，厨房定然已经有炊烟升起，厅堂里也会有灯光闪现，哑儿端着盘子进来，几个小辈在厅堂闹腾……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了。他快速跑了两步，欲跑向厅堂，但易厢泉跟在他身后，叫住了他。夏乾闻言，立即停下脚步。他停步并非因为听到易厢泉的叫喊，而是因为旧屋前面挂着一盏灯笼。

“厢泉，你看见屋下挂的灯笼了吗？”夏乾的声音有些喑哑，刻意压低了声音。

“噤声。”易厢泉吐出两字，悄然地走到旧屋灯笼之下。灯笼微亮，里面的火焰安静地燃着。这里距离厅堂不远，灯笼是一直挂着的，免得晚上有人去茅厕看不清路。

夏乾痴痴地看着灯笼，低语道：“厢泉，这灯晚上才点。可是……他们所有人都在厅堂，被关起来了。这灯……谁点的？”

“不知，也许他们都醒了。可是即使醒了也不能出门，我明明嘱咐过的。”易厢泉有些不安，他单手抚上腰间的金属扇，轻手轻脚地绕过旧

屋。

屋后是一片雪地，夜与雪是墨色与白色的混合，变成了一种古怪的冷色。夏乾冻得瑟瑟发抖，易厢泉也冷得缩起脖子，他们小心翼翼地踩在厚实的雪地上，一步一步，就像踩在一大片云上。大雪将苍山、松柏和村落统统掩埋，老天像是决意要将这所有的故事都用大雪覆盖掉，好的、坏的，离奇的、平庸的，都被埋在地下长眠不醒。

除去旧屋的灯，屋后平整而厚实的雪地上也有一点亮光。那是一盏小提灯，灯后是三口棺材。白色的那口棺材最为突出，白棺与白雪融为一体，像个古怪的小山包，水云跪在灯前，面对白棺。她背对着夏乾与易厢泉，宛若一尊雪中冰雕。夏乾看不见她的表情，但他能看见柘木弓被水云背在身上，地上则是箭筒。箭筒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就像是盖上一条轻暖的锦衾。水云穿得单薄，好像被冻在地上一样，与吴村的大地死死相连。

“厢泉，怎么回事？”夏乾压低了声音，有些惊慌，“看箭筒上盖的薄雪，水云她……到底跪了多久？”

易厢泉没有回答，只是一步一步地走上前去，走得很稳。

水云闻声转头，柘木弓划过她瘦削的肩膀，显得有些沉重。微弱的光照亮了水云的脸，苍白无血色，如同被人抽掉了灵魂。她原本澄澈的双目布满血丝，似是刚刚哭过，然而这双眼睛依旧带着几分勇敢和倔强，还带着几分似冬雪般的冷漠。

夏乾一头雾水，看了看四周的脚印。水云的脚印通向远处的高地，那是村子的制高点，视野很好，能够看到整个村落。柘木弓泛着寒光，这一刹那，夏乾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慢慢走上前去，弯下了腰。

“进屋再说吧。”易厢泉温和一笑，冲水云伸出了手。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十章 幕后真相终大白

水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更没有理会易厢泉伸出来的那只手。她只是慢慢捡起地上的箭筒，走到夏乾跟前，将柘木弓与箭筒统统递去。

“对不起。”

这句话来得没头没脑。夏乾接过，诧异地看着她。水云没再说什么，显然是冻僵了，她缓慢地转过身子走回厅堂。易厢泉走到已经吓傻的夏乾身边，将箭筒拿在手里，之后慢慢跟着水云进了屋。

屋内燃着灯，炭火噼啪作响，却还是有些冷，也许是炭火不足的缘故。吴白与黑黑都似木头一样杵在厅堂，见几人都进了屋子来，便赶紧倒了热水来给众人喝下。

水云一下瘫坐在椅子上，接过水大口大口地喝起来，脸上这才有了点血色。

“到底怎么回事？”夏乾憋不住了。他声音不大，问向吴白，而吴白却看向黑黑，黑黑看了易厢泉。几人面面相觑，都没作声。

易厢泉低头看着箭筒，又看向水云：“你姐姐一切安好，现下正睡着，我

把她叫来，等下你再慢慢说。”语毕，他出门去了。

水云像个活死人一样，听了易厢泉这句话，点了点头。夏乾则一脸震惊地看着水云，疑惑地问：“你……你究竟怎么了？”

“水云没喝粥。”黑黑细声说，那声音透着一丝埋怨，似乎在埋怨只有她一人喝粥晕倒了一样。

夏乾一愣：“没喝？那她……”

“把粥倒了。”吴白指了指不远处的花盆。夏乾这才发现，若是细看，能看到花盆里面还残留着不少白粥。

“当时易公子把吴白叫出去说话，夏公子你就跟了出去……水云要我出去看一眼，顺便关上门，”黑黑有点生气地看着水云，又看看夏乾，“估计那时候她把粥倒了。然后，我喝了粥就不记得什么了，等我醒来，他们都坐在厅堂，我才知道……”

夏乾反问：“知道什么？”

“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水云突然开口。

她突然发声，把夏乾吓了一跳。还未等他回过神来，水云又面无表情地讲了一句令他诧异不已的话。

“我把整个事情都与他们说了。还有，”水云看了夏乾一眼，“那怪物死了。”

夏乾一愣，不知如何作答。怪物？那是水云的哥哥！

“你说什么？什么怪物？”夏乾不知如何接话，便胡乱糊弄过去。

水云喝了几大杯热水，没再说话。众人沉默，屋内安静得可以听见针尖落地之声。夏乾看着水云，脑袋里飞速地旋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夏乾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用错了词：“你说……那怪物死了，是什么意思？”

他盯着水云，不想漏过她的一丝表情。这个女孩子知道这么多事，认识数日，自己居然什么都没看出来。

水云没言语。

“好哇，我们今天就摊牌，”夏乾拍了拍桌子，“说吧，你哥哥怎么了？”

吴白扯了一下夏乾的衣袖：“夏公子，你别激动……”

夏乾瞪了他一眼：“你倒是给我说清楚，让你看着人，怎么放跑了？还有，我与厢泉去地下密室，眼睁睁看着怪物跑了出去，怎么就死了？”

没人接夏乾的话。在这沉默的瞬间，夏乾突然想起来方才脚印密集的村中高地，想起了柘木弓在夜色之中的寒光。他瞥了一眼自己的柘木弓，再看了水云红肿的眼睛，心头似是升起一轮刚刚钻出乌云的明月，瞬间明了——

水云拿柘木弓，不是为了阻止他与易厢泉。

门吱呀一声打开，易厢泉与哑儿鱼贯而入。哑儿显然在门外听见了刚才的对话，她面色如纸般苍白，使劲盯着水云看。黑黑匆忙上前将她扶住欲去内室，她却颤抖着推开了黑黑。她缓慢地走到水云面前，漆黑的双眸盯着水云，似是等待她说出什么。

水云不肯抬头与她对视，声音很低：“我也知道……易公子放纸鸢那夜我

就有察觉，你们要除掉那怪物。那粥，我倒了。之后我把事情都对吴白说了，他没有阻止我。我去拿事先藏好的柘木弓，我想去帮忙……夏公子，我擅自用了你的弓，对不起。”

夏乾一愣，没有吭声。

水云把头埋得很低，似乎是要哭了。一旁的哑儿只是用手撑着桌子，双眼闭上，泪珠也顺着面颊无声流下。

夏乾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水云抬起头，轻声道：“若我进入密室，你们一定顾虑我的安危，弄不好会添乱，也一定不会要我帮忙。易公子行事一向周密，但是……”水云抬起红肿的眼睛看了哑儿一眼，“我姐姐她也在密室里，她一定不会同意你们去杀死……那个怪物。我跟吴白说了实情，随后拿着弓站在村子中央。”

她一直用“怪物”而非“哥哥”来称呼。夏乾瞄了一眼哑儿，她还算平静，只是一味地哭泣。

水云慢慢道：“箭的射程远，我怕那怪物从密室里逃出来，我就……我就……”

一直安静站在一侧的易厢泉突然开口：“你是不是知道密室的另一个出口在哪儿？”

水云点点头：“过了山崖就是，乱葬岗旁边的山神庙，密道口就在神像底下。”

夏乾一惊，这才回想起曲泽出现的地点，又明白自己当日为何在山神庙中被哑儿发现……一切都对上了。

水云低语：“我站在村子中央，整个村子尽收眼底。古屋入口也罢，寺庙

树下也罢，这样一来，不论怪物从哪边跑出来，我都能一眼看到。没过多久，我便听见寺庙那边有动静，所以，我抬起弓箭……”

水云哽咽着，众人都不说话。夏乾背对着易厢泉，看不见易厢泉此时的表情。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打破了沉默：“有些话我觉得不应该问，不过，水云……那个怪物，真的是你哥哥？”

哑儿颤抖了一下，呼吸有些急促。

水云听闻此话，居然冷笑起来。她本身是含着泪的，这一笑分外吓人，这样的神情本不该出现在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身上。她攥紧了拳头，看了哑儿一眼，眼中闪过怜悯和同情，还有一丝愤怒和怨恨，令人不寒而栗。

“我有两个姐姐，因为他，一死一伤。我跪在姐姐棺材前的那一刻就明白了，他不是我的哥哥，他就是个禽兽。”水云的声音很轻，却冰冷刺骨。

闻言，夏乾蓦然想起了易厢泉之前的话。易厢泉说，古人的智慧不可比拟，童谣、农谚传诵百年，都是一种前人经验，编成山歌意在警示后人，这才代代相传至今。然而，夏乾听了水云的话，竟觉得背后有一丝凉意。那山歌里唱的五个兄弟的故事，最终结局就是手足相残，居然与吴村的怪事相吻合。以山歌开头，寓意竟也与今事相同。其实并非预言，而是因果规律而已。

夏乾思绪越飘越远，众人也一直沉默着。水云抬头看了哑儿一眼，又看了看众人：“我一直都知道那怪物的事。那怪物一直被我两个姐姐照顾着，我则是去射些飞禽供肉，姐姐们从司徒爷爷过世后就开始照顾怪物。现在想想，人养动物还会产生感情，何况是照顾一个活人，又是有血缘关系的活人……两个姐姐日夜照顾他，自然感情深厚些。”

哑儿缄默不语。水云看了看她姐姐，语气中带着一丝悲凉。她冷笑一下，又开了口。

“父亲过世时，我们跪在他床前发誓要照顾所谓的哥哥，”水云的声音有些冷，小小的身子也在颤抖，“哪怕我姐姐终身不嫁人，哪怕她们两个交替出现在人们面前，哪怕赔上一辈子也要照顾他。可是，凭什么？”

那句“凭什么”就像是一盆浇在炭火上的冷水，哗啦一下浇灭了火焰，气氛也似窗外的冰雪一般逐渐凝固了。

易厢泉安静地站着，也安静地听着。他看着水云与哑儿，问道：“哑儿姐是怎么哑的？”

水云摇头：“其中一位哑儿姐在年幼时高烧不退，司徒爷爷号脉熬药给她，谁知……不小心将药配错，却没发现，给了哑儿服用。当时哑儿姐高烧不退……大病痊愈后，哑儿姐就哑了。”

她说罢，深深吸了一口气，声音有些发抖：“我的姐姐名为绢云和彤云，彤云姐是死去的那个，她不是哑巴。但是两人要交替出现在大家面前，一人哑，一人不哑，难免惹人疑心，所以彤云姐平日里也不能说话。而且，她在被那个怪物攻击时，也一直只字未言，我们没听到任何呼救。”

语毕，水云冷笑，双目之中充满了怨恨：“她如果呼救了，也许就不会死！”

夏乾心里颤了一下，易厢泉也垂下头去。全村寂静无声，唯独此屋灯火通明，屋内几个人影却都似僵住一般，时不时还集体沉默。

“对于这件事，我从没有理解过，也从来没有赞同过。血缘关系真的这么重要？值得人赔上一辈子？还是说，在我们父亲眼里，”水云的眼神黯淡

了下去，“疯魔的儿子比三个亲生女儿还重要？”

“水云，”黑黑赶紧拉住她，“也许你父亲只是愧疚自己丢了孩子，这才嘱托你们……”

水云一把甩开她，瞪眼道：“‘哪怕不嫁人，也要照顾你们的哥哥’这句话也是他说的！我姐姐是他的亲生女儿，不像凤九娘，是用一根金钗买来使唤的！”

夏乾和易厢泉听了这话都是一愣。

夏乾惊讶道：“金钗？”

水云木然道：“凤九娘的爹是个赌徒，以一根金钗的价钱把她卖到了村里的一户人家。”

吴白低声：“这件事我们都知道，从来没提过。凤九娘以前很温柔，后来才逐渐变得嚣张跋扈。她觉得是金钗误了她一辈子，就拼命攒钱，想把头上的木镶金钗子换成真金的，然后出村去。”

水云的眼神很冷：“我姐姐若继续这样，以后会不会变得和凤九娘一样？”

哑儿从始至终没有什么反应。她静静地坐在小凳上，面上带泪，垂目看着火光。

黑黑拉过易厢泉：“易公子，你也劝劝她。”

易厢泉一愣，不知道怎么开口。

夏乾半天才憋出来一句：“其他村人若发现你哥哥是这个样子，会怎么办？”

水云有些焦躁不安：“那怪物只有人形，心却分明是个野兽。药粉需要混在肉汤里，让肉味遮住浓重的药味，他才肯吃下去。平日里，他都会吃一些生肉。呵，哥哥……他哪里像是哥哥？”水云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姐姐们心软，自幼听话，又听了长辈临终遗言。若是我，这种怪物……”

“他纵使有些兽性，仍然是个人。”吴白看着水云，似乎也有些纠结。

水云抬头看了吴白一眼，这一眼格外冰凉：“你是说，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哥哥？你在怪我？自从他攻击了彤云姐，我就再也没把他当人看，杀了他，不过是杀了个禽兽。”

众人一惊，水云这话真是有几分狠绝。哑儿终于抬了头，瞪了她一眼，脸色苍白，目光凌厉。吴白急了：“《秋水》有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何况是同根所生，你凭什么杀他？你……”

水云停顿一下，浓眉拧起：“千言万语，你终究是说我杀了‘人’。换作是你，这个‘人’害了你姐姐，你应该怎么做？”

“总之不能杀。”吴白摇头。

水云听罢又气呼呼地问夏乾：“夏公子，你说呢？”

众人都看着夏乾，等待他的答案。他赶紧道：“其实值得争论之处，是那个‘人’还算不算是人，对吧？”他说到此，竟然哑口无言，这的确是个恼人的问题。

夏乾再想，若认为那是个“人”，自己刚刚岂不是杀人未遂？他心里一团乱。

夏乾赶紧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问易大公子。这种伦理问题，他最

清楚。”

夏乾伸手一指，众人立即齐刷刷地看着易厢泉。

“易公子，你也主张除掉那怪物，对吧？”水云看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夏乾屏息，想学习一下如何圆场。然而易厢泉只是盯着柘木弓和箭筒，谁也没看。他的目光素来飘忽不定，如今视线却像是被冰牢牢冻住。

良久，他幽幽道：“夏乾，你箭筒里有多少箭？”

“二十五支。”夏乾一怔，心想这人居然转移话题。

易厢泉抬头看着水云：“你射了几箭？”

“两箭，我首次尝试射箭时弄丢一箭。当时，我不慎使箭飞了出去，再无踪迹。后来天色昏暗，我正欲找箭，就看见凤九娘的尸体泡在河里，然后就没有再寻。夏公子，对不起，我……”

“没事，两支箭而已。”夏乾大度地一摆手，水云松了口气。

易厢泉皱眉，看着水云：“所以，你只射了怪物一箭？”

水云先是一愣，疑惑地点头：“对呀，射一箭他就倒地了。我想补射一箭，但是他倒在草丛里，无法瞄准。当时天色昏暗，我有点看不清楚。”

水云好像一如既往地坚定，而黑黑听此，也问道：“易公子觉得不对？方才我也觉得，水云站在村子中央高地，山崖很宽，到乱葬岗那边的距离极远。”

水云一听，挑眉道：“我没骗你们，我真的射中了！”

易厢泉认真问道：“除了飞禽，你以前可射过大型野兽？”

水云摇头，易厢泉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夏乾，你可射过大型野兽？在这种距离，在天气昏暗之时。”

夏乾思索一下：“不容易射中，这取决于人的臂力和准度。换言之，要看是否射中要害部位。若是穿透手臂，人也会无恙，射中心口则会毙命。换作是我也许可以正中要害，但换作水云……”

“什么意思？”水云一愣。

夏乾耐心道：“厢泉怀疑怪物没死。”

众人吸了一口凉气。

易厢泉点头：“狩猎时，一箭毙命本不多见。况且天色昏暗，你未必射中要害。距离遥远，你的臂力不及夏乾，弓也用不顺手，应该没有将其杀害。”

水云双目瞪得很大。夏乾看着她，本以为这个小姑娘脸上会闪过一丝担忧，可是他看到的不是担忧之情，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

“他真的没死？”水云看着易厢泉，声音中竟然带着一丝期许。

易厢泉看着她，轻轻拍了拍她瘦弱的肩膀，似是安慰：“应当是活着的。”

水云愣愣地看着他，易厢泉面目温和、语气诚恳，也丝毫没有责备的意味，好像只是在陈述一个普通的事实。水云一直看着他，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刚才的恨意与冷漠从她眼中慢慢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解脱。她一下子扑到哑儿的肩头，不停地啜泣着。

“姐，他没死！他没死啊……”

水云稀里糊涂地说着，不停地重复，然后由啜泣变成大哭，好像把这几年积压的情绪全部都释放了出来。哑儿没有吭声，只是默默将她带回里屋。

夏乾看着二人的背影，再看看柘木弓，叹息道：“女孩子真是善变。”

易厢泉摇头道：“你不理解她，换作你也是一样的。弓箭是杀人利器，有良知之人在摸不清目标动向时射箭，一旦箭离弦，心中的那种恐惧感是无法言明的。”

吴白叹息：“水云自从射完那箭，情绪就不对。”

夏乾有些不屑：“有什么可恐惧的，我当初伤了青衣奇盗，不是也……”

“伤与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易厢泉的声音很轻，看着内室浮动的帘布，“恨与杀也不是同种感觉。世间有无数杀人恶徒，也有无数人畏罪自杀，你可知为何？因为他们良知尚存，受不了罪孽加身之感。”

夏乾啧了一声：“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人。”

易厢泉笑道：“好人不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泯灭良心。‘杀’从来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行为，而是一个罪恶的字眼。水云只是个孩子，她进屋之后，不断地重复‘禽兽’‘禽兽’。她若真的只是一味地恨那怪物，早在哑儿遇害时，就会将怪物之事和盘托出。”

黑黑蹙眉：“所以易公子说怪物没死，只是安慰水云？”

易厢泉叹气：“怪物应当是没死，但怪物失血过多，冬日里怕是撑不了几日。他饥饿数日，又受惊受伤，运河不通，往来商客也是不少，若要攻击人，也是有可能的。”

夏乾思索一番，道：“怪物攻击力不强，应该……”

易厢泉摇头：“恶犬似狼，饿狼似鬼。更何况他外表是人，往来行人更容易放松警惕。”

黑黑有些着急：“那我们怎么办？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也无法捉他回来。”

“眼下只能等沈大人来，或者等曲泽报官来。”

夏乾哪壶不开提哪壶，问道：“他看星星能看出吴村出事？要是沈大人来不了呢？”

黑黑皱着眉头：“而且……我们的食物不多，炭火、木柴也已经不够用了。”

吴白闻言，很是吃惊：“怎么会？所剩的应该够用。”

黑黑委屈道：“前几日夏公子生病，就多加了些炭火。河边的烽烟也是用柴火燃起，而且，柴房堆的柴与炭火，被……弄湿了。”

易厢泉一惊：“怎么会这样？”

“我几日前就发现了，怕你们听了着急，所以一直没说。”黑黑叹气，“柴房的门没关上，下雪渗了进去。本来是凤九娘在管理，可是她逃跑时没关门，等到那日晚上我才发现柴火已经湿了。”

易厢泉转头冷静地问黑黑道：“柴、炭与食物加起来，我们还能撑多久？”

“三天。”黑黑小声地说着。

入夜，吴村一片黑暗。

夏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近几日吴村中发生一连串怪事，自己一天也没睡安稳过。屋子里炭火少了，夏乾只得裹紧被子。三个女子、三个男子同屋以便取暖。易厢泉不知去哪儿了，此时还没回来。夏乾一个咕噜爬起来，推门走了出去。地上的积雪已经化了，远处的厨房亮着灯，易厢泉的影子映在窗户上，不停地晃动着。夏乾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推开门，只见易厢泉正趴在地上，提着灯细细查看。

“你在做什么？”

“嘘！”易厢泉做了噤声的手势，他提灯站起，擦擦额头上的汗，“不要吵醒他们。”

“只剩三日了，”夏乾一屁股坐在灶台上，“我们必须找到出村的办法。你说，山崖两端架起绳子之类的办法行得通吗？”

易厢泉直起身来，摇头道：“彼端无人，怎么可能架起绳索？若你引弓射箭，箭插入对面的树林，箭后拴绳供人拖拽攀爬，那箭也必须穿透树干，而你并没有这么大的臂力。制作龙须钩也可以，只是这岩石之壁甚是陡峭，不易钩住。”

夏乾叹气：“哑儿身体不好，需要郎中，如今天气又冷，最好能及时出村。你是不是有主意了？”

他往易厢泉那边看去，而他却没有回答，低头在找什么。

“你在找什么？”

“凶器，”易厢泉直起腰身，皱起眉头，“杀死孟婆婆的凶器，这是案子最后的关键点。”

夏乾吃了一惊："孟婆婆不是意外？我那日看到的鬼魂……"

"应该是钝器，我猜是锅或者盆，但这里的器具中都没有找到。走，我们去凤九娘的房间。"易厢泉说完，提灯出了门，夏乾赶紧跟上。二人在凤九娘的房间里翻了一阵，仍然一无所获。

"我那日找药的时候就觉得奇怪，凤九娘应该从路人那里拿了不少钱财，可房间里没有，她尸身上也没有，难道被河水冲走了？"夏乾坐在床上，满脸疑惑。

易厢泉掀开床帘，床帘是新的，枕套被褥也是新的，床上、地板上没有一点灰尘与污垢。他转身将所有的灯点亮，细看半晌，终于在床下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滴血迹。

"就是这里了。根据血液飞溅方向，应该是钝器击打所致。"易厢泉提着灯站起身，朝夏乾看去，"你……还是站起来吧，不要坐在那里了。"夏乾脸色一僵，猛地从床上弹起。

易厢泉直起腰身，打量四周："盆没有了。"

夏乾挠挠头："有可能本身就没有。"

易厢泉摇头，看向夏乾："古屋的厨房里有一个。"

夏乾一怔，在他模糊的记忆里，哑儿死去的时候，厨房里是没有盆的。

二人连忙吹熄灯火，提着灯笼折返古屋的厨房。易厢泉走进屋，拿起那只木盆细细查看，终于在木盆底部发现刷过之后残留的血迹。他放下木盆，轻轻叹了口气。

"弄清楚了吗？"夏乾也提灯去看那木盆，"是谁杀了孟婆婆？"

“应当是凤九娘没错。”

“她竟然真的动手杀人，”夏乾有些难以置信，“难怪她直接将我扔入井中。可是既然如此，她为何不直接杀了我？另外……孟婆婆的鬼魂又是怎么回事？”

易厢泉推开门，从屋外拾取了三片树叶回来，其中有两片是类似的。他把一片放在碗里，另一片放在边上。

“这是你们开哑儿棺材那日的场景，也是你在吴村第一次撞鬼的场景。”

夏乾点头，却又摇头：“其实我在得知哑儿一事的时候就想问，哑儿有姐妹，但孟婆婆不可能有双胞胎姐妹。”

易厢泉拿起第三片树叶道：“吴村的事件错综复杂，如今已然完全明了。最大的盲点有两个：第一个在于错误联想，即把两起凶杀、一起失踪、一起意外与山歌相连。当我们把‘山歌’看作案件提示而非作为案件联系点，四起案件就会分开，这就得到了答案。第二个在于把哑儿的鬼魂与孟婆婆的鬼魂一事错误相连，你见了两次鬼，但是两次鬼是不一样的。”

他拿起第三片树叶道：“与哑儿事件不同，你开了哑儿的棺材，很快就看到了哑儿的鬼魂，这两件事是没有时间差的。说明棺材中的尸体和你所见到的‘鬼魂’不是同一人。但是孟婆婆一事不同，你先见到尸首，又见到的鬼魂，次日再次见到尸首。”

他将第三片树叶揉碎，放在桌子上，又捡起来抚平，在夏乾眼前晃了晃，最后撕碎扔回到了桌面上。

夏乾突然明白了，怔怔地看着易厢泉：“可是，这是为什么？难道孟婆婆死了两次？”

易厢泉点头："第一夜，孟婆婆应当是用绳索将自己拴在不远处的树上，然后自己拉着绳索下去。你来到吴村第一夜，凌晨时隐约看见窗外有一条线，把窗户斜分开来，这就是孟婆婆在做尝试。之后发生孟婆婆坠崖事件，其实是她躺在山崖地上装作坠崖死去。因为距离远，你们无法到山崖底部验尸，自然无法分辨她的生死情况。她趴在那儿，等到半夜再从井中爬上来行凶，而所谓的井，就是你跌进去的那口。也正因为井与山崖本就连通，你爬行一段之后就出现在了山崖中。你被救之后，我发现你身上出现了几根白发，应该是孟婆婆在井中爬行时掉落的。"

"等一下！你说孟婆婆行凶？"

易厢泉点头："若我猜得不错，孟婆婆应当是打算去杀凤九娘的。二人隔阂已久，她想做个了断，与其在行凶之后被人怀疑，不如在行凶之前装死以洗清嫌疑。"

夏乾惊道："她本来是要行凶的，最后反被凤九娘杀了？"

易厢泉点头："我点燃纸鸢的时候，发现点火的材料很是充足，统统都在孟婆婆屋里放着，这些东西应当是做焚烧之用的。孟婆婆原本打算杀掉凤九娘，再将凤九娘的尸体烧焦，来替换自己山崖下的尸体，自己则以已死之人的身份逃脱。即便日后村人回来将尸体拉上去下葬也很难发现，因为焦尸是最难查验的，况且此地又没有仵作。但是如此行事，必有个大前提——她需要一个帮手。

"这个帮手很重要，不仅要在事后声称孟婆婆生前有火化的意愿，才在山崖上抛下稻草和火把将尸体烧掉，还要在孟婆婆动手行凶当夜做帮凶，否则以一个老人之力很难斗得过凤九娘。"

夏乾听得一阵胆寒，易厢泉轻轻叹了一口气："可是，这个帮凶当日并没

有出现，这也直接导致了孟婆婆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孟婆婆之前应当是承诺过那位帮凶什么，比如事后分掉凤九娘的银子之类，如今凤九娘已亡，身上的钱财却怎么都找不到，也不排除被河水冲走的可能。”

夏乾问道：“会不会是那位帮凶目睹了凤九娘杀掉孟婆婆的过程，之后要挟凤九娘拿走了钱？”

“也许，若想知道细节，我们需要亲自问他。至此，吴村的所有疑问应当都清楚了。至于这个帮凶是谁？”易厢泉看了看窗外，“应当是厅堂中睡觉的三人之一。”

二人沉默了。就在此时，门外传出一声响动，像是金属碰撞的声音。这声音很轻微，就像是冬日的风吹倒了一个小小的瓦罐。

夏乾打了个哈欠。易厢泉低头沉思，突然，他冲到门口将门打开了。迎面而来的是冬日的冷风，不远处村口的灯笼摇摇晃晃，灯笼下面放着一个小小的包袱。

“厢泉，”夏乾疑惑地从桌子上滑了下来，“咱们进门之前看到这个包袱了吗？”

易厢泉没有说话，走到包袱前面伸手打开了它，里面是一些银票和散碎银子，在昏黄的灯下发着光。夏乾惊道：“这是不是凤九娘的银子？可这是谁放的？”

他们绕过了屋子，看向厅堂。夏乾出门的时候，门是留了一条缝的，如今却关上了。

易厢泉从地上拿起包袱，快步地走到门前，轻轻推开了门。他提灯照过去，门内哑儿、吴白、黑黑、水云，四个人都齐刷刷地躺在地上，似乎

都睡得很香。

夏乾心中开始打鼓，一定是这四人中的一个，偷偷溜出去听见了自己和易厢泉的谈话，良心不安之下，又把凤九娘的东西还回来了。究竟是谁？门外寒冷，若是刚刚出过门，手脚一定是冷的。这是最简单、最粗暴的判断方法，若是找借口碰触他们的手，应该能够辨别出来。夏乾看向了易厢泉，心里紧张不已，等着他发话。

易厢泉在门上敲打几下，把几人叫醒了。他们都是刚刚被唤醒的样子，睡眼蒙眬，迷惑不解地看向易厢泉。

“明日我们就走了，”易厢泉扫视了一眼大家，“走了便再也回不了村子了。你们快去准备一下自己的行李，回房睡觉吧。”

“我们安全了？不用睡在一起了？”吴白揉揉眼睛，问道。

“回房收拾好东西再睡吧！明日我叫你们起。”易厢泉笑了一下，看着他们，眨眨眼睛，“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出村以后一定要做个好人，不贪财、不忘义。”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这些话是对谁讲的，但还是听从了易厢泉的建议，抱起自己的被子回房去了。他们打着哈欠走到寒风中，手脚全部被冻得发凉。等大家都走了，易厢泉什么话也没讲，喝了杯水就开始洗漱了。

夏乾很震惊：“你准备睡了？你把他们都放跑了，这……”

“是呀，”易厢泉铺好被子，把凤九娘的包袱往旁边一丢，嘟囔几声，“事情解决了，当然要好好睡。”

“但那个帮凶是谁呀？”

“不知道，也不用知道了。”易厢泉坐起身来，看着那几个小辈回屋的背影，又看了看远处凤九娘的屋子。

夏乾也站在门口往窗外看。凤九娘的小屋离他有些远，却可以看清墙上有一扇敞开的小窗，透过小窗隐约可以看到被夏乾翻乱的床铺，床铺上散落着一大堆药瓶。

夏乾突然明白那位“帮凶”为什么放弃了。

那位“帮凶”走到凤九娘的窗边，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平日嚣张跋扈的凤九娘卷起袖子，偷偷往胳膊上涂着治外伤的药。她的丈夫过世了，但身上的伤痕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起来的。

“凤九娘真的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易厢泉看了看屋子，没有说完后面的话，就合眼睡去了。

吹雪喵喵地叫了几声，也卧在火炉边上睡着了。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尾声

待到夏乾回房躺下，将发冠发带悉数扯掉，在榻上滚了几下，终于能睡得安稳。然而他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也不知道躺了多久，待到天亮时听见外面叮叮咣咣的响动，似乎是推车的轱辘声、木板咔嚓声、吵闹声、敲击声。夏乾实在忍受不了，穿了衣服嘟囔几句，头发随便一系便跑到外面去了。

朝阳燃烧遍地的积雪，纯白之中闪着金光。耐寒的松柏透着浓重的绿色，而冬青树湿润的秃枝和暗绿色的叶子也被阳光烘暖。雪地上留下几排大大小小的脚印，穿过破旧的篱笆墙，向远处延伸而去了。

暴风雪过后是晴天，融雪天最冷，空气却清新干爽。夏乾呼吸着空气，觉得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吴村在太阳的照射下竟然美得让人留恋。他慢慢地走在雪地里，看看低矮的屋子和种菜的园子，突然有些不舍。

走了片刻便看到山崖旁边站了水云与吴白，再旁边则放一破木小车，小车上放着很多东西，衣物、行李包袱，甚至还有锅碗瓢盆。

小车旁边有个巨大的木板。

夏乾诧异上前："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出村。"水云轻松地笑笑。

夏乾也笑道："出了这么多事，你还能笑得出来。"他话音刚落，这才觉得不对。

出村！

夏乾惊呆了："出村！现在？"

吴白与水云不同，水云一脸欣喜，他则满面担忧："对！用易公子所说之法，哑儿姐身体不好，昨夜突然高烧，若是耽误病情，只怕性命难保。炭火不足，供暖不足，山里冷，而且我们又没有药材，还是及早下山找郎中为妙。"

见夏乾眉头紧皱，吴白又道："易公子的方法虽然冒险，但是可行。现下没什么别的办法，而且哑儿姐的病也拖不得。即使造成村子地势塌陷也

没关系，我们已经决定迁村，大部分财物早就搬到山下。”

“地势塌陷？”夏乾听得一愣一愣，“易厢泉究竟要干什么？到底怎么出村子？飞出去？挖地道？炸开山？”

水云不紧不慢道：“易公子要把河水引过来填满山崖，我们坐木板出去。”

众人面面相觑，等着夏乾答话。太阳将屋顶的积雪化成水滴，滴答滴答，落到夏乾的脑袋顶上。他愣了一会儿，摇摇头：“这河水说引来就能引来？”

吴白解释道：“夏公子，出村方法……听起来不可行，但其实是有可能的。你眼前的山崖以前就是河道。”

夏乾指着山崖说道：“这村子地势古怪，山、河、山崖似盘龙围珠，将村子整个包围。河道之中是温水，走向奇特，看起来的确像是曾经改道过。但我自幼生在水乡，见过不少河道。此地地势平坦，河流从山上流下会越流越缓，这山崖却又宽又深，怎么看也不像河道啊！”

水云听夏乾讲话，不由得头痛起来：“其实我们并不清楚。易公子说，这山崖原是河道，后来河流改道，此河道就干涸了，而这山崖……是人们在河道的基础上继续挖出来的。”

夏乾放眼望去，山崖很深，若要跌下去定然会摔断骨头。而两侧的岩石、泥土与底部呈垂直之态，若说是天然形成的山谷，他信；说要是人为挖掘而成，他绝不相信，因为实在没这个必要。

吴白刚要开口，却见黑黑与哑儿从屋内出来，带着不少包袱。哑儿面色微红，身体虚弱不堪，裹了好几层厚衣，黑黑扶着她在大木板上坐稳。

夏乾见状，心里莫名紧张，转身问水云道："厢泉究竟要如何把水引过来？我们要坐这木板渡过山崖？这……"

水云叹气："易公子说，河水容易引来。"

夏乾摇头："哪里这么容易？他又不能呼风唤雨……"

他话音未落，却忽然听见远处传来雷鸣一般的声响，方才还干巴巴的山崖中骤然涌出水来。水流翻滚，拍打着山崖两壁的灰色岩石，卷着泥沙，瞬间就包围了吴村。由于山崖狭窄，水流更是湍急，如同巨龙带着惊雷之声从天而降，隆隆作响，好似雷鸣。

此情此景令人惊骇不已。夏乾头发松散，全身僵直，动也不敢动。所有人都没出声。

"易公子是怎么做到的？"良久之后，黑黑才震惊地问。

吴白也一脸的难以置信："他早上还拿着铲子之类的物什。"

夏乾瞪大眼睛："你说他携有火药，埋头苦干三天三夜，再将其引燃，通个新河道将河水引来，我尚且相信。但是，你说他用铲子……"

吴白看着奔流的河水，慢慢道："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那可是易公子啊。"

从夏乾出屋到现在不过片刻光景，而水势迅速上涨，奔流不息如同猛兽，似乎要将吴村整个吞没。夏乾吞了吞口水，看向四周，这才感觉到一丝恐惧。

水云也有些害怕，催促道："易公子已经说过，我们看河水差不多注满就踏上木板，防止塌陷。"

“这河水涨势迅猛，只怕马上便会漫上堤岸淹没村子。若不坐上木板，我们只怕有危险，你们先上。”夏乾脸色有些难看，望向水云，“你刚才说什么塌陷？”

黑黑扶住哑儿在板上坐稳，接话道：“应该会迅速淹没村落，好在村子大部分的财物皆不在此，淹没了……也就算了。”

众人也纷纷踏上板子，还带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夏乾觉得脑袋里一团乱，也上去了。待水没过山崖三分之二处，夏乾左顾右盼，急道：“厢泉在哪儿？再不走就……”

远处一团白影飘来，正是步履匆匆的易厢泉，吹雪连忙从树上跳下，跳到了主人的肩膀上。夏乾突然脑中灵光一现，一拍大腿：“厢泉是不是……挖了一条水道，通向那个洞里？”

吴白愣住：“什么？”

“洞。”夏乾似是懂了几分，“凤九娘将我扔入那洞去，而洞正好位于河水与山崖交接之处，离两地距离很近。你想，我是从那洞里爬出去的，当时迷迷糊糊，浑身疼痛，本以为命丧黄泉。可是爬了不久，结果居然爬到山崖那里去了，这才得救。”

吴白恍然大悟：“你是说……”

“洞和山崖相通，所以厢泉只要挖一条水道，让河水进洞，再流向山崖。”

“可是易公子找你的时候，明明看见那洞塌了！”水云觉得不太对劲。

夏乾吃了一惊：“塌陷？那怎么回事？”

只见易厢泉快步走近了，语气急促："休要多言，统统坐稳，河水涨上来之后，我们迅速划到对岸去。可有东西做船桨用？"

黑黑点头，扬了扬另一根长木板。夏乾则扭头问道："那河水会不会把村子淹没？"

"多半会淹。"易厢泉只是轻描淡写说一句，又认真地看着四周，"这河水携卷大量泥沙石块，小心为上，防止落水。"

夏乾还想说些什么，刚吐了半个字，却觉得浑身一晃——易厢泉迅速朝木板踹了一脚，木板刺溜一下滑进了滔滔河水里。

"易厢泉！"

夏乾嘶吼一声，而余下几人尖叫抱成一团，易厢泉一跃，跳上了木板。

木板剧烈晃了一下，易厢泉则拿起"桨"，快而稳地划着。六人挤在一块大木板上，好似乘着一只破旧小舟，被湍急的水流推来推去。

夏乾坐在木板上，有些头晕，又觉得像是做了一场大梦。他没顾上要散下的头发，只是看了看自己被河水打湿的衣角，慌乱地抬起头。吴村离他们越来越远，积雪覆盖于村前，原本萧索的村庄在阳光的照射之下闪着微光。吴村一改往日宁静之态，山川瑰丽，却又带着一丝苍凉。

黑黑、哑儿与水云沉默不语，只是凝视着山村。吴白吐了"再见"二字，觉得有些愚蠢，就别过头去，没有再看。

夏乾一怔，整个人就像是刚刚从一幅画卷中走出来。在蒙蒙水汽之中，他这才梦醒，发觉这一连串奇特的事件，竟然以同样离奇的方式落下帷幕。

木板在水中颠簸数次之后，众人终于到了对岸。夏乾从木板上翻下来，揉揉肩膀，双脚踏上了坚实的土地，余下几人互相搀扶着穿过曲折的山洞，慢吞吞地往林子深处走去。

阳光透过松柏茂密的枝叶洒了下来，温暖静谧。被困了这么久，夏乾幻想过无数出村的方式，最后他竟真的离开了吴村，而且是这么短的时间，用这么不可思议的方式。

易厢泉抱着吹雪走在最前面，像一个在雪地间散步的人，片刻便到了岔路口。斑驳树影投射在他的白衣之上，使得他的衣裳不再素净，仿佛用丝线精细地绣上浅淡纹路。他似是想了好久，转身对众人说道：“村子恐怕真的不复存在了。”

黑黑扶着哑儿，微微一笑：“我们早已决定迁村，易公子不用感到抱歉，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夏乾听闻此话，拍了易厢泉一下：“你究竟怎么引的河水？”

“我连夜挖了一条短浅的水道，通到凤九娘把你扔进去的竖洞。”

夏乾啧了一声，得意地看了水云一眼。水云惊奇道：“你不是说那洞坍塌了吗？”

易厢泉点头：“坍塌过后地面没有严重下陷，洞没有完全被封死。土石落下，暂时堵住侧洞通道，但是土质极度松软，水则是无孔不入的。村子所处之地就像一个不规则木板，板子的一角被钻了竖孔，再将锯碎的木板末撒在上面。而我挖水道，就像在‘木板’上锯一道深印。水流一过，就是无形的力量，去狠狠地压了那道锯印。”

夏乾接话道：“这样在水流从洞中溢出之前，由于力量过大……力量过

大，会导致那木板一角掉下来。”

易厢泉点头：“以那个洞为界限，毗邻水流与山崖的一侧完全塌陷，混着河水成了泥浆。这就是我们刚刚渡河时，河水中掺杂泥土石块的原因。”

“塌了！”黑黑惊讶道，“那个地方已经塌了？”

易厢泉点头：“塌了，我估计你们的村子也会完全塌陷。”

黑黑低下头去，看得出，她还是很伤心的。哑儿只是忧伤地看着林子深处，没有言语。

“那……彤云姐的尸体、凤九娘的尸体、孟婆婆的尸体……”水云小声念一句。

大家都没有说话。

夏乾还在愣神，易厢泉也拍了他一下，对众人行个礼：“此路往东是下山之路，镇上有好郎中，你们先行一步，带哑儿去问诊。”

“你们先走，我们还要去找……水云的哥哥。”夏乾说到这里，偷偷瞄了水云与哑儿一眼，“水云，你哥哥……在哪儿消失的？”

水云淡淡道：“顺着这个上坡走，在村子边缘处，毗邻乱葬岗和寺庙。”

几人面色都不好，吴白瞅着易厢泉，低声问道：“找到之后做何打算？”

易厢泉点头：“先将其送往沈大人府上，再做定夺。你们放心，杀生之事我决不会做。”

他话及此，说些道别词。夏乾看着吴白、黑黑、水云、哑儿，回想起在吴村这奇特经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认真诚恳地行了礼，微微一

笑："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水云将自己身上的盒子递给夏乾，狡黠一笑："你忘了你的弓。"

夏乾大惊失色。的确，自己从吴村出来，什么也没拿！他慌忙谢了水云，又总觉得自己还忘了什么。告别之时，吴白吐了一肚子酸言。哑儿带着病容，冲易厢泉、夏乾二人点头一笑。夏乾知道她这一笑可是不简单，易厢泉与夏乾此番可是要去抓捕她哥哥，而她报以微笑，想必经过深思，也是放下了。

她曾经所做的事，到底是愚蠢的坚持，还是一种对于至亲应尽的义务，也不得知晓了。但如今尘埃落定，一切都结束了。

易厢泉再度行礼，转身离去，而夏乾却回头看了余下四人一眼，他看见黑黑也在望着他。

黑黑一句道别的话也没说，只是用她乌黑透亮的双眸看着夏乾。夏乾被她看得不好意思，便道："你我以歌相会，不妨以歌送别。"

黑黑没有笑："夏公子想听什么？"

"当日你在河畔所唱之歌即可。"

黑黑缓缓开口轻声唱起：

吴村吴村

一座孤坟

挥别过客

莫忘此歌

她唱完，没有再看夏乾，只是挥了挥手。

易厢泉和夏乾各自行礼，与众人在此分道扬镳。黑夜此时已经退去，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下，顺着这片密林细细看去，不远处就是塌陷的小土包。

当日夏乾路过此地，就是在这里下的车。夏乾驻足而望，长叹一声，觉得恍如隔世。

二人走了一阵，易厢泉突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夏乾，不冷不热道："方才在众人面前没好意思提起，夏乾，你头发太乱了。"

夏乾不屑道："那又如何？"

他突然停住了："我……我头冠呢！"

易厢泉"唉"了一声叹道："也许被水泡了，我方才上岸才想起此事。夏乾，你要知道，钱财乃身外之物……"

"两千两银票！我的头冠里塞着两千两银票啊！"

"小点声，速速跟上。我们去寻找狼人脚印，眼下你还不将弓箭掏出来。"易厢泉做了噤声的手势。

夏乾灰头土脸，定了定神。他看到前方就是乱葬岗，白色雪地覆盖灰色的石碑与土地，显得越发荒凉。而皑皑白雪之上，似是有一黑色物体伏于地面，并未被白雪盖严实。

夏乾眯眼打量，看了片刻，突然拉起易厢泉，声音微颤："厢泉，那边黑乎乎的……好像是个人！"

易厢泉愣住，起身观望，随即纵身一跃向前跑去。

“备弓。”易厢泉低声说了一句。他在前，夏乾在后，二人绕过些许灰色石碑，在黑色物体之前停住了。细看，这不是什么黑色物体，真的是一个人。他高大威猛，头发散乱且体毛很重，衣不蔽体。易厢泉使劲将那人翻过身来，只见其身上中了一箭，地上有一小摊深色血迹，并未完全干涸。

夏乾认识那支箭，那是他箭筒里的，故而喃喃道：“莫非他……是那狼人？死了？水云这小姑娘真是不容小觑，你说，这狼人是不是受伤后冻死在这里？”

说到这里，只见易厢泉脸色一下子变了。他细细地看着那人身上的伤口，又瞧了瞧周遭凌乱的脚印，语气有些沉重：“箭伤并非致命伤。”

夏乾惊讶道：“不是箭伤是什么？”

“刀伤。”易厢泉将那人的头发扒开，颈部有一道清晰的血痕。

夏乾无言，他愣愣地站在雪地上，并未贸然上前破坏脚印。见易厢泉面色凝重，方知此事怪异，且非同小可。

“好快的刀。”易厢泉眉头紧促，仔细地看着伤口，“颈部已断，全身上下仅一处伤痕，可见一刀毙命。头颅几乎被完全割掉，用刀之人功力不浅。”

夏乾脸色些苍白：“这怪物这么强壮，有人一刀就将他杀了？估计是哪位路过的大侠，昨夜突然想斩妖除魔，不过那人也真是厉害，一刀毙命，这是有多大力气！”

易厢泉一脸严肃：“若是你有那样的武艺，夜里看到路边有人，你会不会赶尽杀绝？”

夏乾一愣："依你之意？"

"武艺高强，出手干净利落。这狼人虽然受伤，却如同惊弓之鸟，很容易攻击旁人。"易厢泉声音很轻，上前走了几步，在一处空地蹲下了。地上有两种清晰的脚印，第一种脚印很大，似是在此地徘徊许久；另一行脚印则来自远处的丛林，来人步伐有些乱，行至乱葬岗不远处驻足。

易厢泉低头端详许久，低声道："这位'大侠'似是醉酒前行。"

他低头细看，眼前的脚印前后深浅不一，重心在后，"大侠"似乎是做了格挡姿势，之后便退后几步，依靠在墓碑上。墓碑已经沾血，显然是被狼人攻击受了伤，却并未动手，而应该是在与狼人交涉，脚印旁边有个小小的圆点。

"这儿为什么有圆点？"夏乾低头看着，被易厢泉挡住了。

"是武器，可能是木棍、戟，但根据狼人身上的伤口可以判断，那应该是一把长刀，"说罢，厢泉倚靠在墓碑上，比画一下，"这个'大侠'比我矮，看血迹在墓碑上留的印子，应当是肩部受伤，估计是狼人撕抓所致。地上还残存着衣物碎片，右边雪地上可见有弧形划痕，前深后浅，这是刀划的。估计当时怪物扑来，抓伤'大侠'右肩，而'大侠'右臂顺势向后挥刀发力，一刀下去，狼人倒地。"

易厢泉描述得很是生动，夏乾不禁有些惊讶。根据易厢泉描述，那位"大侠"是在右肩受伤之后才挥刀的，受伤还能一刀毙命？

两个人都有些不寒而栗。易厢泉看了看远处飞溅的血迹，又看了看尸体，补充道："这一刀是从狼人左侧脖子砍的。"

"右手挥刀，却砍了对方的左侧脖子？"

易厢泉点头："他能左右开弓，应该是在短时间内换了一只手。看步伐，他应该是喝醉了。"

夏乾愣了片刻，叹息一声道："世间竟真有这种神人……那他这算不算是杀人？"

易厢泉闻言，犹豫片刻，摇头道："不好定论，毕竟是'大侠'先受了攻击。"

二人又说了几句，终是草草将那狼人埋于此地。夏乾叹息一声，总觉得心里有点愧疚。易厢泉本来没动，见夏乾行礼道别，自己也跟着行了礼。二人站起身，看着这片凌乱的荒坟，心中都有些难过。

夏乾觉得心中有惑，也不知这乱葬岗埋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尸骨暴露在外，终年受风吹日晒却无人祭拜。

易厢泉好像读到了他的心思，淡淡道："他们皆因吴村的财宝而亡。"

"吴村真的有财宝？"

"我之前说过，吴村事件的起因与山歌如出一辙。即'生病的姑娘'和'暴富的富翁'。'生病的姑娘'对应狼人一事，而财宝……则对应《黄金言》一诗。当年的确有财宝，如今没了。你失踪那日，我住在你的房间，黑黑放了谷物在床上，结果半夜引来老鼠偷食，之后老鼠逃跑入洞，吹雪去追，哪知巨大无比的鼠洞竟卡住了吹雪的头。"

夏乾闻言摇头："世间没有那么大的鼠洞。"

"不错。当时我就怀疑那并非鼠洞，而是人挖出的通道。你坠入竖井之后醒来告诉我，你曾在爬行时听闻女人叹息声。若我猜得不错，那叹息声来自密室中的哑儿。鼠洞、竖井、密室、通往山崖的洞……夏乾，吴村

地下全都是通道，有些甚至是相连的，这才使得你可以从洞中爬出生还。”

夏乾一怔，停住脚步。树林显得越发安静，似能听见枝头积雪融化之声。

易厢泉拨开眼前的树枝，正午的阳光一下洒在他脸上。他眯起眼，缓缓道：“留给吴白的纸鸢上有凌乱的花纹，它并不是胡乱画的。凤九娘以为它是藏宝路线，故而拿着纸鸢想要进山。但纸鸢所绘的根本不是藏宝路线，而是吴村的地下地形图，但吴村的地下也不是密道。”

“不是密道？那是什么？”

夏乾傻傻问着，易厢泉拉住他登上山头。

地处高势，夏乾放眼望去，不远处是一片土灰色石碑，还有一片连起来的土包，如今已经被积雪覆盖掩埋。在这一片荒地之外，是一片郁郁葱葱的丛林，古槐与松柏像灰绿色的墙。再往远处看，是吴村的山神庙，阳光轻柔地照在庙宇破旧的灰色屋瓦之上，将雪融成晶莹的冰柱，一根根地垂下，闪着亮光。

“这里能看到整个乱葬岗。”易厢泉指了指这一片土包，“你要知道，挖掘地道是个巨大的工程，而这片乱葬岗年头已久，不少尸骨暴露在外，人数之多，令人咋舌。这些大部分是劳工，什么工程能耗费这么多人力？修建陵墓，以及——”

“开矿？”夏乾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乱葬岗。

易厢泉颔首：“应该是金矿。”

夏乾一拍大腿，一副恍然大悟之相：“这就说得通了！那首诗名叫《黄金

言》，指的是吴村的金矿！富翁入山，在动乱年代，钱币反而不如金银值钱。所以他入山而不出山，因为财富就在山中。他雇劳工挖地道，目的为了开采金矿！你说吴村先祖改了河道，是不是觉得金矿在河里？”

易厢泉道：“对。那时金矿开采技术并不成熟，金子很容易在河流上游沉积。兴许他们认为金子在河道中，这才将河水改道顺着河道深挖下去，形成了山崖。他们乱挖一气，效率不会太高，直到后来金矿差不多挖尽了，村子下部也几乎被挖空。我为了出村，仅挖一条水道通往地下，吴村就被冲垮了。”

夏乾点点头：“我懂了，富翁的女儿得了病就藏在地下，那地下密室是矿道改造而成。金矿！真是讽刺！贪财的凤九娘居然把我扔到垂直的矿井里！厢泉，这里的尸体……全都是劳工？”

易厢泉的声音有些冰冷：“估计还有赶来为那姑娘治病而遇害的郎中，和巴望入赘的年轻男子。那地下密室的出口通向此地，也是为了方便弃尸。富翁挖到金子，恰逢乱世，若是传出去，必然被乱军抢了去，若是有人走漏风声，就……”

看着眼前的一片片墓碑，夏乾觉得脊背透着寒意：“他居然杀了这么多人！”

易厢泉轻言轻语：“第一次杀人是最困难的，然而恶行一旦开了头，再往下就会顺畅很多，凤九娘就是一个例子。富翁杀了这么多劳工，自然也就不在乎其他几条人命。”

夏乾问道：“那些金子，他都花掉了吗？”

“到了五哥那一代，应当不会再做杀害劳工之类的事，兴许用于分发工钱，重建村落……这些我都不得而知。但是，多年过去，还能剩下多

少？”

夏乾叹了口气，愣了半晌，缓缓蹲下将雪扫尽，一屁股坐在粗木根上：“累死我了，容我缓缓。”

地上全都是积雪，夏乾本以为易厢泉会绷着脸，说些“早点下山”之类的话，催促他快速行动。然而易厢泉却没说什么，反倒同夏乾一样将积雪扫尽，慢吞吞坐了下来。

天空早已褪去了灰蒙的颜色，雾气似幕布一样缓缓拉开，阳光穿透云层照射下来。夏乾与易厢泉二人坐在树木的阴影之下发呆，周遭无风声，无鸟鸣，无人语，只听见吹雪叫唤一声，从易厢泉的怀中探出头来，瞧了瞧四周，又缩回头去。

易厢泉隔着衣服拍了拍吹雪的脑袋，带着一丝浅笑，看着眼前连绵的山。

白雪皑皑，群山似画，松柏与古庙似是用上好的墨绘制而成，伸出手去，好像要触到流淌下来的浓墨。眼前的景象美得不真实，夏乾痴愣愣地伸出手去，未曾碰到墨，金色阳光却从指尖流淌下来了。

“景色这么好，那些人还要财宝做什么？财宝就是这座山。”

易厢泉闻言一笑：“这是最终的答案，也是最好的答案。如今人去山空，看吴村当年的事，再看如今的这些事……从山歌到孟婆婆所留《黄金言》字谜，留给后人的根本不是财宝，只是这一段有些离奇的故事。”

他慢慢起身，朝着远方的道路望了望。丛林中的树木多半是松柏，冬季常青，叶不凋零，此时更是遮天蔽日，使得道路有些幽暗。他们往前看去，那大侠的脚印通向官道，那是去往汴京的路。换言之，再行几日便

到大宋引以为傲的国都了。那里没有狼人，没有村人，可是那里有最精明的商人、最美丽的歌姬、最奢华的宫殿、最繁华的街道……好像还会有更多的故事。

也许青衣奇盗在那里，侠客也在那里。

夏乾看着这条路，不远处的岔路口就是山神庙，再走一段就是通往吴村的山路。他想了想，问道："若我当初没有走错路呢？"

"走路这种事，哪有对错之分，"易厢泉笑了，"虽然大家都愿意走一条看得见的、终点明确的路，但有时候拐上小径却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会遇到改变自己一生的人。"

他慢慢站起身来，拿好包袱往前走去了。吹雪从他怀中探出头，叫了一声，催促夏乾跟上。

夏乾赶紧站起来，身上的孔雀毛随着风飘飘荡荡。他来不及和苍山、松柏告别，跟着易厢泉往前走去了。

两个人晃晃悠悠，逐渐消失在道路深处。

——第二部完——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天涯双探3：古画寻踪》即将出版，精彩预告

正月十五，华灯初上，汴京城梦华楼举办猜画活动。传说汴京城外的水域中有个仙岛，五十四年前长青王爷逃婚进入岛中至今未出。若有人能根据虚无缥缈的传说，找到传说中的仙岛，寻觅五十四年前的真相，就可得千两赏金。

夏乾因在外闯祸被父亲扣了银两，走投无路之下跟随易厢泉一举拿下竞猜机会，寻找画中之谜，却被卷入一场皇室纷争；来去无踪的青衣奇盗再次出现，一场血雨腥风就此展开……

神秘古画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令人震惊的真相？二人能否解开谜题继续他们的追凶之路？

敬请期待《天涯双探3：古画寻踪》！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激发个人成长



多年以来，千千万万有经验的读者，都会定期查看熊猫君家的最新书目，挑选满足自己成长需求的新书。

读客图书以“激发个人成长”为使命，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您精选优质图书：

1.精神成长

熊猫君家精彩绝伦的小说文库和人文类图书，帮助你成为永远充满梦想、勇气和爱的人！

2.知识结构成长

熊猫君家的历史类、社科类图书，帮助你了解从宇宙诞生、文明演变直

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工作技能成长

熊猫君家的经管类、家教类图书，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减少人生中的烦恼。

每一本读客图书都轻松好读，精彩绝伦，充满无穷阅读乐趣！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认准读客熊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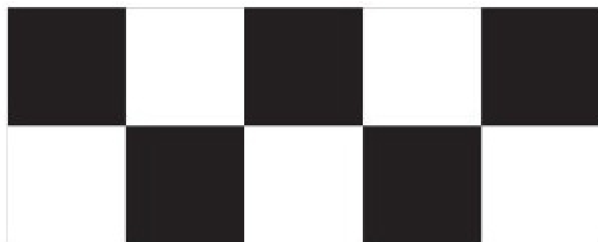
读客所有图书，在书脊、腰封、封底和前后勒口都有“读客熊猫”标志。

两步帮你快速找到读客图书

1.找读客熊猫



2.找黑白格子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清明上河图密码》全国热卖中！

全图824个人物逐一复活

揭开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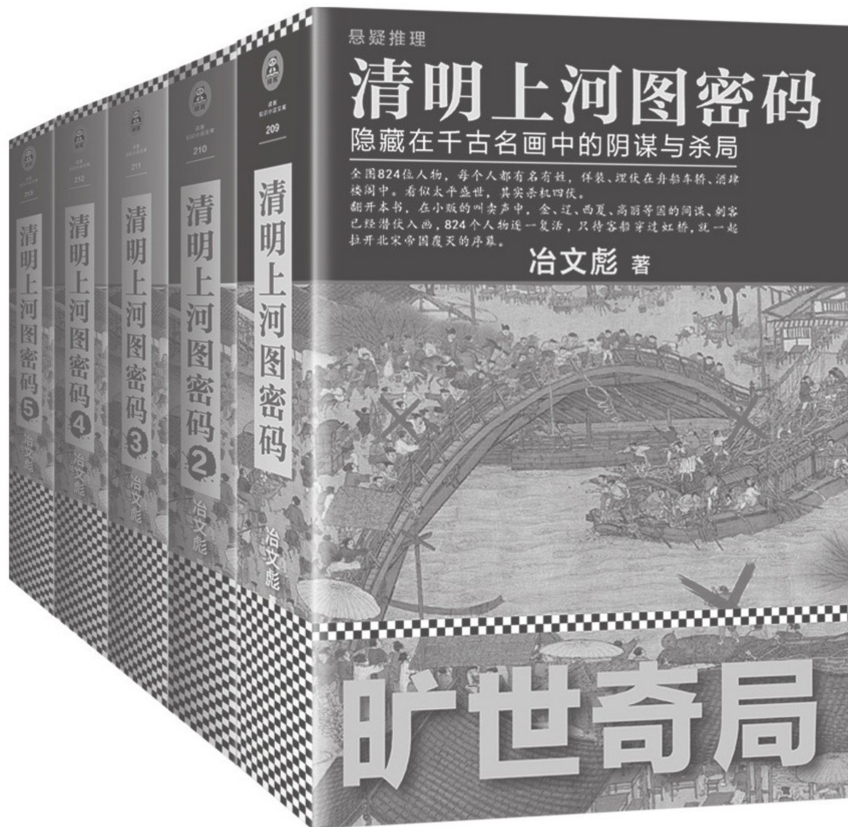
《清明上河图》描绘人物824位，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5米多长的画卷，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乃至整个北宋近两百年的文明与富饶。

然而，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传世名画，画完不久金兵就大举入侵，杀人焚城，汴京城内大火三日不熄，北宋繁华一夕扫尽。

这是北宋帝国的盛世绝影，在小贩的叫卖声中，金、辽、西夏、高丽等国的间谍和刺客已经潜伏入画，死亡的气息弥漫在汴河的波光云影中：

画面正中央，舟楫相连的汴河上，一艘看似普通的客船正要穿过虹桥，而由于来不及降下桅杆，船似乎就要撞上虹桥，船上手忙脚乱，岸边大呼小叫，一片混乱之中，贼影闪过，一阵烟雾袭来，待到烟雾散去，客船上竟出现了二十四具尸体，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翻开本书，一幅旷世奇局徐徐展开，错综复杂，丝丝入扣，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暗黑者四部曲》全国热卖中！

中国高智商犯罪小说扛鼎之作

让所有自认为高智商的读者拍案叫绝

要战胜毫无破绽的高智商杀手，你只有比他更疯狂！

凡收到“死亡通知单”的人，都将按预告日期，被神秘杀手残忍杀害。即

使受害人报警，警方以最大警力布下天罗地网，并对受害人进行贴身保护，神秘杀手照样能在重重埋伏之下，不费吹灰之力将对方手刃。

所有的杀戮都在警方的眼皮底下发生，警方的每一次抓捕行动都以失败告终。而神秘杀手的真实身份却无人知晓，警方的每一次布局都在他的算计之内，这是一场智商的终极较量。看似完美无缺的作案手法，是否存在破解的蛛丝马迹？

所有逃脱法律制裁的罪人，都将接受神秘杀手Eumenides的惩罚。

而这个背弃了法律的男人，他绝不会让自己再接受法律的审判……

暗黑者四部曲

（套装全四册）

周浩晖 著



《暗黑者》



《暗黑者2：宿命》



《暗黑者3：离别曲》



《暗黑者外传：惩罚》

暗黑者

—四部曲—

中国高智商犯罪小说扛鼎之作

让所有自认为高智商的读者拍案叫绝

周浩晖 著



海南出版社